

井陘縣志料

第十編

風
土

風土目錄

宗教

附本縣各區信教人數一覽表

民生

衣

食

住

行

禮俗

一禮

甲婚禮

乙議婚

交換帖

遞啟

下婚帖

告財

親迎

附就親

附續娶

附娶寡婦

附娶活人妻

附孝中娶婦

附娶童養媳

附娶鬼妻

乙喪禮

ㄟ停尸

ㄟ入殮

ㄟ發引

附寄葬

附喪服

附外喪

丙冠禮

丁祭禮

ㄟ祭靈柩

ㄟ祭墓

ㄟ年節祭祖

二 扶碑

附吃墳會

戊慶賀禮

ㄅ 賀號

ㄨ 賀完婚

ㄩ 賀壽誕

ㄚ 賀年節

ㄛ 賀彌月

ㄜ 賀義子

ㄝ 賀豎碑

ㄞ 賀娶孀婦

ㄟ 賀遷喬

附慶元宵

己弔唁禮

弔弔喪

弔唁慰

庚相見禮

辛問候禮

二俗

甲良俗

好積蓄

拔會

子無會首者

丑有會首者

夫四鼎志
第一卷
A 有保會者

B 無保會者

2 老人會

3 喜會

4 儲蓄菜蔬

5 儲蓄棗麪

文 尚節儉

一 耐勞苦

二 講信用

三 重鄉誼

四 重族誼

五 忠厚

ㄟ互助

ㄨ尙武

ㄩ崇禮

1 敬師

2 過鄉下馬

ㄚ愛護和平

ㄛ尊重人格

1 士紳不慕勢

2 女子不作妾

乙惡俗

ㄚ纏足

ㄛ溺女

賭博

演戲

婦女久住母家

做人主

丙 陋俗

迷信

1 供奉年畫

2 送祖宗

3 組織神會

4 迎神賽會

5 圓經

6 打坐

7 祈雨

8 祭災

9 路供

10 唾鬼

11 持咒

12 潑散

13 遊百病

14 跪香治病

15 蓋狐仙廟

16 樹上掛匾

17 點紙燈花

18 避忌月房

19 婦女避忌

20 小兒寄鎖開鎖

守舊

無組織力

鄙野

1 見父母不行禮

2 在街上食飯

3 男子好袒裼

不講公衆衛生

1 厠所在街上安設

2 以通衢爲造肥廠

3 養豕不設圈笠

丁通俗

↳ 隨時娛樂

1 賀年節

2 慶元宵

3 搭平和

戊特俗

↳ 結帳分兩期

↳ 童養媳

歌謠

一 苦兵歌

二 抒情歌

↳ 母子問題

未附錄
第一編
一
婆媳問題

姑嫂問題

舅甥問題

婚姻問題

社會生活問題

A 普通生活

B 婦女生活

普通人事問題

三兒歌

遊戲歌

催眠歌

四戀歌

五農歌

一 關於耕耘者

二 關於播種者

三 關於收穫者

四 關於時令者

五 關於天象者

六 關於氣候者

七 時令天象氣候與農事之關係

八 關於民生問題

九 關於農家日常工作問題

十 關於衛生問題

十一 關於農家副業問題

六 關於農民常識問題

方言

一 讀音

附表七

二 語詞

甲 名詞

乙 代名詞

丙 動詞

丁 形容詞

戊 副詞

己 助詞

庚 感歎詞

井陘縣志料第十編

風土

井陘位於太行東麓。面積雖大，山居什九。地瘠民貧，人共知之。然而民風敦厚，俗尙勤儉，實非平原人民所能及。其萬一夫乃知古人所謂『沃土之民不才，瘠土之民莫不嚮義』。確係經驗之談，非虛語也。茲就本邑「宗教」「民生」「禮俗」「歌謠」「方言」五項，分別敘述如次：

宗教

井陘宗教，在南北朝以前，已不可考。隋唐兩代，建築寺廟頗多。清一統志「福慶寺在縣東南七十里蒼

若山下隋妙湯公主所建一雍正志「開聖寺在縣北隋隋皇中建興國寺在縣北七十里唐時勅建」宋元以來，尤更僕難數。不第山

明水秀之區，多爲僧道所佔，甚至各鄉皆有廟刹，各戶皆有神龕，因果輪迴符咒圖識之說，深入人心，牢不可破。釋道二教，遂普及於全縣境內。顧其信徒，學識高深者

極少。彭翼燕山叢錄「井陘彭翼少遇異人授以神劍元末兵亂」畢鵬燕山叢錄「

曰少學道有異術，嘗居山中，每出則有虎隨之，揮之乃去。等，雖爲人所豔稱，亦不過習吐納工符咒而已，他無

足取。清同治時，白蓮教徒黃老和李秀禎等，佔據邑南巒駕山，聲勢頗盛，當時愚夫愚婦受其蠱惑者，不計其數。嗣黃李被劔，於是「八卦」「九宮」「先天」「後天」「三聖」「善友」及「萬國道德會」等教，相繼而出。自時厥後，迎神賽會，圓經大醮，風行一時，彼此效尤，遂爲邑民習俗之大累。顧各該道組織，純係秘密性質，外人莫能測其底蘊，第觀其遇廟焚香，對山川日月怪石大樹頂禮膜拜，稱之爲「焚香教」，固甚相宜。明天啓時，衢州人王森創「白蓮教」之名，又稱「焚香教」。白近來鄉俗流傳，愈演愈烈，其勢力潛滋暗長，匪可言喻。如不澈底禁絕，則彼輩對於國家之政令主義，永遠陽奉陰違。又孰能料其禍患之究竟哉！境內僧尼道士，袈裟黃冠，爲俗人超度祈禱，藉謀生活，如扣以明心見性之談，虛無清靜之旨，則茫然不知所對。蓋釋道二教之衰微，固非一朝一夕也。

清光緒初，邑民信奉天主教者，祇有東冶村孔姓一家，不及數年，即無形消滅。庚子

以後，普通人民心理，仇洋愈甚，對於外教，更不容納。民元二間，英國「耶穌教」徒，法國「天主教」徒，先後來縣傳教；時逾七八年，皈依耶教者，不過二三十人；其信奉天教者，仍寥寥無幾。民九北五省大旱，本縣亦災區之一；十年春，國際統一會委託天耶兩教教徒來陞施放賑糧；兩教教徒，乘機傳播教義；一時貧民爲生活問題所迫，從之者如歸市。兩教傳教之法不同，耶教徒任民信教自由，放糧不分，贖城天主教不然，對於教民賑濟頗厚，似含有強迫性。嗣後，建設教堂，福音堂在城裏東街，天主堂在石棋路。或邀名人講演，耶教或設教會學校，天主堂在南寨威立初小學校，近日已無。極力擴充勢力；但人民之信教，本非出於自然，故時移事遷，則其信仰力，當然日減一日，遠不如前此之盛焉。

本縣向無回民，故無所謂「回教」。近年第五區北良都村，有回教徒二人，男一，女一，寄居。居然亦客籍，非土著也。

總計邑中宗教，惟「白蓮教」餘孽潛勢極大；各鄉人民信奉之者，約居十分之六七；其中尤以女子居最多數。顧該教性質秘密，其信徒確數，無從調查。此外各教，均

不甚發達。茲僅將邑中「佛」「道」「耶穌」「天主」等各教徒人數，列表如左：

本縣各區信教人數一覽表

備考	佛 教		道 教		耶 穌 教		天 主 教		回 教		統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第一區		第二區		第三區		第四區		第五區		總 計	
教奉此	三	三			一	四	二	六			九	二
性秘表	四	三			一	九	一	八			六	六
質密係												
故教根												
從者據	六	二			一	七	一	四			九	一
略人國	六	八			四	五	一	一			四	二
數極												
多九												
惟年												
因度												
其本	五	一			七	四	七	七			八	三
想縣	四	六			七	五	七	七			八	二
減戶												
校日												
密調												
無查												
從表												
調製												
查成												
且至												
亦於												
不各												
合鄉												
宗信												

民生

沃土之民，奢；瘠土之民，儉。井陘全境皆山，產物有限，故各區各鄉之民衆生活，雖略有差別，然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簡陋而已。茲就衣食住行等項詳述於左：

(甲)衣 境內地勢坎坷，土質薄瘠。除第三區北部十數鄉外，概不產棉。故衣著粗陋，爲本省各縣最。農家衣服，補綴如衲；污垢特甚。夏秋兩季，男子著犢鼻褌，赤足破屨，袒裼終日。婦女蟄居家中，所衣較完，但不紡不織，中饋而外，光陰多銷耗於補綴一事，無一刻暇晷。棉衣之中，鋪墊敗絮。每年秋末冬初，售故衣敗絮者，盈於市。此類衣絮，俱邑東趙縣欒城冀城寧晉正定諸邑所廢棄者；行賈販運，一部西銷晉省，一部售諸吾陘。平民購之，截補禦寒，視若拱璧。常人衣祇蔽體。除城關與第

三區外，衣長服者極少。冬令亦然。居恒無著新衣者，偶有之，他人必訝而問曰：『君將會親拜友乎？何整潔如是？』以故一襲新衣，恒經數十年而不敝。普通所用

衣料，以平山獲鹿兩縣之土布爲主；取其耐久也。自正太路成，邑中舶貨充斥，少

年喜新美，購洋布者漸衆；然遠不如土布銷售之多。絲織品，需量極少；近以洋貨價廉，卽嫁

裝衣亦多用洋
貨而不用綢緞。綢緞商附設於洋貨店內，幾至絕跡。

農人好以巾罩頭。冬日，或戴毡帽。產晉及線結帽。洋貨店業工於礦廠或鐵路者，

冠常禮帽。商人及士子，與他處略同。婦女終年不冠。農忙工作，罩以藍布巾。俗名罩頭布

老嫗之頭巾，四季常著。富者或戴縐帕，然非婚喪年節，多蘊積而藏，不肯輕用。

農人多著家造鞋，厚固異常，量特重。行於山路，不得不然。一年所用鞋底，什九在

伏天製成；取空氣濕潤，麻不易絕。麻產自山西昔陽縣每年襪，亦特堅固；爲平原

人民所罕見。近今著用洋襪者漸多，但僅限於終年在外之少數學生，或商人；普

通人家，不輕購用也。

(乙)食 陞民日常所食，藜藿居多。夏秋之際，婦女提荊籃採於山野間者，三五成羣，

觸目皆是。男子於農忙時，尙得粒食；婦女則終年莫變也。食菜大別爲兩類：

(一)野菜 如槐、柳、榆、楊、椿、杏等樹葉，及山間黑汗葉。山菜名，喜陰地，多年生植物，葉爲紡錘狀，夏令開小黃花。

秋結實。羊桃葉。田邊生，有高至四五尺者，一年生植物，葉形內富乳汁等，屬之。其食法先以開水煮熟，再

麵蒸作菜餅或和米煮食如再池以酸米湯更可加鹽調食

(二)田菜

如北瓜、蘿蔔、

有紅黃二種

萊菔、

俗名白蘿蔔

蔓菁、白菜、菠菜、

蒼蘆、菜英、即蘿蔔葉

豆葉、瓜尖、大小薊等屬之。

菜、英、豆、葉之食法與野菜同惟必須泡以酸米湯至北瓜、蘿蔔等則可直接煮食又白菜一項本地視為

上等菜除年節外家人不可輕食祇留待款客用

本地習慣，每日三餐。冬季間有兩餐者。春初，河水解凍，水磨業發達，農家以糠和穀，磨為終年食麪，俗名「水磨麪」。富家作早晚乾糧。貧家益以蔬菜，作午時乾糧，謂之「菜餅」。亦有拌蒸塊壘者。男有乾糧，女多食菜羹菜餅塊壘。稍富而僱傭工者，食略佳。早晚餐，以小米為主，雜麵菜湯為副；午膳，以小米麵玉菱麵黍米麵等蒸作乾糧，佐以野菜小米稀粥。貧者，半糠半菜而已。又有取壞棗和糠軋麵，本縣各區多產棗佳者糶於市家人不肯輕食而秋風搖落之棗與剝棗時檢出之壞棗則和糠軋麪作為令素食和間亦有不和糠者而包以水磨麵，蒸為餅者，俗名「包皮甜餅」。或以軟柿和黍不去麵蒸餅，俗名為「柿子窩窩」。其質糙味濃，皆平原之民食所不能下嚥者，而涇民則甘之如飴。歲時令

節，婚喪廟會，期所食較平日稍佳。酒本邑產麥家人不輕用，惟留之以款待戚友。

肉則更不多用焉。閭境數百鄉，除沿綿河南岸少數有稻田諸鄉，第三區少數產

棉諸鄉，第二區少數附近礦廠諸鄉，民食較爲優良外，餘則大同小異。邑諺云：

「糠菜半年糧。」可證井陘民食之一斑矣。

考邑民總數，爲十九萬餘口。據民國十九年戶口調查數糧銀總數，爲一萬五千餘兩。平均每

兩糧銀，計地約三十畝。是陘民每人約種二畝有奇。山田瘠壤，二畝所產，安能供

一人所需，即益以副業，亦絕不足以資仰事俯畜之用。據邑人留心世故者調查，

四十年前，各鄉所種胡蘿蔔畝數，無現在十分之一。是民食不足之確證。故每年

由東西鄰封輸入雜糧頗多。近年時局多故，晉省當局輒禁糧出境，祇由獲鹿縣

以東餘糧，補我邑不足。陘民所食，遂大受影響。無業游民，日多一日。麵包問題，日

迫一日。社會病態，潛滋暗長。瞻念前途，真令人不寒而慄！

(丙)住 陘民居室，尙牢固不講華美。湫隘塵濁，於採光通風，向不留意。往昔工物價

廉產額較豐，城鄉大戶，多建瓦房。晚近木荒工缺，百物騰貴，雖年有建築，而概爲平房，簡陋特甚。亦可證生計日艱矣。砌牆利用岩石，間有雜飾以磚者。用土坯極少，需石灰最多。皆取諸本邑，不假外求。亦有砌石洞者，冬暖夏涼，處之泰然。貧寒之人，穴土岸爲洞，尙有穴居野處之風。數十年前，結草爲茅屋者頗多。今則除山僻小村，尙有一二，餘已不可多觀矣。惟邑民什九業農。又因山居狹隘，往往與牲

畜同院。

冬日且有
同室者

農家以造肥爲重，日處於牛溲馬渤中，不知其有碍衛生也。夏令

炎熱，多露宿房頂，以求涼爽。冬日席被單薄，

普通人家有被無褥且有一
家大小數口祇蓋一被者

喜臥暖

區。併厨皂於臥室，既可炊飯，又可烘床。法至便捷。然往往炊煙滿屋，門閉不肯少

啟。殆由於常識缺少，未知炭酸氣之爲害耳。宅旁隙地，頗知種樹。每一村落，樹木

葱鬱，可得調節空氣之利。是又於衛生暗合矣。倘能樹之以桑，飼蠶繅絲，於農家

副業，婦女工作，裨益當非淺鮮。奈以逼於生計，木才拱把，即遭斧斤之災。童山濯

濯，建築無資。

近年本地所用材
木多購自平山

如再不注意造林，數十年後，墜民將無住所。近日

有人利用碎石細砂，與熟石灰相拌，不用棟樑，砌而成洞。亦有純用磚砌者。蓋皆救濟目前之木荒也。

(丁)行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就驛路言之，已足見井陘道險，自古著名。自

正太路橫貫全境，驛路被水沖刷，年久失修，更令人視爲畏途。至如各鄉往來之

道路，除第三區孟堡寺庄里庄牛山宜安馬山鮑庄裴村新寨諸鄉，接壤獲平兩

縣，大車來往，交通尙便，第二區橫澗賈庄一帶，地勢亦略平坦外，其餘各鄉，則碎

礫崎嶇，頗有「蜀道難」之情況。惟邑民習之既久，男子無論矣，婦女乘蹇越嶺，

前抱嬰兒，後跨童子，行之坦然，不虞顛躓。於此見陘民適應環境之能力，實在未

可輕視。民國十年國際統一會，委託木邑耶教徒賑濟旱災，邑紳倡以工代賑說，

廣修縣路。由縣治起，東至獲鹿界，爲東路；西至平定界，爲西路；南至元氏界，爲南

路；北至平山界，爲北路。計東路工程，分十一段；石一河東坡二鄉西河三嶺口村西

村石坡六微水後溝橋七岩峰北賢蓋岸八微水四眼密至東天門西西路工程，
坡九上三岸三里溝十上岸村東至亮子嶺西十一亮子嶺東坡至獲界

分五段；一芝驢嶺二南橋三核桃關南路工程，分六段；一金柱二七獅窰三南廬

塔寺坪五塔寺坪至良都六良都至頭泉北路工程，分十段。一邱將廟二鳳凰嶺三油糕嶺

北石坡七窟窿峯東岸下八防口高岸九王庄水磨溝木橋十七畝嶺各路工程，除王庄木橋外，概係石工。自此次

工賑告竣，疇囊坎珂之途，一變而爲坦易。惜倡始有人，而無繼續其後者。以致全

路十分之八，不久頗復舊觀。十九年冬季，由井陘至平山之汽車路，迫於軍令，督時

軍將西退黃令全縣修治不兩週告竣。雖當時於私人南畝疆界，不無損失，然可證全縣道路

之修治，決非難事。方今訓政伊始，地方自治，負責有人。頃建設局已奉令區劃縣

境路線，詳見地理交通內將來督促邑民，分功合作，每鄉出夫若干名，修路若干里，冬季

著手，不妨農時，不數月必有可觀之成績。路成以後，再嚴令各區各鄉分段負責，

隨缺隨補，歲有修葺。如是則井陘之道，雖不能蕩蕩平平，當較前便利多矣。

邑內綿河蜿蜒，以地勢高低差甚大，水流湍急，人多病涉。故沿河各鄉，每年霜降

搭橋，翌年小滿拆去，均有定期，習以爲常。而小滿至霜降間，河水不時漲發，浮橋

不能存在。人民往來，必須涉水。其不敢涉水者，水小時，或乘騾馬渡過，或由善水者負之以渡；水大時，則必賴船舶爲利濟品。邑中南北津渡，如微水固底洛陽防口等鄉，皆置有船舶，以利行人。惟山洪時漲，流急力猛，河底忽而碎石，忽而砂陷，

且兩岸時有坍塌，變遷無定，因而津渡與船舶，遂不能固定於一處焉。舊縣志橋梁內所載

石橋二十六，木橋九。今按木橋即浮橋，性質每年隨修隨拆，已如上述。而石橋則什九已塌毀，無存。其未塌毀者，亦大都於行人利涉無甚關係。非至山洪漲發時，不能顯其功用。惟近年鐵路局所建之鐵橋，或石橋，沿河各鄉，頗有受其賜者。又自民國十八年北關大石橋完成後，於縣治交通上，增加便利不少。

總之，井陘山田薄壤，人口衆，物產稀，生計艱窘，衣食住行，罔不簡陋。居民謀生路少，

致有「添丁不如減口」之諺。溺女成風，近且溺男。嗚呼！豈吾陘民慈愛性缺乏，殘忍

心獨超越他處耶？此中癥結，稍留意井邑民生者，當可恍然也。往昔農人多赴口外

大同綏遠一帶作工，以求生活。近年携眷遷晉者日多，而結夥成羣，北至平山，稻田農作，

東至石門，西至陽泉，運煤卸車者，亦所在多有。此又陘民生計艱難之一鐵證也。民

元以來，國家多難，井陘處燕晉間，當正太路之要衝，徭役兵燹，迭至頻來。所謂「政

繁賦重，民不堪其苦。」正陘民今日之謂。昔趙公椿煦長吾邑時，嘗語人云：『井陘東界密接獲鹿，北界直轄至平山城下，當日劃縣界者，確具有調劑盈虛之深意。使井陘無東北區及橫澗川，則滿境石田，絕無成立縣分之可能。』仁人之言，其意可深長思也。詎料民國十四年，金令孝本不問民生何若，祇以本地煤礦發達，煤礦於陘民無近有利祇礦廠附，近有少數苦工遽呈准上峯列爲二等縣。自時厥後，攤派繁多，捐稅陡增，地方負擔愈重，民困益深。當軸諸公，探民疾苦，裕民生活，將有實惠及民乎？則固二十萬圍顧方趾之陘民所引領而望者也！

〔附記〕

此稿成於民國二十年秋；彼時，本縣尙屬二等。迨二十二年春，經任縣長甫亭提倡：「請求恢復舊日三等縣制以蘇民困。」邑中紳民，深聽其議，努力進行。卒賴河北省政府委員嚴公智怡之力，得達目的。邑人飲水思源，千古難忘。爰撮要附述於此；後當於第十五編大事記與革類詳紀之。二十三年

三月，編者誌。

禮俗

古聖緣人情制禮，經國齊家，彬彬郁郁，允稱盛治。厥後世道衰微，典禮淪亡，風俗漸替。井陘見史乘，肇自周末。二千餘年以來，禮制沿革，文獻缺徵；而鄉俗傳流，尙具古人微意。雖間有輾轉訛謬，失却廬山真面者，顧吾儕倘能細心考核，抉別善惡，從事改良，則古代規章，在在足資後人法戒。禮失求野，寧可忽諸？

(一) 禮。禮分爲八類：「婚」「喪」「冠」「祭」「慶」「弔」「相見」「問候」是也。

(甲) 婚禮。詩，重關雎。禮，隆奠雁。六禮既備，夫婦之條件完成。爰就本邑目今通行之婚禮，擇要敘述如下：

(一) 議婚。媒妁。本地作媒妁者大抵係男女兩家親友與他處專以說媒爲業者不同。擇兩姓門第資產相當者

爲之議婚，俗謂之「捉親」。蓋合古人「納采」「問名」二禮爲之。捉親，

重年齡屬相；普通所稱子鼠丑牛等十二屬相。如屬相不合，俗傳『白馬反青牛』等語。輒作罷議。

邑民迫於生計，溺女風行，男口過剩。考十九年度戶口調查表男女總數可知。於是婚姻問題，在

富家則男易於女；而貧家則女易於男。正惟富家男易於女，故議婚時，男家

恒多方挑擇；女家則自居於低門親家。舊俗重男輕女，普通人稱女家為低門親家。之列，不敢稍

事苛求。正惟貧家女易於男，故議婚時，女家既擇郎婿，又索聘禮。俗名財禮，少者數十

元多者二三百元，除財禮外，更索許多衣服首飾。男家以娶婦不易，祇有俯首聽命，無自由挑擇之

餘地。貧家女子無終身不嫁者，而男子則終身不娶者，極多。故普通人家不以嫁女為難事，而為子娶婦則視為大難。常人為女議

婚，什九具有「養女攀高門」俗之謬見；不問郎婿才德如何，先估計郎家

田產分至郎可得若干。嫌貧愛富，相習成風。諺曰：「財帛親戚。」誠慨乎其

言之也！本地如習慣，女子出嫁，多在十五歲至十九歲。或十五歲或十七歲，或十九歲多取單歲。

二十歲以上，不論雙單。而其訂婚，則在十五歲以前。普通在七八歲或四五歲，其有一兩歲即訂婚者。如至十

五歲猶未訂婚，往往尋再婚夫，取其資產，不計其年歲。再婚夫之年歲多大，於女子普通約大十

餘歲甚有大。蓋女家既具有愛富心理，而富家早婚成習，本鄉富人多以兒

二三十歲者。幸之事，養兒至十二、三歲，即為之婚娶，以盼弄孫之樂。故富家男子娶親，至晚不過十五歲。甚有十歲前即娶親者。貧家亦有早婚者，但為數甚少。又

無年至成童尙未訂婚者，故養女者祇期達到攀高門之目的，於願已足，其郎壻之年齡大小，卻視爲不重要。習俗守舊，雖知有「結婚自由」一說，亦莫名其真諦。故婚姻問題，本爲男女終身大事，乃兩姓父母，不以兒女本身爲主體，祇爲了卻自己心願，議婚時但憑媒妁作合，即爲規定。媒妁爲成就兩姓親事，往往恐事不諧，飾辭隱諱，遂致結婚後，夫妻反目者，比比皆是。近今一般在外求學之青年男女，反對舊日包辦婚姻制者，時有所聞。尙望有子女者，對於男婚女嫁問題，速籌改良之法焉。

(文) 換帖換庚帖

議婚得雙方同意，男女兩家各具庚帖互換。換帖後，則訂婚事

告竣矣。媒人先持男帖赴女家，如不諧，即作罷論。非事在必成，女家不先出帖。俗謂之「戲男不戲女」。間有富人喪偶，說媒者甚多，女家恐事不成，而先

出帖，事屬例外。惟城西一帶，女家先出帖，男家壓帖。將女家帖壓三日；三日

內家中平安，不出意外事謂之平安設有爭吵始允議婚。雖屬邑中特俗，與

古人納吉之禮，頗相吻合。帖式簡單。昔人名爲「四註帖」。謂將年庚姓名三代籍貫一一

註明今祇註明男女年庚。男帖寫乾造於某年月日生，女帖寫坤造於某年月日生。與主婚人姓名及換帖

時日。亦有不寫年庚者。而已。又換帖時，雙方各附微物以爲徵。男家附與首飾衣服

或書籍等物。近年婦女益缺，媒人因女家索聘繁多，往往將所索禮物錄於帖之

反面，男家認可，則事成；否則作罷。雖曰爲節省手續起見，亦可證人心世道之日趨偷薄也。

(一) 遞啟一名傳書 司馬文公書儀「納幣禮，諷曰，具書，備禮物章服等於女家；女

氏受物復書，如納采儀。」本地遞啟儀式，正類是。換帖後，未娶前數月，早或

一年晚或一兩月男家具蒸饅衣料婚書。書名爲兩件式，俗名龍鳳帖。等物，置諸食盒，昇往女家；示將

迎娶。女家受之，以盛饌款待來使，答以回書。亦有不需回書者。微禮。錢幣書包或

亦有無知愚民，向男家苛求者。如衣若干件，布若干疋，銀若干兩，首飾若干種。大非古人制禮之

意。近日貧人取其簡便，先期請媒妁商得女家同意，將所交之禮物折價若

干男方祇出錢而已。

(二)下婚帖

俗名打婚帖

迎娶擇期，多所避忌。

如黃黑道不將天月德合等說

男家定期，亦須經女

家認可。議諧於期前備衣服布帛及婚帖，上寫迎親日期與主婚人姓名央媒約送於女家。

謂之「下婚帖」。

蓋即古人「請期」之禮。

通禮一。婚期徵吉具書備禮物告女氏女氏拜受復書如納幣

請期之

「下婚帖」普通在迎娶前二十餘日或十餘日。諺云：「婚帖不過月。」

蓋習慣如是，未必有何深意。女家受帖，於理本宜祇待吉期，然以重男輕女故，嫁女之妝奩，輒吝而弗與，轉向男家苛索，往往有迎娶期迫，婚帖猶未下妥，媒妁遑遑，託人說項者。此亦貧家娶婦不易之一證也。

(三)告財

親迎前一日，男家舁酒食等物，

大約酒數斤粉條數十斤米麪各一斗以外有猪一頭於前一二日先送

至女家預備告財日食用亦有將猪折錢以圖省事者

新郎乘馬，

或乘轎

陪客者，即相新郎迎親行禮儀仗，

前呼後擁，雜以樂工。

俗名吹鼓手

炮手，送向女家，女家宴以饗儀。

次日親迎則女家不設饌祇款

待新郎陪客等以少許點心而已

近來世俗漸趨簡略，告財一項，多與親迎同日舉行。俗謂

之「隨禮告財」細釋「告財」之意，或即古時「奠雁」禮也。

(ㄉ) 親迎

俗名娶親

新郎躬詣女家，迎娶新婦，謂之「親迎」。期前預備，節目紛繁。

油門窗，修院落，整理洞房；

新夫婦所居之室

壯觀瞻也。接親眷，

如姑姊姊妹中表等親屬婦人孺子居多

邀助忙；

戚族中人

爲工作也。訂棚帳，賃器具，

空器木器之類

買辦食品；備宴會也。訂轎，借

馬，邀陪客，寫鼓手，假儀仗執事。

如旗傘鑼牌等

家中滿貼楹聯，懸燈結綵，裝潢點綴，

極力鋪張。貧人較簡單，富家則盛極一時焉。

女家於女子歸前，置備妝奩，購置食物，接眷屬，

多係女之姨姑及外祖母家人

訂棚帳，邀

男女送客，

女子出嫁時女家派男子六人女子一人護送至男家此項護送之人俗謂之「送客」

亦頗忙碌。遞啟告財

所受食物，

蒸饋

分授於戚族間，以敦睦誼。

受禮物者後口例須回裝

屆親迎期，執事者列儀仗，具燈籠，

燈籠多無燭能缺蓋古時無親迎禮概係拾親拾親在

其夜間須有燈籠後世沿襲其意故迎親者必具燈籠

鑼鼓喧闐，異常熱鬧。新郎冠服整齊，肩披紅綢，乘

轎

或騎馬

前行。若其年歲爲雙數，並佩帶銅鏡。男女陪客，亦皆乘轎或騎馬盛

服相助。所經城鎮鄉村，則鳴炮示威；任何人須爲之避道。俗謂親迎爲「小登科」。蓋示重視之意也。

親迎者至女家門前，送客冠帶，執酒相迎，行脫帽一鞠躬禮。亦有長揖者。新郎出

轎。或下馬。還禮。由陪客輔導。送客邀至女家，每越一門，由陪客贊禮，新郎行禮；送客

答拜如儀。有脫帽鞠躬者，亦有長揖者。女送客接女陪客，俗名「婆女客」。亦至女家。大家茶飯

畢，陪客代新郎請謁女家宗祠；即拜神主。女家允許，引新郎到神主前，陪客贊禮，

或跪拜或鞠躬。新郎拜於前，新婦兄弟還禮於側。禮成後，欸待迎親執事人等飲宴。

宴畢，女家爲新郎披絲綢於身，與原披之紅綢成十字形。插金花於帽，而迎親者始告辭。

新婦挽處女髻，近今多梳髮辮，亦有剪髮者。著紅衣，如無紅衣，則外套黃衫，補之紅色隱衣。黃鞋。取黃道意。送客

抱新婦入轎內。上之神祇，恐踐踏地。新婦携一木匣，中置熟鷄子、冰糖、乾糧、篋鏡諸物。

例有一童子相隨。俗謂之「壓轎」。

新婦入轎，女家先以火把烘轎中。由樂工奏細樂，鳴炮三聲，方爲竣事。轎須下簾，蓋防

路人竊視也。途上遇神祠，迎親者手持紅毡，畧張於廟前而過之。男送客六

人，二人手把轎竿步行，四人乘馬，隨新郎後。亦有步行者女送客一人，例在花轎

新婦所乘之轎後。有乘馬者，有乘轎者。

由女家起程時，新郎上馬，牽馬者忽將馬首駁回，俗謂之「駁馬認親禮」。

蓋令其認識岳家門戶也。此時，女家執事者，以手揮之曰：『當從畧。』然後

迎親者方首途而返。中途，花轎不能著地。如昇轎者困乏轎底鋪紅毡方可着地

迎親者返至家時，轎停大門口。例需一中年婦須有夫者啟轎簾，攜壓轎童子出。

如迎親路途出女家鄉村即令之出轎到男家村復令之入轎童子抱匣，先至洞房。中年婦畧以線繳拔新

婦面上之毛，謂之「開臉」。開臉畢，有人持火把在轎旁烘轎，與上轎時同送客

共昇小轎。本地娶親有用普通轎者有用套轎者套轎外爲轎罩內爲小轎至洞房，如無小轎，則由送客抱

新婦至洞房。亦有以紅毡鋪地，遞相交換，新婦在紅毡上行至華堂，娶婦之家於院

中庭設供饌滿斗焚香鋪陳美麗謂爲華堂中供奉天地陳設鹿角五色線銅鏡天秤諸物迷信陋俗多不可解與新郎行拜天地

禮者

現時概爲三鞠躬禮者禮畢行合巹交杯禮新婦始入洞房。

邑之西鄉如桃

日新郎及新婦不行禮先入洞房至翌晨始行交拜結婚禮

新婦下轎畢，鳴炮止樂。新郎先下馬，到家持弓矢向洞房三射。

蓋取古人射者正己而後

發之意

婦過大門時，預設馬鞍一，上置黏糕，意謂進門高昇也。新婦前面，例有

小於新婦之弟姪輩，向空中撒草節，始取節節前進之意歟。

新婦所居之洞房，須向喜神。

如舊志書每年喜神在何方

如娶婦家無向喜神之房屋，亦

有借人房屋作洞房者。新婦下轎至洞房，亦須面向喜神。

俗有鬧洞房之舉，謂之「看新婦」。亦謂之「耍乾糧」。皆孺子婦人與戚

族中行輩小者所爲。雖有「新婦三日無大小」之諺，然長輩從無與其役

者。夜間，新郎入洞房，弟姪輩恒潛伏窗外，竊聽新夫婦密語，俗謂之「聽房」。

「房內燈燭，須由新郎以物覆滅，禁忌吹熄。」

新婦枕內，裝小棒槌、胡桃、紅棗諸物，蓋取早生子早見人而又強健之意。

迎親之日，男家親友，賀客盈門。惟禮物至簡；普通賀儀，大都銅元八十枚或票洋兩角。喜幃喜屏，送者極少。即有之，物質亦甚粗劣。

鄉友慶賀，多燃放紙炮，以助熱鬧。賀禮亦極簡單；客間主人脫帽一鞠躬，亦

長揖者酌酒奉觴。主人謝禮酬觴，亦略如之。間有厭其繁瑣，相對行禮者；惟客

必高聲曰：『恭喜！』主人答曰：『大家同喜，謝謝！』

主人謙賀客，大都素席。飯菜無肉俗名爲素席近來俗尚日趨簡陋有僅食麪條者薄酒；多用棗酒亦有不備酒者非

極富之家，不設肉食。蓋地方貧瘠，俗尚不得不儉樸也。

宴客時，樂工唱劇侑餐；新郎向賀客行禮致謝。宴飲畢，主人分合婚餅。女家受男

家酒食諸物以餅與迎親者昇回謂之合婚餅於親族，每人少許；且有分與鄉友鄰里者。

新婦進門之翌日，改作媳婦妝，舉行告廟禮。即拜宗祠或拜神主禮畢，乃拜舅姑，拜戚

族。受拜者，皆賞以錢。

女家遣女去後，受戚友慶賀，舉行宴會。亦有不慶賀宴會者次日率戚族赴男家認親，

接新夫婦。俗謂之「回妝」。其事頗繁。戚族之人，或具衣料，或具成衣，或具錢幣，或附以點心蒸饌諸食品。俗名「送飯」，實則添箱也。

女家具箱櫃

中須有物
不許空昇

桌椅盆鏡諸器物，量之多寡，質之優劣，一以家境之

貧富爲衡。命族中子若弟，昇送男家，佐以衣食饌等物。男家分派助忙之族

人，靜候於門，接昇至家，陳列於華堂之前。宴會來賓。來賓中年長者多人，置酒華堂前，向新郎之祖若父及其伯叔等稱賀。其儀式，與前日親友慶賀禮相同。俗謂爲「會親家」。

來賓中女客，亦向新郎之祖母與其母及其伯叔母等拜賀；並將添箱禮物何物爲何戚所贈送，一一點明。此時，觀者如堵。好戲者，往往趁新郎母嫂伯叔母等不備，突以紅黑滿塗其面，以博旁觀者之大笑焉。

是日宴畢，女家接新夫婦返。謂之「回面」。次日，男家遣人送蒸饌於女家，

女家復散
饌於族人

將新郎接回。新郎回時，恒將女家什物如酒壺茶碗等帶回一

二件，以待女家用錢贖回；俗謂之「偷富貴」。越二日，新婦之父母，送女於男家；謂之「回三住六」。六日後，復將女接回。近人厭其煩，多有回妝後不再接送，直至週月，始送女於夫家；謂之「過月」。翌年正月，女家恒以騾馬接新夫婦到家過元宵節；過若干日，始將新郎送回。俗謂之「住正月」。

附就親 男女兩家，如路遠，或隔山冬日積雪，夏日大水，男家不便向女家親迎者，俗

有就親之法。男親於親迎前一日，接女來，隨女來者例不過二三一人，在本鄉爲尋房

屋，翌日，卽向此處親迎。一切禮儀，與前所述相同；惟女家則較爲簡略也。

附續娶 俗名爲續弦 婦死續娶，與上略同。不贅。惟諺有之曰：「富人喪妻交運，貧

人喪妻坑命。」是又娶妻者富易貧難之一確證也。

附娶寡婦 往昔士大夫，不樂娶再醮之女。近日此風稍變。娶時，禮較簡。惟翁

姑索財禮極苛。近有多至三四百元者。亦由媒妁議妥，翁姑出賣契，俗由近族長輩

出名亦索洋二三十元 新夫交財禮。聘禮銀洋 孀婦母家，亦使用財禮洋數十元。或至百元統出自新

夫家交錢出契，俗謂之「結把定」。媼婦妝奩，例由母家運回。婦向翁姑叩首告別，一面向故夫燒紙，俗謂之「離別紙」。先歸母家，待新夫來娶。

新夫備肩輿樂工，向媼婦母家迎娶。惟不親往，亦無陪客送客儀仗執事。轎簾不下。歸途須轉大樹三匝。不知何意。下轎後，夫婦無交拜禮。拜廟後，有子女者，須叩首認母。婦拜翁姑戚族，與親友慶賀，畧與以前所述相同。

母家回妝送飯，亦畧同前節所述。惟須於娶後三五日舉行，是稍異耳。

按：媼婦有因生活困難而再醮者。有因翁姑虐待兄弟逼迫而再醮者。然亦有不安於室，而強迫翁姑父母許其再醮者；如不允許，則醜態百出。廉恥掃盡，君子惡之。今日離婚結婚，法令許民自由。有夫者且然，況媼婦乎？爲翁姑父母者，固不可生今反古；而媼婦亦宜自愛，不可越軌踰閑，須善爲設法，則庶幾兩全矣！

附娶活人妻 禮儀與娶寡婦略同；親友慶賀，亦如之。

附孝中娶婦 男大當婚，女大宜嫁。然有婚娶期迫近，而男忽喪父或母者，如俟三年喪滿再爲婚娶，則有困難。時俗有「孝中娶婦」之舉，從權變也。

親迎之禮儀，與前畧同。惟新郎黑冠皂服，新婦不見白。喪服曰白不在停靈院下轎。慶賀回妝，都較簡畧。出殯時，新婦亦戴孝哭送。

附娶童養媳 童養媳，雖爲國法所禁，然俗間多有，井陘爲甚。娶時，由母家前期接回。男子親迎，與尋常娶婦無異。貧家有爲圖省錢計，在竈神前焚香設供，爲童養媳戴髻者。諺云：「竈火坑下戴髻髻。」蓋好事者，本莊子「竈有髻」之說，而創行是法。後世習俗相沿，不知所本耳。

附娶鬼妻 合葬之說，見諸戴禮。後人師其意，隸夫死，與夫亡妻嫁者，必爲之求亡女同穴。俗謂之「圓墳」。亦曰「娶鬼妻」。當女子病故，或未訂婚，或訂婚

未娶而夫家不允送喪者，例由戚友介紹與逝世某人合葬。女家略有所索，

如衣棺柩 男家尤具。將男子尸骨檢出穴外，俟女柩昇至，由子姪輩或孫輩執紅色引魂幡於前

而合葬焉。

(乙)喪禮。慎終送死，儒家所重。墨氏薄葬，孟子所譏。然稱家有無與，易寧所乃喪

禮之常經。若鋪張揚厲，又豈聖人制禮之本意哉。陞邑喪禮繁冗，茲略述梗概

於左：

(一)停尸。人病至垂危，看護者爲穿冥衣。死時裸體，通俗惡之。已故，速與著冠

履長服。有五層衣與七層衣之說。忌皮衣銅鈕。雖盛夏，亦須著一層棉衣，謂之「裝裹」。

裝裹畢，停尸於屋門之側。長輩在正房，晚輩在陪房。口含制錢一顆。富人有含銀錢者。蓋仿古時

含玉之說。停尸之板，俗名爲門板。因停尸多用門扇。板上鋪席褥。板下置草與塊，預

備孝子寢枕。古時孝子寢苦枕塊。尸枕裝土。亦有畧益以棉花者。令仰臥。諸事安排就緒，晚輩乃

赴五道神祠。俗謂五道神係冥司地方。燒紙錢。俗謂之「燒斷氣錢」。

停尸之地方，曰「靈堂」。俗謂尸曰靈。堂前設桌，曰「靈桌」。桌上置祭品香爐。

設油燈一盞，小瓷罐一枚。俗名遺飯罐。三日內，死者之子女，每食添飯少許於罐

中至滿爲止。罐口塞蒸饌一。備葬時置於棺上。復置瓷碗一。碗內盛紅土，插

麪燒球餅數枚。

碗名尸碗。球名打狗蛋。出殮時孝子碗於大門前打狗蛋裝入棺內。院中搭蓋席棚。謂之一

靈棚。」大門糊白紙兩張。門外懸掛白紙一團。紙之張數與死者之年齡數

相同。

停尸後，卽有親友往弔。亡人之兒

俗稱孝子女。孝女媳婦，俗稱守靈慟哭。謂之一

陪靈。」弔者禮畢，由陪靈者叩首致謝。

停尸於板，例須由子姪輩看守。如子姪年幼，則擇族中數人相易看守。晝夜

不離。炎夏須以扇搨尸，防腐化也。

死者之子姪孫媳，於黃昏後，赴五道祠燒紙，哭號而歸，謂之「燒還魂錢。」

俗人常引某人死。二日還魂復活爲說。夜夜如是，至死者入殮方止。

死者之兒

長子瘦長。孫代之。女披麻。男繫腰以麻縷戴孝。死者晚輩亦戴孝。男兒孝

花一朵。麻少許。喪母則縗。縗於帽之兩端。女兒與媳婦頭罩白布。俗名蒙頭布。

見人即匍匐叩首。俗謂爲與死者

贈罪。

人死，家人例須報喪於親戚。惟本地所視爲極重要者，卽男子死，必報其外

祖家。婦人死，必報其母家。俗稱死者之外祖家或母家爲「人指死主」，必

請其來家商議一切。而人主輒爲死者爭華美衣棺。甚有勒索苛求，致兩家

失和者。如亡人死於非命，或死或溺或服毒死，則人主威權更大。往往百端挑剔，故

意與喪主爲難，必令其敗產傾家而後已。誠陋俗也。

按：近世風俗涼薄，子不孝親，姑虐其媳者，比比皆是；然懼人主見責，往往

減其程度。則人主二字，顧名思義，亦有微愆。昧者不察，輒恃人主地位，不

問亡人何若，而橫施其威權，則背謬殊甚焉。

女子喪母家所親，如父母祖父母伯叔父母等，例須躬造夫家報喪，向翁姑

與男女長輩匍匐叩首，曰：「某親病故。」歸母家時，手持「頭盤」，以麻紙剪爲花

狀折三角形夾以竹籤名曰頭盤乘蹇哭而返。路所經之鄉村，必號哭而過。如女子適在夫家母家報喪者

至亦必如
上進而行
至家，供頭盤張開於靈桌前；俟入殮時，壓於亡人枕下。如亡人係女

子平輩，則祇哭而往視云。

(二) 入殮 常例，停尸三日，備棺入殮。間有因死者為晚輩或暑時防尸腐化而

三日始入殮。此日弔客盈門。報喪時即告以死於何日，稍富者，請僧道誦經，超度亡魂；

亦有出嫁女子與訂樂工奏樂；延禮賓即贊贊助行禮；預備食物，款待來賓。

入殮之前，棺中須鋪麻，撒石灰，掩土坯棉花，亂擲銅錢，俗名禁陰陽生本地

喪家例請一人專經理寫訃狀，門頭紙糊引魂幡等事，俗稱為陰陽生或稱爲三九先生。將打狗蛋等裝於尸袖，諸事

安置妥協，即昇尸入棺。富者於尸身加蓋紅綢，謂之蒙單。任所親憑棺審視，不許號哭。逾時，

陰陽生口中唸唸有詞，封棺訂蓋。訂蓋時不許呼生者之姓名。闔家舉哀。

(一) 發引 俗謂出殯曰「發喪」。亦曰「發引」。有大安葬小安葬之別。通例，

十日以內由人死之日起算發引者，謂之「小安葬」。亦曰「排葬」。五日出殯者

排九十日以外發引者，不拘謂之「大安葬」。亦有將柩停厝家中，用坯或

磚固封，暫不發引者；俗謂之「裱喪」。但裱喪者，非至百日後，不得開封發

引。發引時，富家有發引狀即詁文者。普通則祇於發引期前，遣使者族中助

持白布徧告親戚以殯期；俗謂之「撒孝」。

發引前一夜，戚友子姪輩，蟬聯致祭；謂之「堂祭」。亦曰「夜祭」。亦有用禮資贊

禮者平民則多省略焉。

發引日，有開弔一日或數日者弔者較三日爲多。弔禮分兩種：(一)舉哀；如或中晚輩(二)不舉

哀；如不輩或誼稍疏遠者儀式均極簡單；持紙到門前，由喪家執事者接紙，引至靈棚，

於靈桌前化紙；弔客向靈前一揖，跪而四叩首；如舉哀則叩首畢而哭起而再揖。近有易爲

鞠躬者然舉哀者仍爲拜跪斯時，執事者在棚前長揖致謝，並高呼：『孝子還禮！』同時，

孝子卽叩首致謝。

弔客助喪家以錢，古謂之賻。現時仍有此風。祭品蒸饅點心之類而外，助錢俗名爲奉禮

若干。普通關係多不過兩角左右如係至親則有四五角至一二元者

喪家於客人弔紙畢，則各與白布一塊。近來有廢止者如係子壻甥姪，婦女之姪則與

孝衣一襲；著孝衣後，始行弔喪禮。

發引之時，陰陽生高聲唸詞畢，炮響連聲，鼓樂交作，僧道樂工孝子執引魂幡，抱

尸碗，由其兄弟子姪輩攜手相扶，偃偻前行，號啕大哭；出大門時，將尸碗摔

碎，或由陰陽生代摔匍匐道左。族人昇柩出門，孝女孝婦姪媳姊妹等，隨於後；戚友

送殯者，亦男在柩前，女在柩後。昇柩者至寬廠處，稍停，罩以靈輜。戚友於靈輜前燒紙

拜揖執事者還禮孝子叩首謝謂之要祭再前行不遠，柩復停；親友與孝子相繼致祭。謂之「路

祭。」祭畢，即昇至墳墓前。

俗重堪輿，迷信風水說，目塋地爲「陰宅」。地點多係預前選定親年既老，爲人子者，

每於農隙時，以石或磚砌墓，墓成，以土封閉；一旦遭喪，開啟墓門，不致有臨

渴掘井之歎。柩入墓時，由陰陽生先將畫有符籙之瓦石，置於墓中。孝子隨

昇柩者扶柩入墓，安置妥適；俗謂之「安葬」。柩之前端，置油燈一盞；俗名

爲「長明燈。」燈畔置遺飯罐。在墓中將事者，彼此相呼，忌稱名。墓中諸事就緒，即出而封塚。孝子先填土數筐，族人助之以終其事。塚爲小丘狀，後高前低。塚前置平面石一方，俗名爲「祭臺石。」引魂幡植於塚上。孝子孝婦繞塚三匝，脫孝衣，將腰中所束之麻繩作一結，未葬前不能作結化紙墳前，方歸家。點主之家，復行安主祭禮，俗稱爲「回靈安主。」又稱安主爲喜事，故孝子主祭，不著凶服而著吉服；祭文亦用紅紙。

葬事告竣，陰陽生在喪家各門戶，與停靈地，徧貼符帖。助忙族人亦各以符帖貼自家門戶

葬後第三日，親戚中情誼較厚之晚輩，如亡人之婿甥表姪等具祭品，隨孝子孝婦等

赴墓前致祭，喪家款待來賓，謂之「赴三。」赴三後，亡人子姪孫男輩，戴孝持禮物，餞向來弔與助忙之親友家踵門叩首，謂之「謝孝。」

由亡人逝世之日起算，逢七化紙，俗謂之「燒七紙。」未發引者燒於墳前已發引者燒於墳前

自一七亡人逝世後七日起，至盡七亡人逝世後四十九日止。如已發引而遇重七即既遇七日又

適爲月之初七者，俗謂之「犯七」。則以紙糊五色小旗無數，或云旗數按亡人之年齡而定

自喪家至塋地，沿路栽置；旗側附米飯少許。墓旁插紙傘一柄，燒紙者，在墳

前高呼亡人口誦：「旗底下吃飯，傘底下藏」等語。燒七紙之風，婦女特重。

出嫁之女，如不燒七紙者，鄉人每譏其不孝焉。

死者如係長輩，翌年寒食節，親戚家必攜祭品來墳上致祭；俗名「上新墳」。

「是日，主人設饌，款待來賓。」

按：子輿孟氏嘗云：『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後人推演其說，於父母殯葬

時，百端陳列，以壯觀瞻。棺槨衣衾而外，靈輜於外則求其華美，紙紮本古時塗

車芻靈制轉而爲紙人紙馬等物則求其紛麗，高搭靈棚，白布結綵，邀僧請道，鼓樂雜陳；

至於禮賓贊禮，大賓題旌點主，儀仗排列，宛如官府，拜跪趨踰，易而不戚；

宴會賓客戚友，奢而不儉；甚有跑馬放火演戲，以眩耀鄉鄰耳目者；禮有

餘而哀不足，此豈古人立說之本意哉！然以上所述，祇就富貴者言之耳。

若尋常人家，則目的祇在埋人，殊無如是之煩瑣焉。諺云：『窮家埋人，富家埋錢。』此語描寫社會，頗爲適當。

附寄葬 人子先逝世者，不葬於祖塋，而葬於他處，俗謂之寄葬。待父母合葬時，始遷葬於祖塋。夫先亡者，能葬於祖塋，待婦死而合葬；婦先亡者，不然，仍寓重男輕女之意。祖塋列葬，以行輩計，秩序井然，不容紊亂！

附喪服 父母之喪，斬衰三年。男女兒媳，無不如是。祖父母與伯叔父母之喪，世俗穿灰一年。農人紙著灰鞋一雙而已。

附外喪 喪於外者，例須運柩回里。惟俗忌昇尸入家，多停柩於村外，受弔葬埋而已。此普通鄉俗也，如家人允許則不拘於此。

(丙)冠禮 古者，男子年二十，謂之成人，始行冠禮。儀禮有士冠禮篇漢唐以來，此禮漸廢。

參柳宗元與章中立論師道書 陋民今雖無此禮，而鄉人賀號，頗爲近之。例由好事者集村中

多人各按其本名義，意每人爲採一字用紅紙 掛錄貼於大街之壁上，受鄉友慶賀，款以酒食，此禮盛行於第五區金良莊一

帶。按賀號之俗盛行於正定獲鹿等縣本邑金柱良都附近獲鹿同治等鄉觀感取法因而成習他鄉則未有此風

(丁)祭禮 記曰：『士祭其先。』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古人神道設教，

而深惡淫祀。近頃神權時代已過，而不在祀典之偶像，城鄉尙所在多有。茲爲破除迷信起見，祇將祭祖之禮，略述於左：

(一)祭靈柩 往昔禮節繁瑣，用大賓禮賓者，所行祭禮，有五拜七拜九拜等等。

近人曰趨節略，用儀相者已少；即或用之，禮亦甚節；孝子祇行匍匐禮，他人

祇行拜跪禮。近有改爲普通弔祭，已見前喪禮節；不贅。

(二)祭墓 祭掃 記曰：『祭，則視其敬而時也。』統祭 又曰：『春禘秋嘗。』義祭 邑民之

掃祭，仍沿此意。如清明，如中元，如廢曆十月一日，如父母生日與忌辰，例皆

燒化紙錢，供以香燭酒醴。婦女且哭於墓 惟儀式節單，祇兩拜揖一叩首而已。

(三)年節祭祖 邑中大姓，多建宗祠，內供宗譜。俗名 與遠年神主。惟宗譜，祇於

年節張壁間；過元宵節，或滿一月則卷而藏之。平民家中，除少數置有神主外，有

供三代宗親紙牌位者；亦有買年畫上有供奉三代宗親字樣而供之者。過年節時，有盛饌，必致祭。早晚焚香叩拜。元旦元宵，多供豆飯。

新婦拜廟禮，見前婚禮節，不贅。

(二) 扶碑 於祖先墓前，豎立碑石；正面正行，刻祖先姓名字號，生卒年月日時；

有官爵者冠以官爵

碑尾，列子媳孫姪之名氏；背面，或刻祖先傳略，或否。蓋仍古人追

遠之意也。

附吃墳會 本地習慣，每年清明寒食兩日，與十月初一日，闔族之人，祭祖既

畢，則相聚宴飲，俗謂之「吃墳會」。蓋襲古人分食祭餘之意。此外，如祭田

多而經費充足，尚有於年節擇期飲宴者。

(戊) 慶賀禮 邑民現行之慶賀禮，大概分爲八類如下：

(一) 賀號 已見前冠禮節。

(二) 賀完婚 已見前婚禮節。

(一) 賀壽誕 祝壽之說，不普行於邑民；惟士夫之家，於父母誕日，略備美食。出嫁之女，亦有屆期備禮物歸寧祝壽者。而禮節則極簡略云。

(二) 賀年節 陞民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閒，藉萬物更新之會，爲普天

同慶之樂。整理什物，掃除房屋，張貼春聯，預備美食。

富家備酒肉貧家備粘糕豆腐之類

元旦

之晨，焚香燃燭，爆竹連聲，著潔淨衣服，爲長者賀年喜；俗謂之「拜年」。其

次序，先家中長輩；次族中長輩；次鄉中長輩。雖禮節簡略，有長揖者有叩首者有鞠躬者而

融融穆穆，頗有盛世遺風焉。

爲親戚中長輩拜年者，例在元旦以後。婿爲岳父母拜年，甥爲外祖父母與

舅父母拜年，爲必不可缺之禮。他種親戚，亦有相互拜年，以敦情誼者。所需禮節

上同

(三) 賀彌月 邑中婦女初生子，俗名頭生其夫家必通知其母家。母家邀戚姑姨姊

族，近族於九日後，相偕往祝；亦有十日者夫家款待以酒食。蓋卽古所謂「湯餅

會」也。至彌月，婦之母家，仍邀戚族，各攜帶禮物，如小兒衣服衣料冠履佩物等類，往夫家

慶賀；俗謂之「做滿月」。是日，其他親友，亦有來賀者。主人款以盛饌。惟禮

儀略同婚禮。回妝甚爲簡單。

(五) 賀義子 本地習慣，有認義子者，戚友亦往往爲之慶賀。惟禮儀簡陋。與前婚禮

慶賀
相同 普通祇燃爆竹飲酒而已。

(六) 賀豎碑 子孫爲祖先豎碑，戚友持香燭酒供爆竹赴墳前祭奠；禮俗謂

爲「澆碑」。間有持紅綢祭時披於碑石者。貧家祇在墳前備酒飲客；富家則邀至家中宴

會。

(七) 賀娶孀婦 禮儀與賀完婚者同。款待賓客，有祇飲酒者；有款待飲食者。惟

賀客所持禮物，多爲爆竹畫屏等類。

(八) 賀遷喬 遷移住所，曰「遷喬」。戚友往賀，俗謂之「暖房」。禮物儀式，雖

極簡單；而賓客爆竹，主人酒宴，乃必須設備者。

附慶元宵 無禮儀。爲習俗中之一。見後風俗節。

(己)弔唁禮 奠死者曰弔；慰生者曰唁。禮儀雖簡，種類頗多。約述如左。

(一)弔喪 諺云：『有錢難買靈前弔。』可見靈前弔紙，甚爲鄉人所重視。其禮儀見前喪禮節。

(二)唁慰 此禮孔多。如分另；世俗惡分居分居之始親眷約日共往安慰謂之分另看病人；唁失業；唁喪

晚輩；如死子弟孫姪媳婦等慰受意外災；水火盜賊等是也。此種習俗，重言語委婉，使主人

釋其愛悶，無若何禮儀節目也。

(庚)相見禮 儀禮士相見禮：『摯，冬用雉；夏用脰。』今人相見，雖不固執古禮；而

於古人微意，則尙有可考者。重寒暄，叙濶情，或談家常，或話舊事。見面禮節，有

脫帽鞠躬者，有握手者，有拜揖者，有點頭者，極不一致。所具禮物雖薄，如點心蒸饅等

而妙手空空者，則極少焉。

(辛)問候禮 此禮似與慶會相同，而實有區別。蓋慶，必以喜弔，必以愛；而問候，則

屬平常交際焉。賓主會面，寒暄談叙，同相見禮。然有爲怪人所特重者：如老翁之中表兄弟，老婦之母家戚眷，每年春秋閒暇時，例須結伴前來，終日攀談，媿媿不倦。既具任嫻睦鄰之風，又有尊敬長老之意。鄉俗流傳，邑中全境，莫不如是。他若翁婿母女之互相通候，至親厚友之交相往來，年有所贈，節有所饋，麥秋食新，每相受授，雖物品有限，而敦篤可嘉，亦有與他處不同者。

按：禮也者，雖繫社會人心之具。三千三百，古人非故爲此繁文冗節也。情誼由此而通，文野由此而判，蓋有深意存乎其間。迨時世殊異，應付之方法，當然不能相同；但因時制宜則可，而削足適履則不可。近頃醉心歐化者，往往逞一時之意氣，欲舉古昔典章文物之遺，不問其是非善惡，悉摧毀而廓清之；不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皆中山先生所稱爲「中國民族固有之道德。」舊禮教，固有殺人者；然豈盡殺人哉！

(二)俗。 凡事行之日久，在少數人謂之習慣，在多數人則謂之風俗。原其始，肇自一

二人心或著書立說所趨向久而久之，遂成爲風俗，而具有轉移一般人心之力。

顧地方習俗，優劣不一。慎擇而加以去留，不特握政權者有其責，凡造育人才暨

望重鄉閭者，皆不可不加之意也。爰歸納閩縣普行之風俗，約爲五種如左：

(甲)良俗。

(一)好積蓄 境內多山，十年九旱，災歉頻仍，故邑民好積蓄，以防不測。最著者

如下：

(1)拔會 斯會分兩種：

(子)無會首者 會友十數家，議定會規。初會無食，以後每會由拔會者預

備酒席，款待會友。俗稱爲如六元之會，初開拔時，每會友散與一帖，任

寫六元以下數，揉爲紙球，集合淆混，逐一檢唱，其人名錢數，數最少者，

得拔；數相同者，先唱者得拔；其餘各按最少數出錢。名曰與拔會者。惟

以後開拔，則已拔會者，出滿份錢。元六逐一開拔，至末後一會，謂之底會；

所有會友，皆入滿份。元六每年會期，常例四次；有三六九十一月者亦有

三次者。議會規時，定月不定日；初會日期，由會友同議；以後每會日期，

由上期拔會者在前一月出帖規定。此種拔會，亦有不備酒食者。由議會時

定規

(丑)有會首者 由會首印該會發起人預備酒食，款待會友，訂會期，徵會錢；諸會友每

期應納份錢會首只收底會錢，會友所納席錢謂之底會錢，因都為滿份故亦謂為底會期例在議會以後開拔以

前而不納每份錢。若干者亦有拔會，人反與會首錢若干者。會規

席錢若干酒菜如何規定會期定於何月會錢以銀元角計如何，由各會友計或以制錢計開拔時數目漲落或以百計或以角計如何，由各會友

於第一次會期議定；謂之議會。其餘一切，與前述相同。惟此種拔會，又

分兩種：

(A)有保會者 由會首邀家富品優者二三人，為保會人。保會人又分

兩種：有祇保會首備席集錢者；如會首不按會規備席，每期會錢不

齊者，惟保會人是問。有兼保會友，每期必如數出份者。例須由會首出文契寫房田若干，如不按會規行事，須聽保會人爲業；已拔會之會友，亦須出文契寫房田若干，如到會期不納滿份者，亦須聽保會人爲業；兩種文契，皆交保會人，至完會爲止，方各退還本主文契。

(L) 無保會者，如會首與會友俱係富饒之家，彼此毫不疑慮，則有無保會者。

開拔之法，亦有明拔暗拔之別。暗拔已見前述；闔邑普行明拔，以擲骰點數定座次先後；座次既定，由第一座之人唱數；如云我拔三元五角依次唱至

末座，各記其所唱之數。連唱三次，以唱極少數者爲拔會人。此法，城西一帶行之。

按：拔會有儲蓄互助之風。救濟金融恐慌，集無用遊資，作有用事業；零存整使，法良意美，優點甚多。但世俗日澆，人情日薄，會首已使底

會錢而不備席者有之；會友已拔會而不納滿份錢者有之；狡詐者奪其利，忠厚者被其害；於是邑人談虎色變，遂有「想受累請拔會」之諺。不知法無百年不做，所貴者因革損益耳。社會組織規章，不厭其煩。保會者，持兩方會者會友文契，以防中變，自無意外之虞。將來民生銀行果能成立，發達則拔會一項漸不需要，豈可因噎廢食乎？

(2) 老人會

俗謂某家人死了

法：有若干人，立定會規，每人出資若干，助工

幾名；如會員

會員限於本鄉

家遇喪事，則各出資攤工，協助一切。如掘墓昇柩等但每家

只限一次；輪流完畢，會期告竣，如欲繼續，則另行定規。此會，城關一帶，往昔通行，今亦尙有此風。

東北鄉之老人會會員，祇助喪家以會費；會費，較尋常弔客助喪家之錢爲多。是古人行賻之意，非儲蓄，乃互助也。

(3)

喜會 如娶妻訂婚之類

辦法與老人會略同。惟會員不限於本鄉，不協助工作，

(4) 儲蓄菜蔬 陞民無終歲粒食者，茹糠粃菜，習以爲常。蓋以土地磽瘠，產糧不敷所需；爲適應環境計，不得不儲蓄菜蔬也。

(5) 儲蓄棗麪 秋日，婦孺負袋攜籃，到田野拾風落棗，因風而落者，觸目皆是。拾

歸，攬以穀黍糠，碾軋曬乾，磨成棗麪，以備冬春食用。如有所餘，則儲蓄之，以備凶荒水旱。

(六) 尙儉樸 儉爲美德，古人所重。陞人衣食器用，惟儉是尙。參閱民生節可知 此固生計艱難所致，然處今日侈靡之世，國奢示儉，實應如斯！

(七) 耐勞苦 吃苦耐勞，陞民特著。業農者，無論矣；讀書士子，亦概能工作田間。所謂「半耕半讀」也。春冬兩季，農作較爲輕閒。而沿河居民，燒石灰，安水磨，距河遠者，則馱煤運炭，五更起，半夜眠，不敢少逸。其吃苦耐勞，有如此者！

(八) 講信用 陞人敦篤，最重信用。往往有極關重要之事，祇憑中人或口頭訂約而不立契據者。雖曰文化程度較低，社會組織未密，然可證忠信之古風。

猶在也。

(一)重鄉誼 邑民婚喪互助，患難與共，最敦鄉誼。結夥出境外傭工者，鄉誼觀

念尤重。且對於鄰鄉，歲時效伶歌舞，交相往來，極力聯絡，尤爲特色。

(二)重族誼 家有家長，族有族長，族中不能解決之事，往往取決於族長。每年

除夕之夜，同族中各家，具酒菜，赴族長處攀談宴飲，暢話半夜；俗名「辭歲

酒」。

如族長家中狹隘或有他故時先期辭謝則各支中各就其長酒杯者談叙

蓋示族人以親睦，且分尊卑上

下焉。

(三)忠厚 陞民業農者，佔百分之九十有奇；經營商販者極少。出境者，非與人

農傭，即爲苦力工作，絕少市儈狡猾之習。忠厚可喜，爲遊陞者所樂道。

(四)互助 凡遇婚喪慶弔諸事，家人力不能給，例邀族人相助；亦有邀親戚鄉

友者。一家有火災盜竊，則他家必聞聲往救。恐後爭先。近年地方多故，偶有

逃兵潰匪入境騷擾，不祇本鄉共同抵禦，且聯合鄰村互相保衛。

第三區北
部諸鄉尤

著焉。

(少) 尙武 陞邑地鄰晉省；而人民之剛健，則遠非晉民所可比。平素耐勞吃苦，

爲一邑所同。各鄉多有武術會，俗名武會亦名祖夥會於冬季演習刀槍劍戟拳術等

功夫；不但可保衛鄉鄰，而且可鍛鍊體魄；且與古人農隙講武之意，甚相符合。

(<<) 崇禮 井陘僻處山中，土地瘠瘠，人民謀生不暇，奚暇治禮。顧禮失求野，古

有明訓。陞民雖質勝於文，而向義實其天性。姑舉一二實事，證明如次：

(1) 敬師 古人目師爲賓，敬禮周至。變法以來，師道不講，禮貌漸衰，爲各地

同病。陞邑城鄉，尙有古風。如初級小學校春季開學，每生例請教員一餐；

亦有一日者 夏秋兩節，端午中秋各送禮一次；近年教育局遵教育廳通令各學校一律改爲津貼教員米麪以救濟校

缺之尙有敦厚之風。全縣比較第五區小村多教員薪金薄待教員優厚爲他區所不及

(2) 過鄉下馬 鄉俗相傳，乘馬過鄉，例須下馬步行；不然，則爲鄉人所鄙視。

(5) 愛護和平 邑民平居戒爭鬥，有排難解紛者，鄉俗極崇拜之。一般心理，大都以息訟爲高；對於詞訟，則深爲痛惡。此固由於貪官污吏，執法受賄，兩造涉訟，往往傾家破產，人民借爲殷鑒，遂視赴法庭如入虎穴；然亦可徵吾邑民愛好和平之一斑矣。

(六) 尊重人格 三代而後，直道不行；一般人喪失其禮義廉恥之本心，利之所在，雖吮癰舐痔，亦多爲之。邑民吃苦耐勞，生活簡單，需要無多；故往往有境遇極窮困，尙能尊重自己之人格，而不肯苟求榮利者。茲舉一二，以例其餘：

(1) 士紳不慕勢 晚近士風日下，學術未成，侈談交際；一面吹牛，一面拍馬；附熱趨炎，斯文掃地。陞人久居山野，什九孤傲性成；見有勢力者，避之若浼。人或笑其愚拙，岸然弗顧也。

(2) 女子不作妾 窮而有節，幾成邑民習性；男子然，女子亦然。邑中女子，甘與人作妾者，自昔未聞。辛亥之役，蔡莊某姓女，被匪擄去，流離異鄉，資緣

際遇，得充曹錕之內嬖；嗣曹錕位至極峯，遣人來縣訪詢某姓，擬認爲外戚，與之共安樂；而某姓以其女爲人作妾爲恥，終弗認焉。

(乙) 惡俗

(一) 纏足 涇邑婦女纏足風最盛。變法以來，識者提倡改革，然效力未宏。民國八九年間，縣長趙公椿煦，與邑紳組織放足會，擬定章程，方逐戶調查，開始勸導，乃趙公因故卸篆，繼任者對於此事漠不關心，放足事業，遂輟中途。迨十七年北伐成功，迫於政令，縣政府組禁止婦女纏足會，各區置男女檢查員，分期勸導，違者酌罰；先自士夫家起，漸及民衆，逐戶檢罰，纏足之風，一時丕變。近頃該會撤消，鄉愚漸復故轍，積重難返，於此可見。今夏^十行政會議，有人提議繼前會辦理，以期剪此惡風，果能見諸實行，寧非井邑婦女之幸福哉！

(二) 溺女 涇民迫於生計，溺女之風，由來已久。歷任縣長，如常熟言家駒閩中

趙春煦等，立說勸導，慈祥惻隱，令人欽佩。但民生不能充裕，無根本解決之

方，積習難除，終無辦法。近年男口過剩，據十九年井陘縣戶口調查表男子

共八萬九千一百二十口已成社會最大問題。以致聘女嫁媼，女家向男家多方苛索。狡

黠者流，遂乘機販賣婦女。由外邑販來內外勾結，來縣放鷹。男女相約賣女於人復暗賄誘拐而逃邑

人謂之於是鄉人爲娶一婦，而傾家蕩產者有之，人財兩空者有之。本地婦女缺乏

人民生計又極艱難貧寒之家節衣縮食積蓄若干年始能以三四百元之價得一妻室乃一遇放鷹案發生官廳往往弗恤民艱任令放鷹者不費一

文卽將原人領去結果娶婦者傾家蕩產人財兩空甚或出於自殺一途噫嗚呼民何不幸之甚耶如無救濟之方，則以後貧

家娶婦，更非易事。近日救濟院籌設「育嬰所」誠屬對症下藥，惜經費拮

据，不能大行發展。望邦人士廣籌良法，濟衆博施，社會前途，其庶有彜乎！

(一) 賭博 陘民生計窘迫，以理推之，賭博風當不致旺盛。而實際不然。新年無

論矣；即春秋佳日，游閒輩晝夜以賭博爲事者，所在多有。尤以鄰縣毗壤地

爲最。老嫗藉葉子戲消遣，幾於徧地皆然，莫可救藥。然爲政者一時雷厲風

行，則賭風頓息。惜乎五分鐘熱度一過，多即閣置；甚或故爲張弛，惟利是圖；而惡俗遂永不能除去。此蓋各縣皆然，無庸隱諱。移風易俗，是不能不望於握政柄諸公也。

(三) 演戲 戲劇，本社教育之一。且與民同樂，爲中外古今所不能無。然舊劇誨淫誨盜，漫無限制。陞民故習，酷嗜戲劇；廢時荒業，已屬莫大之害。況酬神飲釀聚衆賭博諸惡俗，且因是而興乎？近年自治經費竭蹶，邑紳對於戲捐，迭有所增，寓禁於徵；演劇之風，較諸以前已稍殺矣。

(四) 婦女久住母家 婦人內夫家，而外母家，出嫁後，至母家則爲賓客，乃理之常。顧井陘習俗，已嫁之女，仍久住母家；常有出嫁若干年已生子女數人，尙住母家者。因姑嫂不

和，致婆媳勃谿，兄嫂反目者，比比皆然；惡俗相沿，不能驟去。將來女子教育發達，此風或能改革也。

(五) 做人主 見前喪禮節。

(丙) 陋俗

(一) 迷信 井陘陋俗，多屬迷信。概列如左：

(1) 供奉年畫 每至廢曆年節，小販東由武強縣運若干年畫，如天地家堂竈君財神之類，來邑販賣。鄉民購貼於家，焚香化紙，祈福禳災；且多有買畫像以爲祖宗，而跪拜供奉者；誠鄙俚可笑也！

(2) 送祖宗 年節祀祖宗；至正月二十五日亦有於十七日或二十日夜間，焚香祭祀，化

紙門外俗謂爲「送祖宗」。

(3) 組織神會 鄉民任意組織神會。如玉皇會、關帝會、老母會、全神會等。或攤錢儲蓄，放債生

息；或合資買當地畝，協力耕穫；如有餘資，則買鑼鼓等諸器具，亦有購置戲衣、歲時

效伶人與香紙油燭，年節前後，焚香紙，奏鼓樂，一面敬神，一面娛樂。近年迷信

程度稍或分一部餘資購物均分大有消費合作社之意

(4) 迎神賽會 鄉民尙未脫神權時代之思想，故對於附近高山或大廟之

偶像，以爲有無上威權，進香頂禮，迎神賽會。

如社夥會與扮演戲齣者歲有定期。花山

會期在農曆四月十八日蒼巖山會期在廢曆三月十四五日之類

屆期，鑼鼓儀仗，雜然並陳；文武各會，比

賽歌舞；附近鄉民，停工往觀，大有如潮如海之勢！

(5) 圓經

亦稱大醮

邑諺云：『山西好修廟，井陘好起醮。』本縣各鄉，多有老母

全神諸會，蓄積祈福禱病者所施之錢，令會首經理生息，積至相當數目，則訂期圓經。預先蓋搭神棚，邀訂戲劇，向他鄉下帖，請文武會齣；尙有作

花炮寫竿

寫藝者縛竿刀於高樹而樂登者

馬

如馬戲

者。屆時熱鬧，較迎神賽會尤甚。

(5) 打坐 婦女結夥持香，或至大醮之村，或赴某地廟會，於神前唸佛，整坐

一夜；謂之「打坐」。多有藉此而鬥紙牌者。

(7) 祈雨 桑林禱雨，載諸史乘。嗣後上行下效，每遇天旱，例有祈雨之舉。井

陘氣候屬大陸性，十年九旱。屆時各村由會首香頭

或按戶值年或每年公舉集衆執

香，赴附近龍王大王等神祠，許愿祈禱。

或演戲或賽會或懸匾或焚香大祭或重修神像神祠

或以

三日爲期，或以五日爲期，如期內降雨，則必如願酬神。

(8) 祭災 井陘婦女，多信奉秘密教；如先天後天八卦九宮等教 往往擺列許多祭品於

寬廠之區，焚香祈禱，求免災殃；謂爲「祭災」。擇戶強派祭品，被派者，唯命是聽，不敢稍有違抗。

(9) 路供 愚夫愚婦，迷信觀念最深。街衢之口，以爲有路神司之，故恒於每

月曆廢十四日及三十日小建則二十九日焚香設供以祭之。

(10) 唾鬼 鄉愚偶有恐懼事，必以爲有鬼作祟，口中必連唾數口，曰：「呸！呸！」意謂鬼怕唾也。

(11) 持咒 鄉愚相傳，謂念咒可療病驅鬼。最普通者，爲禁蝎子咒。咒云：蝎子

格節頭兒化成膿，雷兒化成血，兩斗六郎北斗七星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除夕，夜半後，於天地神前，焚香叩

首，連唸三次，俗名爲「持咒」。謂可一年有效。元宵節與端午節持咒者，亦然。或有被蝎子蜇而唸咒不疼者，其理不可解。殆如催眠術所謂「精

神治療」者歟。

(12) 潑散 在田畝間食飯者，未食之先，以飯少許，向四方亂撒；俗謂之「潑散」。意謂先祭百神也。又鄉愚當飲酒之先，以中指醮酒少許，在杯側點三點，然後敢飲；蓋亦潑散之意。

(13) 遊百病 元宵節之後一夜，廢曆正月十六日紅男綠女，赴各廟閒遊；俗謂之「遊百病」。意謂情懷暢適，可去百病也。

(14) 跪香治病 巫婆於諸神如觀音、關帝、北斗等神前，焚香長跪，託神力治病。庸人觀察，輒爲伊等所誤。

(15) 蓋狐仙廟 俗名草州城 迷信狐仙，不知始自何時。時人因俗繪狐仙像多清

人裝束，

男像著台帽袍褂，女像長髻持煙袋

遂謂始自清初。邑民對於狐仙，極爲迷信。染神

經病者，輒謂爲狐仙作祟。多有在房隅場角，搭蓋小廟，狀如鷄狗窩，而歲時焚香致祭者。又凡夫廟宇中，亦輒塑狐仙神像。

(16) 樹上掛匾 多年老樹，鄉愚多以為其上有神，時有懸紅布匾額。上書有求必應

如在其上等字者。如不得已而刊伐，則預前粘以紅帖。
或寫某月某日伐樹大吉，或寫太公在此諸神退位

焉。

(17) 點紙燈花 正月間，偶有不慎，而摔碎器具，俗人以為不祥，急以五色紙

折成燈狀，俗名燈花燃於摔碎處，謂之「點燈花」。蓋謂可以被除不祥也。

(18) 避忌月房 婦人產生小兒之屋，俗名「月房」。一月之內，人多避而不

入。焚香之人，尤避之若浼。意謂進月房，則染污垢；不合齋戒敬神之意。滿月時，點紙燈花，人即不再避忌。蓋以為污垢已去也。

(19) 婦女避忌 如元旦不拏針，不持帚，正月初十不拏針，正月二十五日不

拏針，二月初二日不拏針之類。蓋起初本懶婦托詞；而相傳既久，遂成習俗。近年此種避忌，漸為人所不信。

(20) 小兒寄鎖開鎖 子嗣缺乏之家，偶得一兒，父母為之寄鎖神前；向神前焚香紙

時以白線或紅繩繫錢結套綴紅布一小方供奉片時令小兒戴於項年
換一次至十二歲為止滿十二歲焚以前繩線於神前令小兒項佩鎖子

謂於神前謂於神前亦有令小兒認他人多人為義父而寄鎖開鎖者。

除以上二十種外，如唸佛，愚婦常結夥至填虛耗，謂之耗磨日本地正月十六日

十六日早晨家人挑土担水名看好日，鄉人於出行婚嫁安葬開十字日，

為填虛耗此風城關附近盛行添倉日，俗謂正月二十五日祭祀倉神祭竈，臘月二陽公月

俗謂正月初十為十字日向碾磨燒香化紙

所信焉。

(二)守舊 陞民守舊性成，事多遵古，不欲更新。故邑民有「舊例不去新例不

添」之諺。處今日競爭劇烈之世，與他處相較，著著落後。乃猶故步自封，不

知變計，此種劣根性不除，前途危險實甚！

(一)無組織力 衆擎易舉，一木難支。陞民雖重鄉誼，族誼有合羣心，然勢如散

沙，無組織能力。以故集股經商者極少，商業不能發達。舊日重鄉規，有「堂

規不壓鄉規」之諺。近日法輕，鄉俗漸薄，舊規已不適用。所幸者，自治法典，近已公布。果能指導得人，移風易俗，爲期當不遠矣。

(二) 鄙野 井陘地瘠而民貧，教育不能普及；人民失之鄙野，乃勢所必然，無足深怪。茲述一二事實如左：

(1) 見父母行不行禮 陘民每歲元旦節，爲人子者，例向父母行賀年禮。

舊口

行叩首禮近有
改爲三鞠躬者

平居父母自外至，坐則起立；

亦有不知
起立者

若已自外至，見父

母則不致敬禮。其在外作客者，日久歸家，初見父母，亦多不行禮。雖曰「

至親無文」，然有時似嫌簡慢太甚！

(2) 在街上食飯 陘民業農者多，家中地基，什九狹窄，故每日三餐，男子

有間

婦女但甚少且
皆在中年以上

多持飯盃至大門外坐食。非雨天或寒天，不在屋內用飯。

習慣如是，竟忘其鄙野不文也。

(3) 男子好袒裼 邑中女子，雖極貧之家，亦不許袒裼；而男子，則除冬季外，

上身恒不著衣服，夏季農夫在田間工作，且有渾身赤裸裸，而不掛一線者。第三區沿河各鄉，此風尤甚。

(五) 不講公衆衛生 邑民什九業農，且家多寒苦，對於個人衛生，當然無暇計及。至關於公衆衛生，則有不可不注意者。

(1) 廁所在街上安設 街上設有廁所，既不雅觀，復於公衆衛生有碍，將來非注意改良不可。

(2) 以通衢爲造肥廠 邑民對於製造糞田之肥料，極爲注重。但因家中地基狹隘，往往在通衢大路中之陋要處，切草和土，灌之以水，俾來往人畜踐踏或便溺於其上，以期造成多量之肥料。其自爲謀也，則得矣；若爲交通及公衆衛生計，則妨礙實多！

(3) 養豕不設圈豎 邑民以養豕爲副業，但往往有不設圈豎，任令在街上游行覓食者。其行動蹣跚，既於交通有阻，且豕性污穢，便溺不知擇地，於

夫區縣志卷一
道路清潔，妨害尤多。此風，城內頗甚；各鄉亦有之。

(丁)通俗

(一)隨時娛樂 先王重與民同樂，歲時令節，例有慶祝，所以節勞逸，加興趣也。倭有櫻花節；法有擲綵節；蓋人情相去不遠，古今中外，其揆一也。陋俗簡陋，娛樂之間，多含迷信。意者古人懼娛樂過度，特藉神道設教以約束之歟。然至今日，則流弊滋多矣！爰列述於下：

(1) 賀年節 見慶賀節。

(2) 慶元宵 元宵慶賀，今古通行。夜以繼日，燈月交輝。即國都首善之區，亦

有「金吾不禁」之說。陋俗相沿，謂「神過十五，人過十六。」元宵日，向

神前焚香楮，供祭品，燃爆拜跪，必恭必敬。十六日，盛服美食，扮演文武會齣，鼓樂歌舞，終日不休。昏暮，各家於門外燒栢葉火，俗謂可祛百病。各區

風氣，微有不同。間有數鄉相約，文武會交相往來，每鄉以一日爲期，自十

六日起，直至二十一、二日始止。且夜間有花燈彩爆，以資點綴焉。

(3) 搭平和 雨暘時若之年，相慶大有；農人於閑暇時，三五意氣相投者，共攤酒菜而宴飲，謂之「搭平和」。

其餘歲時令節尙多。惟陞俗祇食品略優而已。茲錄如左：

二月二日 俗謂是日爲「龍抬頭」節。鄉人多食隔年乾糧。年前所蒸熟之饅頭

粘糕等存放若干至是日分而食之以爲渡河時不受水族欺侮

二月十五日 俗稱是日爲老君子即老生日。附近礦廠各鄉，多於是日在

老君祠焚香上供；午餐較平素略佳。

五月五日 先一日，採艾置於門首，以避瘟氣。是日，家家食粽；午餐且有具酒肉者。

六月二十八日 俗稱是日爲河神誕日。沿河有稻田諸鄉，往往屠宰豬羊，大嚼一日。

八月十五日 是日午餐，多食煎餅；以米和菜豆或高粱泡於水中經若

凸面煎盤上下置柴
火焙熟其薄如紙

晚餐，多食羊肉餃子。飯後，設酒醴與葡萄梨棗諸果

品及月餅於院中，供月供畢，家人分而食之。如遇秋成豐收，是日飯食更

佳。午餐食蒸饅肉
柔晚餐有酒

十月一日 是日上墳祭祖，飯食較平日稍佳。

十二月八日 是日家家食粥。粥多用黏米其
中置棗或豆

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 是數日，家家預備過年食物，如黏
糕等逐日所

食，即以逐日所製成之食物為主。除夕，家中男女老幼，飲辭歲酒。

(戊) 特俗

(一) 結賬分兩期 本邑結帳期，每年兩次，即麥秋與臘月是也。惟不重麥秋，而

重臘月。有「農人八月商人臘月」之諺。

(二) 童養媳 普通童養媳，多受婆母虐待，故在法令禁止之列。然在井陘，則有

特殊情形，不可與他處一概而論。近年婦女缺乏，男子過剩，貧家以娶婦爲

難，除以女易婦

甲以女與乙之子作婦，乙亦以女與甲之子作婦，俗謂之換親。

外，抱他人棄女而乳養成婦

者，到處有之，不可勝數。凡乳養之媳，視與親女無異。既救該女之生命，復省

訂婚之錢財；一舉而三善備焉。間有童養媳被婆母虐待者，爲數固極少也。

此外，習俗雖多，或無關重要，或與他縣大同小異者，茲從略，不贅。

按：習俗養成，閱時也久。而陋人守舊，移易維難。然有清改革以來，興學校，設警察，籌備自治，雖地方多故，未能直觀成效，大奏膚功；而鄉民已漸知舊日典章習俗，不能應付將來社會。誠能運用政治之權，假以時日，破除惡風陋習，裕民生活，開民智識，則移風易俗，改革社會，決非難事。否則一味摧毀，祇求速效，而不爲家喻戶曉之功，徒惹鄉民反感，甚無謂也！

歌謠

井陘歌謠，特有其時間性與空間性。蓋歌謠，爲民間文學；爲人民實際生活之反應。

生活不得正當流導，則噴薄而爲文，以鳴其不平。故關切民生者，對於民間歌謠之考究，不遺餘力。詳察陞邑民謠，其新近流傳者，厥爲「苦兵歌」一類。蓋近年兵燹燎原，民不聊生，咏嘆呻吟，乃意中事。其流傳已久者，可分爲「抒情歌」「兒歌」「戀歌」「農歌」等數類。抒情歌，兒歌最多。抒情歌之內容，以反對宗法社會及不自由之婚姻爲最顯著。兒歌內容，多爲神話童話之變體，間有歌咏自然者。大都音節鏗鏘，溜溜易讀。戀歌，流傳甚少，文詞亦不健全。推其原因，蓋由於地方貧瘠，邑民謀生不暇，其淫佚之念，無自而生，故也。農歌數十首，雖缺乏文學價值，然爲農民經驗結晶，自當拓具一格，備作參考。

(一) 苦兵歌

井邑當燕晉通衢，處處險要，兵家視爲必爭之地。有清以前戰蹟，代遠年湮，今人已不復道及。清末庚子辛亥兩役，邑民受害甚鉅，顧事過境遷，今亦大半忘卻。近年晉奉之戰，連綿數月，大軍到處，羅掘一空，人民至今思之，猶有餘痛。乃作苦兵

歌。

(1) 支差局的筆。讀巡警兵的腿。村長佐更是冤屈鬼。

(註) 上司申命，急於星火；民力已竭，難於供給；於是村長佐不得不作冤屈鬼矣。

(2) 軍隊無其數。箇箇如狼虎。就地徵糧草，人民吃不

(註) 井陘全境皆石田。本地所產糧食，尙不敷本地食用；再供給無數軍隊，那

能吃得住。

(3) 老百姓，真正苦。出錢出驢又當夫。抬傷兵，送給養。說個不去就挨捧。

(4) 中華民國十七年。大兵來到井陘縣。看見誰家房舍好，進去就是胡拾翻。東家要雞蛋。西家要油鹽。也要鋪蓋，也要洋錢。門板棚戰壕，糧食墊馬圈。讀梁標木

料，都燒了個完。

(5) 老百姓，真倒霉。連鬧兵災帶鬧匪。殺人放火綁肉票，官府知道不敢追。

(註)右歌數首，與「是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數語共鳴。

(6)聽說東西軍嚇掉婦女的魂。本是青春年少女，打扮成個老婦人。前邊短髮向後貼，罩上一塊破手巾。

(註)民國十七年春，晉奉一役，東西兩軍，盤據全境，姦淫擄掠殆遍。一般少婦或免垢汙者，賴有此打扮耳。

(7)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飛機拉巴巴。

(註)晉奉之役，奉方飛機拋擲炸彈，人民不堪其擾，故有此歌。按拉巴巴，乃本地方言，即屙屎也。

(8)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你有盒子炮，我有機關鎗。吐吐吐吐。一陣響。死在沙場上。

(9)老鄉！老鄉！不要着慌！你也沒有錢，我也沒有餉。吃盡軍人苦，不能見家鄉。

(註)右歌兩首，係軍人自哭，韻味深長，聞者酸鼻。

(二) 抒情歌。

抒情歌，占井陘歌謠之大半。內容亦俱爲社會中心問題，有特別研究價值。茲爲研究便利計，約分爲「母子」「姑嫂」「婆媳」「甥舅」「婚姻」「社會生活」及「普通人事」等數類，敘述之如左：

(1) 一棵白菜就地荒。三歲的小孩死了娘。跟着爹爹還較好，但怕爹爹娶後娘。娶

下後娘二年整，生了個兄弟。本地稱弟弟爲兄弟比俺強。後娘做下龍鬚麪，兄弟吃稠的

俺喝湯。端起碗來淚汪汪。拿起筷子想親娘。後娘問俺爲什麼哭，俺說碗底燒得手心惶。

(2) 小兄弟，後娘生。一樣孩子兩樣看成。兄弟吃的是炸饅饅。我就吃着糠窩窩。兄

弟喝的是紅白糖。我就喝着酸飯湯。兄弟穿的是繡花衣。我就穿着破狗皮。兄

弟帶的是花繡球。我就帶着破牛周。俗名牛周子用竹片或鐵絲編成帶於牛嘴上以防其食人禾稼兄弟蓋

的是繡花瓜。我就蓋着狗尾巴。兄弟騎的是大花馬。我就騎着樹格杈。兄弟在

學裏念書。我就在地裏放豬。兄弟兄弟！比我更有福氣！

(3) 一棵白菜根莖荒。三歲兩歲跟上後娘。後娘她的心腸硬，要害孩子見閻王。幸虧爹爹知道了，才得脫離天羅網。

(4) 棉花果，圓溜溜。俺娘叫我吃白粥。讀我嫌白粥稀。俺娘送到我空欄裏。腳推磨，手搗碓。掠起紅裙揩揩淚。

(註) 邑中婦女，多半眼光狹小，對於親生子女，溺愛特甚；對於前室子女，則虐待異常。觀上數首，情曲可見一斑。

(5) 蘿苒葉，用刀切。有了後娘就有後爹。

(註) 此歌，因繼母而怨其父，蓋有小弁之意焉。

(6) 白小鷄，呵柴火。想起來，真難過。跟娘睡，娘打我。跟爹睡，爹罵我。自己睡，貓咬我。格扭格扭氣死我。

(7) 白菜心，黃亮亮。親娘後娘不一樣。親娘得病喝什麼，香湯甜水揀着喝。後娘得

病喝什麼？一桶泔水隨便舀！讀親娘死來穿甚嗎？紅緞裙子繡着花。後娘死來穿甚嗎？破羊皮毯片蓋住他。親娘死來誰上墳？孝兒孝女一大羣。後娘死來誰上墳？白脖鴨子後邊跟。親娘死來往那裏埋？十畝地裏揀一塊。後娘死來往那裏埋？狼窩裏拉出狗窩裏塞。親娘墳上燒一柱香。後娘墳上插挖當。挖當即高粱糶

〔註〕世之爲繼母者，對於前室之子女，不問其善惡如何，什九無情；而前室之子女，對於繼母，亦不問其善惡如何，什九無義。一門戾氣，皆由舊家庭制度產生出來。

(8) 小棒槌，一咕嚕。俺娘打我我啼哭。奶奶看着不敢拉。箍抓箍抓光箍抓。

〔註〕寥寥二十餘字，卻將女之苦痛，母之毒悍，祖母之怯懦，完全繪出。

(9) 餅子花，開的圓。娘打閨女誰可憐。俺是恁家的浮萍草，能在恁家住幾天。

〔註〕女子不能終老於母家；未嫁時，雖或受母苛責；至出嫁後，則有時歸寧，亦居於賓客地位，不至再受苛責矣。此歌爲被苛責女子自慰之辭。

右九首，皆關於母子問題。

(10) 豆芽菜，根裏粗。媽媽打俺爲小姑。小姑，小姑，你長着吧！看你將來出嫁不出嫁。

(註) 小姑不賢，令其嫂見虐於母；其嫂怨之而作歌。

(11) 小閨女，上梯子。老鴿睜了眼珠兒。娘也啼哭，爹也著急。嫂子說：『死了才好哩！』

(註) 小姑既已喪明，其嫂猶恨其未死，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12) 東南地裏種毛桃。哥哥挑水妹妹澆。桃兒收成好。賣了桃兒買嫂嫂。嫂嫂的手兒太不巧。半月做不起一個襖。哥哥假裝着看不過去。闌住門子鬧脾氣。哥哥！

哥哥！你太胡鬧！爲什麼光打枕頭，不打嫂嫂？

(註) 此歌，寫夫婦間之融洽，姑嫂間之隔膜，頗耐玩味。

(13) 天上的星星顆顆黃。地下的小女兒死了爹娘。有爹有娘是活寶。沒爹沒娘是一根草。堂屋裏梳頭哥哥打。廚房裏洗臉嫂嫂罵。哥哥任你打，嫂嫂任你罵。再

過幾年我就出嫁！

(註)此係兒嫂虐待幼女之怨詞。哀碗有深意。

(14)丁香花，半夜開。女兒回到娘家來。女兒想吃雪花麪。牽上毛驢去磨麪。粗羅篩，細羅揆。讀大媳婦，會和麪。和的麪，石頭蛋。二媳婦，會桿麵。桿的麵，楊葉片。三媳婦，會切麵。切的麵，細如線。四媳婦，會煮麵。煮在鍋裏蓮花轉。五媳婦，會挑麵。挑在筷上打秋千。六媳婦，會端麵。端的麵兒滿棹面。公一碗。婆一碗。女婿一碗。她在碗上打秋千。六媳婦，會端麵。端的麵兒滿棹面。公一碗。婆一碗。女婿一碗。她一碗。貓兒進來人沒見。吃了飯。蹬了案。碗兒摔成一片片。公公攢着拳。婆婆拿着鞭。打的媳婦叫皇天。

(註)此歌，係作媳婦者之呼聲。已嫁女子，歸寧父母，全家人手忙脚亂，以客禮待之；乃偶起波折，而爲父母者，對於媳婦毫不見諒，任意毒打；人非木石，其何以堪！宜乎長歌以洩其憤！

(15)扁角科，開紫花。騎上大馬到娘家。爹爹忙把褥套拿。媽媽忙抱小娃娃。哥哥跑來拉住馬。嫂嫂看見一扭架。嫂嫂！你不用扭！我吃我爹的飯，我喝我媽的酒，你

願欲我走，我偏不走！桃花不開杏花開，爹娘死了永不來！

(註)已嫁女子，雖遭兄嫂白眼，但恃父母爲護符，不肯屈服，故有此歌。

(16) 木底鞋，本地舊年纏足婦女多著木底鞋後邊高。我往俺娘家走一遭。哥哥讓我請進去。嫂嫂

就說門樓低，怕碰了我的銀鬚髻。哥哥讓我坐大椅。嫂嫂就說椅子上有泥。怕

髒了我的新花衣。哥哥想給我做白麪。讀平嫂嫂就說沒有錢。哥哥想給我買

點菜。嫂嫂就說沒人賣。哥哥呀！我走吧！免著俺嫂嫂光害怕！

(註)兄係手足，嫂係外人，於此可見一斑。

(17) 大麥穗，節節高。俺娘有病俺去瞧。進大門，見俺爹。俺爹穿着皮底鞋。進二門，見

俺娘。俺娘坐在象牙床。進三門，見俺哥。俺哥歪着頭一扭我。進四門，見俺嫂。俺

嫂扭到門格柵。哥哥！你別扭！嫂嫂！你也別扭！不吃你們的飯，不喝你們的酒。也

不在你家住一宿。讀看看爹娘俺就走！

(註)曩昔新法律尙未規定，女子無繼承財產權；而父母之愛女，又無微不至；

故姑嫂間，每成不可踰越之鴻溝。以此種關係，遂演成婆媳不睦，兄妹失和，種種問題。合觀前後數首，可爲唯物史觀中，添加材料不少。

(18) 一棵白菜兩手拔。拔到家。滾水炸。油調，醋拌。叫聲老不死的來用飯。哈哈！小賤人！說甚麼。媳婦沒有說甚麼。我說的一棵白菜兩手拔，拔到家，滾水炸，油調醋拌，叫聲老母你來用飯。

(註) 此歌，乃婆媳問題。戲謔而虐，讀之粲然。

(19) 月亮地，明煌煌。開開後門洗衣裳。槌的展，洗的淨。俺婆婆還嫌俺不中用。

(註) 上首，言媳婦待婆婆無禮；此首，言婆婆待媳婦不慈。

(20) 渴睡蟲。渴睡蟲。渴睡來了不由人。土音讀幾時熬得公婆死，一覺睡到日頭紅。哈

！哈狗賤人！說什麼。娘呀！娘呀！沒說甚。土音讀我說的是渴睡蟲，渴睡蟲，渴睡來了

不由人，讀不著公婆管，那還了得成！

(註) 婆婆厲害，媳婦懶怠，完全是舊家庭現象。

(21) 花椒樹，格彎彎。我上老娘家住幾天。老娘看見我心喜歡。矜子看見我睨兩眼。矜子矜子你不用睨！豌豆開花我就走！一走走到大門口。大門口臥着一隻大黃狗。猛撲來咬着我的手。看看運氣低不低？從今後不來你家走親戚！讀平聲

(註) 甥兒女之愛憎，全由母女姑嫂問題中牽涉出來。

(22) 外甥子是狗。外甥子是狗。吃了老娘家的飯就要走。

右歌，自(10)至(17)大都爲姑嫂問題。自(18)至(22)或爲婆媳問題，或爲舅甥問題，皆因姑嫂問題連類而及。

(23) 小二姐，十八九。伶俐俊俏甚風流。紅綢衫子豆綠裙。官員公子都來提親。誰說下王秀才！黃米麥子八口袋。

(註) 據民國十九年分井陘戶口調查統計，男子十一萬有奇，而女子僅八萬有奇；男子過剩，幾達三分之一。此種流弊之最顯著者，即爲買賣婚姻制。父母以女兒爲奇貨可居。男子非有不貲之財，不得有室。男女自由婚配，

非邑民所能夢想。愛情從何說起。由是家庭遂成苦海。夫妻婆媳盡成冤家矣。

(24) 紅石頭紅，綠音石頭綠。當道有一個白閨女。官過來，也想要；秀才過來也想要。問問爹，爹不肯。問問娘，娘不行。問問哥哥，也不答應。問了問嫂子，慨然應承。十兩金，十兩銀，打發了妹妹起了身。

(註) 買賣婚姻之又一例。姑嫂情感之破裂，亦甚顯著。

(25) 黑豆皮，染紅裙。打發了妹妹出了門。爹也哭，娘也哭。女婿過來勸丈母。你們不用哭！你姑娘在我家不受苦。鋪綿氈，蓋熱被。花花枕頭有兩對。細盃吃飯。銅盆洗臉。叮叮的小腳，踏著樓板。

(26) 大楊樹，細白皮。白娘生了個白女兒。爹給了一朵花，娘給了一條裙。打發女兒出了門。爹也哭，娘也哭。女婿過來拜丈母。丈母丈母請別哭，我家有的是麥子。有的是穀。早晨吃饅頭。晚上吃米粥。讀吃得你姑娘胖肚肚！

(註)上兩首，意義相同。母女惜別，郎婿勸慰，雖人情之常，亦可見買賣婚姻罪惡之一斑。

(27) 棉花桃，打捉溜。俺娘賣到俺大西頭。娘啊！娘啊！我嫌遠！俺娘給了我個破大碗。娘啊！娘啊！我嫌破！俺娘給了我個糠窩窩。娘啊！娘啊！我嫌糠！呱擠呱擠吃了兩

巴掌。讀平聲

(28) 紅布鞋，綠線鎖。俺娘自小嬌養我。懷裏抱，被窩裏裹。嚼燒餅，咽唾沫。狠心的爹

爹把我賣了。讀一賣賣到黑紫老山。家裏的親人都看不見。只看見家雀即麻

亂叫喚。

(29) 柏鱗樹，青蕩蕩。俺娘賣在我高山上。不見爹，不見娘。叫我心中好悲傷。往上看，

黑紫老山。往下看，乾河灘。白天裏哭，夜不能眠。思前想後沒的說，只有暗暗把

爹娘怨。

(註)由上數歌中，足證舊日婚姻，委係父母包辦。

(30) 小小雞，遍身黃。那個女兒不想娘。想起娘來無處去，關住房門哭一場。雖說公婆待我好，那及母親的好心腸。

(註) 媳婦在家庭無位置，不敢直言往訴，祇有關住房門哭一場而已。一嘆！
(31) 在婆家殺豬宰羊，不如在娘家喝口菜湯。

(註) 買賣婚姻，由父母包辦，女子方面，對家庭絕無好感。窮者，如是；即經濟充裕者，亦復如是，讀此可知其梗概。

(32) 女兒回家見娘親。未從說話淚紛紛。女兒生來沒命運。尋下這個壞家門。婆婆是個啣嚙嘴，光嫌女兒不勤謹。大伯小叔都不好，小姑子更是大壞人。還有那個獸子，不跟俺一心！

(註) 此歌，哀婉異常。四面楚歌，祇有有向娘傾吐，一述苦楚。

(33) 柏林樹，青蕩蕩。我家賣到我高山上。看不見爹，看不見娘。光見黃雀鬧嚷嚷。燒著驢糞蛋，吃著糠窩窩。每天起來拾柴火。公打婆罵，女婿又是個傻貨。想起來，

不能過。不如跑去跳了河。

(註)燒糞吃糠，拾柴火，生活雖苦，尚可忍耐；最難堪者，女婿既是傻貨，而公婆

猶復打罵耳！

(34)小二叫背紡車。音背不動。哥哥送。一送送到婆婆家。脫了紅裙紡綿花。一紡紡

到晌午錯。婆婆給了個糠窩窩。咬一嘴，好難過。跳河吧，河太緊。跳井吧，井太深。

把住轆轤罵媒人。

(註)嫌窮愛富，好逸惡勞，人之常情；男子且然，況婦人乎？其罵媒人也，固宜！

(15)石榴開花紅膏葵。十二三歲做媳婦。婆婆打公公罵。尋個無常死了吧！

(註)女子在十二三歲，年尚未成，或以特種關係，而做媳婦；翁姑不能善為撫

養，反肆意打罵，殊堪痛恨！

(36)小風匣呼塌塌。做完飯，就泡茶。好媳婦薰成個黑老鴿。公公打婆婆罵。幾時熬

的離了他家。

(註)此亦媳婦受翁姑苛待者之呼聲。

(37) 千間房子萬頃地。不如尋個好女婿。

(註)此二語極有價值。父母爲女兒議婚時，應以此爲標準。

(38) 日頭出來射紅光。拿上盆子洗衣裳。洗的淨，漿的白。尋了個丈夫不成才。又吃酒，又打牌。離了吧。官詞吃不開。不離吧。又沒法子挨。說著說著哭起來。

(註)婚姻不得自由選擇，性烈者，每多自殺了事；即性坦者，亦抑鬱終身，實等於慢性自殺。哀音繚繞，令人憐憫！

(39) 月亮地，滿院子。誰家老婆打漢子。打的漢子吱啦啦。大嫂二嫂快拉架。你兩口打架爲什麼？爲他要錢打牌不顧家。先當了我的紅綢子襖。又當了我一個大手帕。大嫂呀！二嫂呀！你們千萬不要護救他！

(註)就男女平等之原則論，男權不可大於女權，女權亦不可大於男權；但家中如有要錢打牌之漢子，果得遇女權極高之老婆，日日痛打之，似於國

家禁賭方面幫助不小。

(40) 月亮地，明煌煌。小媳婦，洗衣裳。洗的好，漿的好。嫁了個丈夫年紀老，面子不強。鬚鬚又長，唉！唉！您說這怎麼樣？

(註) 老夫得其女妻，在老夫爲枯楊生梯之象，固无不利矣；其如女妻之不能遂意何！

(41) 梅豆葉，傳蔓蔓。俺娘硬給俺尋漢漢。一尋尋了個吹鼓手。每天晚上吱吱啞啞。

(註) 此亦婚姻不遂意者之呼聲。惟其不遂意，故聞樂不但不樂，反增切怛。

(42) 小兄弟，腦袋圓。生下閨女足不纏。做了媳婦頭一天。公婆一見把臉翻。婆婆說：『腳太大！』公公說：『休了吧！』女婿說：『那不怕！多擦胭脂多帶花。八幅羅裙就地拉。多看上，少看下。要那小脚做甚嗎？』

(註) 此歌，係夫妻相得而翁姑失意者讀之，頗有趣。

(43) 十四五的月亮圓丟丟。兩口子打架不記仇。早晨一盆洗臉水，晚上——個花枕

頭。

(註)感情相得之夫婦，偶然意見衝突，無傷也。

(44) 一簷葵蒜。兩簷葵蒜。大閨女尋到洪子店。出去穿著麻包片。回來穿著綾羅緞。

娘呀！娘呀！看我的頭。珍珠瑪瑙往下流。娘呀！娘呀！看我的面。上等官粉擦了個遍。娘呀！娘呀！看我的手。赤金戒指鍍金絡。娘呀！娘呀！看我的腿。紅綢褲子綠走水。娘呀！娘呀！看我的腳。讀皮底緞鞋兩塊多。俺女婿他是個洋學生。又好看，又精明！

(註)此係女子婚姻滿意者之歡娛聲。

(45) 麻鴉鵲，尾巴長。娶下媳婦忘了娘。把娘背到山背後，把媳婦背到炕頭上。大米飯，肉菜香。媳婦媳婦你嘗嘗。你吃了糲的我喝湯。不管咱娘那個老鴛鴦。

(註)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古今如出一轍。

(46) 麻鴉鵲，繞地滾。嫌你老子不買粉。買下粉，你不擦。嫌你老子不買麻。買下麻，你

不搓。嫌你老子不買鍋。買下鍋，你不做。嫌你老子不買屋。買下屋，你不住。嫌你老子不買布。買下布，你不縫。嫌你老子不買繩。買下繩，你上弔。嚇的你老子一褲子尿，一褲子尿。

(註)借男子口氣，叙調皮媳婦，頗爲生動。此爲男子方面籲聲。貧家娶婦匪易，不敢輕言離婚；可憐！可嘆！

(47)井陘縣裏光棍多。說了一些外莊貨。跑的跑。跳的跳。不跑不跳是膏藥。

(註)此歌，係新近流傳，且極普遍。井邑男子過剩，爲顯著事實。貧家男子娶婦，情實不易；不得已，輒到鄰近各縣，或災荒區域，擇買幼女或棄婦爲妻室；此等婦女，俗稱爲「外莊貨」。但本地民性木訥，外人之慧黠者，每設成騙局，錢去而人亦亡。財物兩空，呼天無應。卽非騙局，而外來婦女，奢惰成性，不能吃苦耐勞；而離棄更多困難。故有狗皮膏藥之喻。

(48)富家的媳婦牆上的泥。去了舊的換新的。窮人拏妻子當寶貝，富人拏妻子當

土坯。

(註)宗法社會中，女子在家庭之位置，猶泥之於墻，然不過作一種粉飾物質而已。豪富者，尤爲顯著。惟貧寒之家，以經濟力關係，不得不重視女子。

(49) 叫聲爹，叫聲娘。三歲賣我當梅香。小梅香，實難當。吃飯吃碗白粥湯。睡覺睡在沒脚床。穿衣穿件破衣裳。打我打的滿身瘡。

(註)井邑豪富絕少，故納妾置婢之風不盛。然間一有之，則多虐待殊甚。此歌，乃婢女之呼聲也。

右歌，自(23)至(48)大都爲婚姻問題。(49)事屬置婢，迹近納妾，故附於婚姻問題之末。

(50) 一家子，老兩口。天天編筐賣篋。隔了兩天沒有編，餓死了老兩口。

(51) 東梁窪，瓦盆多。男人搨風匣，老婆捏羅鍋。孩子啼哭，給他個泥骨瓠。

(52) 小麻雀，唧唧唧。窮人的生活捉不起。媽媽給人夯，鍋頭，爹爹給人當夫役。哥

哥給人拉長工，嫂嫂鑽幫做大底。我給人家放牛羊，不怕風來不怕雨。一家男女五口人，一天不做也過不去。

(註)井陘民生疾苦，日夕勤勞，猶恐不得飽食。若一日不工作，則三餐即無所出。近年物質文明進步，鄉間手工業，幾於破產，失業者日見增多。讀上數

首，於吾心有戚戚焉。

(53) 飢來困。

上音讀之

飽來悶。上音讀之不飢不飽不願欲動。

(54) 正二月，好春光。杏花村裏酒旗揚。大哥二哥快來吧，買壺美酒嘗一嘗。

(55) 麻煩的酒，納悶的煙。摸牌場裏解解心寬。

(註)井陘人民，除什九係勞苦農民外，亦有少數遊園子弟，日事花酒，不務正業者。上三首，可與前數首做對照。

(56) 偏尾巴小襖。家裏很好。長袍短褂。家裏沒嗎。

(註)井陘全境皆山，人民好講求積蓄。積蓄日久，家境自然充裕。但講積蓄者，

必先講節儉；故往往有家境已經富足，尚不肯著一件長服者。迨創業者既歿，其子若孫，不知生活之艱苦，什九游手好閒，祇知講求衣食；久之，家境式微，而其長袍短袖之習尚，猶不能驟革。此貧富所以有循環之說也。

(57) 居官爲宦，補納一半。

(註) 地方貧困，民風儉樸；故雖已居官爲宦，歸里時，尚半著補納衣服。

(58) 窮來富，還穿十年布。富來窮，還穿十年綾。

(註) 窮人平日常穿布，富人平日常穿綾。當其初富或初貧時，舊衣料尚未用盡，舊習慣亦尚未變更，故已富而仍穿布，已窮而仍穿綾也。

(59) 頂幔屋，紙裱牆。氈子被子頂著梁。富人還嫌不舒暢，窮人做夢也想不上。

(60) 好衣穿幾件，好飯吃幾嘴。死了也不算冤屈鬼。

(註) 邑民窮苦，物質上之幸福，一生享受無多。前二首，皆窮人羨慕富人之意。

(61) 穿點子，吃點子。死來不當老眼子。

(註) 陞俗勤儉，往往有終身節衣縮食，爲子孫作馬牛者。此歌有諷之激之之意。土人謂過於忠厚之人，事事受人愚弄者，爲「眼子」。故有「生就的眼子不用鑽」之諺。

(62) 小時受貧不算貧。到老受貧難煞人。

(註) 此言人當及早從事積蓄，免致老境難堪。

(63) 你說的不壞。我見過你的鋪蓋。鋪著毛毯，蓋著布袋。冷來還得籬撮。讀籬撮。

(註) 本地雖尙誠實，但虛榮心亦不易免除；故有家境本極貧苦，猶向人誇富者。此歌所述，情節頗切當。

(64) 花椒葉，兩頭尖。小閨女担水不換肩。一担担到太行山。太行山上有人看。看看頭，是好頭。從小就使桂花油。看看臉，是好臉。官粉擦了多半碗。看看嘴，是好嘴。從小就喝砂糖水。看看牙，是好牙。從小就吃芝麻茶。看看手，是好手。帶着金戒和銀絡。絡子比戒指窄。看看身，是好身。紅綢子小襖綠底襟。看看腿，是好腿。紅綢褲子

藍捨腿。看看脚，是好脚。紅緞子花鞋白裹脚。脚尖上綴着小鈴鐺。走一步，響叮噹。

(65) 小酸棗，圓溜溜。姐妹三人對梳頭。大姐梳的是盤龍鳳，二姐梳的是看家樓。留

下三姐沒的梳，梳了一個獅子滾繡球。一滾滾到山背後，遮住綿水不能流。

(註) 井陘婦女，無正式職業，除生育子女主持中饋及針黹外，無所事事。平居

酷愛修飾，衣雖百結，亦必油頭粉面，妝飾品不離身。相沿成習，視爲當然。

讀上二首，可以知其梗概。

(66) 一更裏，夢中開。小兄弟，進前來。回家對咱爹娘說，紅緞子繡鞋捐的來。二更裏，

夢中開。小兄弟，進前來。回家對咱爹娘說，藍絲帶子捐的來。三更裏，夢中開。小

兄弟，進前來。回家對咱爹娘說，紅綢褲子捐的來。四更裏，夢中開。小兄弟，進前

來。回家對咱爹娘說，紅綢子小襖捐的來。五更裏，夢中開。小兄弟，進前來。回家

對咱爹娘說，明天就來哭靈來。

井陘縣志卷一 第十編
(註)夢寐中，猶不忘修飾；求之不得，即憤不欲生。可笑！

(67) 牆上有個黑烏鴉，點點頭子叫一下。婆婆耕地兒媳婦耙。小孩在後邊砸穀拉。

方言稱土塊
爲土殼拉

走道的，別笑話俺家的男人們不在家！

(註)井陘女子，終年在家無所事事，赴田間工作者，百無一二；偶一有之，猶恐貽笑旁人，故作此以自解。

右歌，皆社會生活問題。自(50)至(54)係普通生活；自(64)至(67)係婦女生活。

(68) 傍好鄰。出好人。傍上師婆子。本地稱巫婆
爲師婆子跳假神。

(69) 跟上好鄰家。又吃好的又帶花。跟上壞鄰家。又挨板子又帶枷。

(註)上二首，皆言鄰之當擇。雖屬本地諺語，實係千古格言。

(70) 寧得罪遠親。不得罪近鄰。

(71) 好人護三村。好狗護三鄰。

(註)上二首，言鄰之當睦。

(72) 要好親戚遠來香。要好鄰家高壘牆。

(註) 遠則相見之機會少，感情能永久保存；牆高則來去不便，可免瓜田李下之嫌。

(73) 親戚別共財。共財惹禍害。

(註) 重財輕義，人之通病。親戚本以情誼爲尙，若共錢財，恐情誼不能永久保存。

(74) 醜不醜。一夥手。

(註) 言同人如有過失，宜彼此相諒，不可互相攻訐。

(75) 早養兒子早得利。早娶媳婦早生氣。

(註) 二語，揭穿舊家庭制度之缺點：(1) 父母養子，專爲得利；(2) 早婚之害。

(76) 圖賤買老牛，買下老牛不吃草。急的主人繞地跑。

(77) 省了鹽，壞了醬。省了柴火睡涼炕。

(註)上二首，皆言不當儉而儉，事必失敗。

(78) 牆頭上一棵草。風吹四下倒。誰給我點吃，我就和誰好。

(註)世風澆薄，人專以個人之利益爲前提；其人格不堪過問矣。寥寥數句，道

來逼肖。

(79) 嘴是兩張皮。剛才說東又說西。

(註)此歌，係諷刺言而無信者。

(80) 平安無事不燒香。禍到臨頭許豬羊。

(註)邑諺云：『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後。』與此同意。

(81) 什麼人，什麼待。什麼盤子什麼菜。

(註)此言家中有客人時，應按其身分地位妥爲待遇，則客人之心，自覺安適。

或云：『此歌，係譏刺嫌貧愛富之勢力眼。』亦通。

(82) 窮奸狡，奸狡窮。奸狡後來不如人。

(註)此歌爲性情奸狡者痛下針砭。前二句言其互爲因果。

(83) 蛆窟窿聚先紅。攪家的媳婦先窮。

(註)此歌與上首同意。

(84) 寧和清楚人打一架。不和胡塗人說一句話。

(註)對待胡塗人，以敬而遠之爲最適宜，若拒之太甚，亦殊不當。

(85) 好的不用多。一個頂十個。

(註)此歌平常指兒女言；即推論世人，亦無不可。

(86)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鐵匠的兒子會輪錘。木匠的兒子會對縫。

(註)諺云：『門裏出身，自會三分。』亦即此意。

(87) 穿嬌養。吃嬌養。不能慣他沒人樣。

(註)此歌在育養小兒者應注意。

(88) 作事要作好。吃飯要吃飽。

(註)上句，係作人格言，千古不能更易。下句，說理尙欠圓滿；因就衛生上立論，吃飯應吃八分飽，不應吃十分飽也。

(89) 縱有千張手，難堵衆人的口。不管旁人說是非，只要自己一點弊病也沒有。

(註)此言人作事，當盡其在我；他人之毀譽，無足輕重也。

(90) 好事不出名，壞事嚷遍村。爲人不做虧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門。

(註)古人作好事者，什九爲積陰功。今人作好事者，什九爲求名。其實，陰功之說，固屬迷信；求名，亦往往難達目的。甚者，結果適得其反，以致憤懣無聊。莫如凡事祇本良心作去，得名固好；不得名，問心亦無愧無怍也。

(91) 一人不知二人知，三人過來出見識。

(註)此言人作事，當集思廣益。

(92) 爲人好之意，爲不下。得罪人一句話。

(註)二語，全從閱歷中得來。

(93) 要飽還是家常飯，要暖還是粗布衣。要好還是從小的妻。

(註) 語甚平淡，意極深長。現今一般自命爲新人物者，口口聲聲提倡生活社會化；究其實際，渾身滿帶老官僚及資本家之習氣。無怪乎愈講救國，而

國愈趨於危險也！

(94) 人當了兵，鐵捻了釘，破布墊了底子，不能再用。

(註) 以兵與捻釘之鐵，墊鞋底之破布，連類言之，其意可深長思矣。

(95) 師婆子的口，沒有準量的斗，幾時胡說幾時有。

(註) 此言巫婆之言，不當信聽。

(96)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要求旁人拉一把，還得給他二百花。

(註) 此言人當養成自立之精神。

(97) 牛兒牛兒最忠誠，天天替人做事情。可嘆人家不感謝你，反要罵你是笨蟲。

(註) 此歌以牛喻人。忠誠之人，畢生鞠躬盡瘁，爲社會服務，結果猶不免受一

般宵小之指摘。蓋直道之不行也久矣。一嘆！

右歌自(68)至(97)爲普通人事問題。

(三)兒歌

井邑兒歌，流傳極廣。內容約可分爲「兒童謠歌」「遊戲歌」「催眠歌」數種。兒童謠歌，與遊戲歌，皆係兒童自身歌唱，調多促迫，韻多尖銳，內容多自然活潑，可以興奮兒童之精神。故爲兒歌之嫡系。全催眠歌，乃出自保姆養娘之口。以其作用關係，調韻每乏抑揚頓挫，韻脚多叶以團音，內容亦少周折，多平板，易將兒童催眠。爲兒歌之流派。茲各錄數首，以作對證。

- (1) 小老鼠，上燈台。偷油吃，下不來。吱吱吐吐叫喚開。
- (2) 月亮月亮跟我走，我吃燒餅你喝酒。
- (3) 星星月亮，打板開唱。你拿鼓，我拿板。咱倆唱個稀稀罕。
- (4) 麻子麻。鑽籬笆。狗又咬，刺又扎。弄的麻子皆讀了牙。

(註)上數首皆三四歲之幼童所歌唱者。

(5) 風來了。雨來了。一羣人敲着鼓來了。什麼鼓，大花鼓，咚咚咚咚過十五。

(註)此歌爲兒童渴望過元宵節之表現。

(6) 一個蛤蟆肚皮黃。跳跳躍躍入佛堂。叫他念經他不會，吃了個大肚走他娘。

(7) 一個大漢丈二高。騎著大馬跨著刀。刀子長，殺個羊。羊有血，殺個鼈。鼈有油炸。

個麻花噴嘍嘍。

(8) 小小孩。讀元上廟臺。讀元打了個跟頭拾了個錢。讀元說了個花媳婦，讀元生下了一

對孩。讀元一個叫個筐。讀元一個叫個藍。讀元

(9) 黑棗樹，葉兒多。一羣孩子上南坡。上不去，你拉我。絕了我的繫帶對你娘說。

(註)繫帶，卽褲帶。褲腰上綴以細帶，繫之肩上。既便利，且衛生。

(10) 小老漢，賣饅頭。賣的不夠本，回家打老婆。老婆說：『不怨我，怨咱的餛飩分量

小。

上音讀元

(註)老夫妻兩個，是一對傻瓜。

(11) 小棗樹，格彎彎。小閨女，在上坑。想吃桃，桃不甜。想吃杏，杏又酸。吃個棗兒解解饑。

(12) 南邊來了一隻牛。牛背上坐著個胖丫頭。紅綾襖，綠挽袖。上邊綴著板板釘。板板釘上一朵花。搖搖擺擺到娘家。在娘家過了個九月九。又吃黏饊又喝酒。

(13) 條帚枝，亂穰穰。姊妹十人一個娘。大姐得了病，九個妹妹都著荒。二姐抹胭脂，三姐開方。四姐熬好藥，大姐喝上見閻王。五姐去打墓，六姐拉板當木匠。七姐八姐抬到墳上。九姐送殯淚汪汪。

(14) 紅石頭紅，白石頭白。我去南莊看姐姐。姐姐想吃馬食菜。那裏探，道路上探。那裏晒牆頭上晒。一晒晒成個黃奶奶。脚又大，嘴又歪。嚇的姐姐發辣起來。奶奶奶奶你快滾開！不滾，打掉你下半截！前頭敲着嗩嗩鼓，後邊抬着柳木材。抬到墳上把他活埋。

(15) 撥燈棍，打燈台。爺爺娶下個後奶奶。脚又大，嘴又歪。氣的爺爺起不來。奶奶奶

奶你快走，不走定挨鞭子抽。讀上走到半溝裏，碰見個賣肉哩。甚麼肉？老鼠肉。

孩子吃上不咳嗽。孩子吃了一塊肉。坑讀咯讀坑咯讀更咳嗽。我把你個老促壽

(16) 小孩子。讀坐門墩。讀啼啼哭哭要媳婦。讀要媳婦幹麼？讀做鞋做襪。讀做袍做

褂。讀點燈說話。讀吹燈做伴。讀

(17) 杜梨樹，開白花。我上南邊去放馬。解了韁，跑了馬。一跑跑到丈人家。丈人丈母

都不在，大姨子小姨子往家拉。把我拉到樓底下。風吹門簾看見她。鮮紅的嘴

脣雪白的牙。白白的臉蛋黑絲頭髮。讀平回家對我爹娘說：『看個日期快娶

過來吧！』

(註)合觀上二首，足見好色爲人固有之天性。

(18) 小孩小孩看石榴。石榴下來砸破頭。對爹說，爹賞給一匹牛。對娘說，娘賞給一

疋綢。對哥說，哥賞給一把紅傘遮日頭。對嫂說，嫂賞一個大丫頭。騎上我的牛。

披上我的綢。打上我的紅傘遮日頭。後邊跟上一個大了頭。

(19) 紅鑼圈。綠鑼圈。姊妹兩個上高山。高山頂上一盤磨。猴推，鷹和簸。狼又柴，狗燒火。貓在匠上捏窩窩。老鼠掏飯打了鍋。長蟲擔水傷著腳。哈哈笑死我。

(註)頗近童話性質。幼童誦之，興味油然。

(20) 太陽出來一片紅。照得菜園華洞洞。白蘿蔔爺爺坐天下，紅蘿蔔娘娘掌正宮。

白菜打著黃羅傘，小葱執起槍一根。七音豆角蔓上捉兵馬，眉豆蔓上動刀兵。

嚇的黃瓜上了吊，嚇的茄子紫不稜登。嚇的西瓜紅了肚，嚇的芫荽亂蓬蓬。

(註)以植物說戰爭，頗覺有趣。

(21) 老南瓜，他爲王。瓠子說，數他長。絲瓜住在高樓上。打開西瓜流血湯。氣得甜瓜面皮黃。菜瓜出在年青小，小黃瓜長著一身瘡。

(註)與上首有相似處。均以植物形狀作喻。頗妙。

(22) 一個大漢喝了酒。擎着鋼刀往前走。看見鴨子想動手。鴨子說：『留下我，好下

蛋。殺我不如殺個雁。』雁說：『我春來，秋又去。殺我不如殺個鷄。』鷄說：『我叫明，聲音高。殺我不如殺個貓。』貓說：『捕老鼠，數我強。殺我不如殺個羊。』羊說：『我的肉，不可口。殺我不如殺個狗。』狗說：『我看門，賊人怕。殺我不如殺個馬。』馬說：『我拉套，圓溜溜。殺我不如殺個牛。』牛說：『我耕田，氣力粗。殺我不如殺個豬。』豬說：『願欲殺，你就殺。天天泔水和粗糠，我也咽不下。不如死就死了吧。』

(註)借禽言獸語，以輸入常識；兒童讀之，頗感興趣。

(23) 花園裏走，菜園裏行。韭菜娘娘住正宮。宮旁花開朵朵紅。兩邊桃柳青生。蝴蝶飛來又飛去，蜜蜂嗡嗡忙作工。

(24) 梅豆葉圓。石榴葉尖。兩口子吃飯喜喜歡歡。蠅子叮了一個米，兩口子趕到太行山。太行山上有一個廟。跪下胡禱告。禱告天，禱告地。求著爺爺給點福氣。爺爺給了他二百錢。手裏拿著忽扇扇。回去打個金簪簪。戴到頭上明連連。

(25) 小金姐，騎金馬。金馬不快金鞭打。梧桐樹，開金花。開廟門，金菩薩。琉璃井，金哈

蝮讀

(26) 半天空裏住著一家。爐台格柵裏安著半畝瓜。一個赤屁股的小孩來掏火，褲

腰包裹扼了二十三。讀響子聽見他。瞎子看見他。啞巴吶喊他。拐子赶上他。

(註) 純係滑稽語。兒童讀之，頗感趣味。

(27) 啣讀啣啣。天明了，快起，滾了鍋，下上來。我去鄰家借箆籬。去時桃樹才開花。回

時桃兒大煞煞。要想摘個嘗嘗鮮。又怕鍋裏米太軟。緊跑慢跑。回來不軟不硬

正好。

(28) 哽讀哽哽。上草梁。俺娘不給俺娶老婆。一娶娶來十八個好的好的都跑了。就

剩下一個調皮貨。着她刷鍋不刷鍋。跳到鍋裏洗裹脚。讀着她刷甕不刷甕。跳

到甕裏罵公公。著她點燈不點燈。放下燈盞洗眼睛。着她推磨不推磨。放下磨

棍啦啦尿。讀着她推碾不推碾。放下碾棍。叫喚。着她担水不担水。放下担

子去溜腿。着她掃地不掃地。放下箆帚。一溜屁。着她洗碗不洗碗。拿起碗來洗

屁眼。

(29) 粽子葉，呼喇喇。我和姐姐往老娘家。老娘見了給買花戴，鈴子見了給買粉擦。舅舅給了一瓶油。我和姐姐對梳頭。姐姐梳的光油油。我就梳了個圓繡毬。姐姐戴着金簪銀簪。我就戴着根打棗竿。姐姐騎着金馬銀馬。我就騎着個樹格杈。姐姐踏着金蹬銀蹬。我就踏着個牆窟窿。姐姐抱着金娃娃，銀娃娃。我就抱着個疥蛤蟆。讀姐姐尋了個好漢漢。我就尋了個破罐罐。提起來，我摔地兩半。

(30) 梅豆葉，四方方。騎上大馬去燒香。大馬拴在梧桐樹，小馬拴在花枝上。鞭子掛在廟門上。鞍子擱在牆頭上。開廟門。讀裏邊住着個小媳婦。讀盤着腿。

讀元允坐着椅。讀元略吧咯吧嗑瓜子。讀元一嗑嗑了個黑嘴頭。讀元允

(31) 圓蒲墩，團團轉。一轉轉到金鑾殿。香爐滿，供桌高。踏上供桌摘仙桃。吃了桃，成了仙。跟上王母去西天。西天有棵烏梨樹。常年花紅葉子綠。

(32) 下雨下雪。凍死老鼈。老鼈告狀。告給和尚。和尚念經。念給先生。先生算卦。算給蛤蟆。讀蛤蟆。泐水。泐給小鬼。小鬼磕牙。磕出二斗秕芝麻。炒炒炸炸。拿回去大家吃了牠。

以上，自(1)至(32)皆兒童謠歌。

(33) 板凳板凳落落。上邊坐着大哥。大哥出來買菜。碰見張家姐姐。姐姐出來燒香。碰見李家姑娘。姑娘出來點燈。碰見周家表兄。表兄出來買油。碰見一個孫猴。孫猴出來沒處走。連連打了幾個筋斗。

(註)此歌，係兒童遊戲時所讀。

(31) 鳳仙花，秋季開。他的顏色紫紅白。女孩採花染指甲，十指尖兒有光彩。

(註)此歌，亦兒童遊戲寫真。

(35) 蛋讀上。蛋讀。蛋同第。蛋同第。光光。蕎麥地裏放羊。打棗讀。落棗同。不着老子

吃一個。讀

(註)此爲三四歲小兒弄泥丸遊戲時所唱之歌。讀時，恒反復數次。

(36) 哽讀哽讀哽讀！天明了。雞雞上棚了。罐子裏沒來米了。孩子老婆都該起了。

(註)此爲小兒晨起時所唱之歌。唱畢自起，其樂洋洋。

(37) 拉板，鋸板。背板，賣錢。買個紅襖讀咱倆讀穿。你穿的多，我穿的少。斷打起來沒個了。

(註)保姆左手攜小兒右手，右手攜小兒左手，連唱帶動，作鋸板狀。歌至末句，左右手抱住小兒，連歌連搖，小兒自樂不可支矣。歌時，先慢後緊。

(38) 拉鋸。送鋸。老娘門上一台戲。請閨妮，叫女婿。外甥兒，偏不去。我嫌你家，尿臊氣。

(39) 拉鋸。扯鋸。老娘門前一台戲。請閨女，叫女婿。外甥女兒也想去。老娘家，沒的吃。

粗糠攪細糠。讀上聲捏了個窩窩有翅勝。撲啦啦！飛到南邊柳樹上。爐台格格裏

就留下一碗黑菜湯。讀上聲

(註)上二首，與前一首意義動作皆同。惟歌至末句時，動搖小兒態度，應照常

安詳，不可緊促。末句亦不必連讀。讀歌時，前後速度應一致。

(40) 又想啼哭又想笑。給你饅饅又想要。不要我就喂了狗。你再想要也沒有。

(註) 羣兒聚處，偶有一兒因事啼哭，俟其啼止，他兒先以言安慰之，後以此歌調笑之，不久，即歡樂如初矣。

(41) 一挖樽，二愛，耍三，四快。剛五，大六，猴七，獵八。終九，格杖。

(註) 此爲六七歲兒童捉迷藏時所念之歌。無論有若干人，按到場先後，依次排好，每人念一句。其念至格杖二字者，即爲被迷之人。格杖二字，宜大聲猛讀。

(42) 點點逗逗。王三咳嗽。可車可馬。拏刀就刮。紅布綠布。麻糖過路。銅錘鐵錘。捉住誰來算誰！

(註) 此亦兒童捉迷藏時所念之歌。法有司令者一人，立於場中，手心向上伸開；無論若干人，皆以食指伸於司令者之手心中；司令者即念此歌，先慢

後緊至末句，大聲猛讀，並急將手緊握。此時，握住某人，某人即爲被迷之人。如一次握住二人或三人，則被握之人，依次被迷。

(43) 盤盤！盤盤！盤盤！三年。三年整。烙花餅。花餅花。二百八。一對果子兩對瓜。珍珠瑪瑙滿地抓。

(註) 兒童二人或四人，席地相對而坐，坐定，以手擊足而歌，亦頗有趣。作此遊戲者，大概女子居多。

(44) 你一。我一。大年初一吃好的。你二。我二。老兩口子管家事。你三。我三。舉子連中三元。你四。我四。拏文房四寶寫字。你五。我五。五根指頭不齊楚。你六。讀我六。六月六日看穀秀。你七。我七。七月七牛郎會織女。你八。我八。八仙過海神通大。你九。我九。一九兩手藏袖口。你十。我十。十月十號國慶日。

(註) 兒童二人，備石子若干，席地對坐，忽將石子散開，忽將石子拾起，隨歌隨作，極有趣味。作此種遊戲者，亦多係女兒。

(45) 大姐，紅鞋。二姐，綠鞋。三姐，品紅；四姐，藕色。撒開銅鐘。鐵鐘。絲線花一層。

(46) 送大，走三。讀送二，走兩。讀送三，光他。送四，一把抓。撒開芍藥，牡丹。西芳蓮一竿。

(註) 上二首，音調相同。亦係兒童作石子戲時所唱之歌。其動作，頗多曲折。

(47) 你東邊！你西邊！你看老窩你趕蛋！

(註) 羣兒以木棍趕石蛋爲戲。有爭執時，司令者，高呼此歌以判斷之。

(48) 雞雞翎。跑馬城。馬城開。快把馬兒送過來！

(註) 兒童分兩隊，携手對立。此隊高呼上句，彼隊高呼下句。庶續呼畢，則呼首句之一隊中，派人至對方，作衝鋒勢。如能衝開對方陣線，即將對方之一人虜回。若不能衝開，卽作爲對方之俘虜。歌之首句，兩隊宜相互輪呼。

(49) 紅眼紅。紅眼紅。腰裏帶着眼藥瓶。走一走，抹一抹。這個紅眼累死我。

(註) 頑皮小兒，見有患目疾者，每歌此一嘲戲之。

(50) 瞎子瞎。拍螞蚱。一拍拍到割針。即有刺之灑木上，好把老子扎一扎。

(註)頑皮小兒，見無目者，每歌此以嘲戲之。

(51) 禿子禿。禿子禿。南邊種着二畝穀。雀攤，螞蚱咬。急的禿子繞邊跑。

(註)頑皮小兒，見和尚經過，每歌此以嘲戲之。

(52) 羊羔羊羔咩咩。讀腰裏帶着銅錢。怎麼帶麻繩穿。有多少？二百三。踢踢踢踢下

了山。

(註)小兒見羊經過，即高呼此歌。一唱百和，頗有手舞足蹈之樂。

(53) 牛牛帶籠頭。不帶籠頭，帶牛周帶不上，叫你舅。

(註)小兒見牛過，即高呼此歌。歌時情狀，與見羊時同。

(54) 雁雁一條線。風吹刮不斷。

(註)小兒見空中雁過，即高呼此歌。歌時情狀，與前同。

(55) 水溜溜。土人呼為水溜溜轉三遭。黃米麪，炸油糕。

(註)小兒見鷺高飛，即高呼此歌。歌時情狀，與前同。

(65)

閃上人呼螢火蟲爲閃言其光一閃一閃也其音讀元來閃來快吃青穀米撈飯來！

(註)小兒見流螢飛過，即高呼此歌。歌時情狀，與前同。由此歌，可知螢火蟲正

在小青穀收成時產生。

(57)

孩們孩們要來！一個棒槌頂出倆諺來！

(註)每日夕陽西下，有小兒一二人，在街心高呼數次；其餘年歲相當之小朋

友，聞歌即相率而出，作種種遊戲。是歌如招集伴夥之口號然。

(58)

走的走，散的散。不走不散是王八蛋。

(註)此歌與前歌正相反。乃兒童遊戲終了分散時之口號。

以上自(35)至(58)皆遊戲歌。

(59)

東風晾。西風晾。孩子吃了會上炕。東風吹。西風吹。孩子吃了會捉賊。諺

(註)母親喂小兒以飯，小兒或嫌飯熱，母即念此歌。念畢，以口吹飯，再令小兒

食之，兒即不嫌熱矣。

(60) 菜菜是好菜。孩子吃上人人愛。飯飯是好飯。孩子吃上都喜歡。

(註) 本地家家食菜飯，小兒每不欲食，兒母爲之誦此歌，以促其食。

(61) 疙疸疙疸散散！別教老姆看見！

(註) 小兒常因失足，跌成一大疙疸，保姆爲之誦此歌，以減其苦痛。

(62) 嗚嗚嗚！孩子睡。羊搗確。姑姑場裏插穀穗。插下穀穗搗黃米。搗下黃米賣錢錢。
賣下錢錢買籃籃。買下籃籃拾酸酸。拾下酸酸喂綿綿。羊綿喂下綿綿趕毡毡。孩

子睡在毡上邊。不多幾年。就長的挨著天。

(註) 此係催眠歌。保姆置孩兒於膝上或懷中，以手拍其背，口誦此歌。誦時宜

慢不宜緊。

(63) 詞詞詞剝驢駒。詞驢駒長大。變個娃娃。娃娃不着拉拉。拿個石頭砸砸。砸成麪，

烙成餅。詞吓吓吓吓吃兩嘴。詞

(64) 羊巴巴蛋，滾南坡。你是兄弟我是哥。打一壺酒，咱倆喝。喝醉來，打老婆。打的老

婆上高桌。高桌沒格磴。

讀

跌下來變個爛杏。

讀

爛杏沒核。

讀

變個牛犢。

讀

牛犢

不吃草。變個土地老。土地老不吃飯。變個鞋底片。東屋裏跑，西屋裏竄。一脚躡

拖個稀巴巴爛。

以上自

(59)

至

(64)

皆催眠歌。

(四) 戀歌

本地流傳之戀歌，不過數首；而內容亦不健全。蓋井陘人民生活困難，晝則力作，夜則酣寢，淫佚之念，無自而生；以故男女互相慕戀事絕鮮。茲覓得普通流行社會者，存抄於左。

(1) 二月二，龍抬頭。二姐上了梳妝樓。把住樓窗往下看，看不見郎哥發了愁。回頭拿起照臉鏡，對鏡心酸淚交流。

(註) 此歌表現單戀情況，頗懇切。蓋中產以上人家，每以賣女為可恥；其選擇婚配，又有門戶人物經濟力多種限制，頗不易恰得其當。而女子已達年

齡，不耐寂寞，花間月下，或不無標梅之感；然以禮教束縛過甚，故祇有攬鏡興嘆而已。

2) 心上的人兒常不在，滿眼的蠅子

土人呼蒼蠅爲蠅子

打不敗。

(註) 此首，頗可代表單戀者之心事。心上人，指其所慕戀者；蠅子，係指一般無謂糾纏者。

3) 星星月亮，哈叭狗兒^讀汪汪。不想爹，不想娘，單想媳婦給抓癢癢。

(註) 此歌，頗帶滑稽滋味，如戲曲中丑角之說白。

4) 小二姐，回娘家。半路裏摘了個小甜瓜，拿回去，哄娃娃。娃娃娃娃你別哭，咱們去找你大姨夫。

(註) 富家男子，早婚之風特甚；女大男小，往往相差八九歲。故男子方達性之成年，而妻室之紅顏已消，故往往有得隴望蜀覬覦其妻妹者。閱此歌可

見一斑。

(5) 露水夫妻

非夫妻而姘合者俗謂之露水夫妻 格夥

兩家合夥做一件的牛。斷了繩索兩開頭。幾

時蹬了蛋。你有你的老婆。我有我的漢。

(註) 有夫之婦，與有婦之夫，私相姘合，可以謂之淫奔，而不得謂之戀愛；界限

甚明，不容牽混！

(五) 農歌

井邑農歌，大都寥寥一二語，純係赤裸裸寫實文字，無文學價值可言。又有單詞隻句之農諺，攙雜其間，更單調無趣，不應與歌謠混爲一體。但以其爲農民經驗之結晶，與民衆生活，大有攸關。故拓開一格，用裨參考。不過歌中月令，仍係沿用廢曆。刻下國曆業已通行，如欲施用，應行加以改鑄。不然，將成古董，祇作農歌史觀而已。茲就本地農歌農諺詳加分析，大抵不外「耕耘」「播種」「收穫」「天象」「民生」「日常工作」「衛生」「農家副業」「農人常識」若干類。具錄之如次：

(1) 耕地看柁頭。擦地看牛頭。種地看耨斗。

(註)作事不論大小，皆有一定準則。耕地，擦地，種地，雖係小道，亦自有準則可循。

(2) 早晨鋤地趁涼爽。正午鋤地趁太陽。

(註)晨起空氣爽潔，工作有精神。正午日光暴烈，鋤下之草，可立刻即死。

(3) 乾鋤穀子濕鋤麻。不乾不濕鋤棉花。

(註)農人不但要辨土會，相土宜，還要順物之性。此第舉鋤地一事言之耳。

(4) 乾摟小黍濕摟豆。撲涼撲淋摟小豆。

(註)苗初生時，以小鋤鋤之，俗謂之「鋤地」。長大後，以大鋤鋤之，俗謂之「摟地」。撲涼撲淋，下小雨也。

(5) 早鋤一頓。強如使糞。

(註)鋤地能使土質疏鬆；禾苗之根，容易發育滋長；且能容受多量之水分，禾苗得以經久不早。以故早鋤一日，禾苗即早長一日。故曰強如使糞。

夫阿鼎元米 卷一 終
(6) 伏天的草撥刺倒。

(註) 伏天太陽炎烈，草一鋤下，移時即死。故曰「撥刺倒」。或曰撥刺倒，應作「不拉倒」。因草在伏天，生長力極大，今日鋤去，明日復生，隨鋤隨生，生不已；然則謂之不拉倒，亦宜。

(7) 伏天除破皮，抵住秋後耕一犁。

(註) 伏天多雨，鋤過之地，能吸收多量水分，禾苗得益無窮。故云。此歌，與上早鋤一頓強，如使糞同意。

(8) 耕三耙六鋤八遍。

(註) 此即古人「易其田疇」之意。或曰：「耕散耙溜鋤打遍」亦通。

以上皆關於耕耘者。自(1)至(7)爲農歌；(8)爲農諺。

(9) 三月三的葫蘆，一啣嚕。

(註) 一啣嚕，言多也。舊曆三月三，約在清明前後。蓋種葫蘆，以清明前後爲最。

適宜故云。

(10) 穀雨前後。安瓜點豆。

(註)按：安瓜點豆句，在縣北有棉之區，即傳爲「安花點豆」花，即棉花。可知棉豆及瓜，皆可在穀雨前後下種。

(11) 棗發芽。安棉花。

(註)考棗樹發芽，多在穀雨前後。

(12) 穀雨早，小滿遲。立夏的棉花正應時。

(13) 小滿的花。不回家。

(註)合觀上一二首，可見立夏正應種棉。太早，則氣候尙寒；太晚，則期限促迫，不得充分發育。

(14) 頭伏蘿蔔。二伏菜。到了三伏種蕎麥。

(註)蘿蔔，指萊菔言。菜，指紅蘿蔔及蔓菁言。三物如下種太早，則萊菔及紅蘿

夫四縣志卷之十 雜錄
葡萄恒出莖，其根肉內部，組織鬆懈，人不能食；蔓菁之根肉內部多筋，人亦不樂食之。若下種太遲，則三物之根部不能發達，產量又減少矣。蕎麥，性頗耐寒，下種不妨稍遲。但邑民以其根杈不能肥田，多不喜種植；必俟時令已屆三伏，種其他禾稼皆不能成熟，始種蕎麥，以資補助。

(15) 要想蘿蔔大。五月把子下。

(註) 上首係通例；此係特例。蓋此乃刈麥後，種晚穀或菜豆時，以蘿蔔種攪入穀或菜豆中。俗稱爲「莊稼地裏帶菜」。收穫莊稼時，留長若干日，俟種麥時，再拔回。

(16) 二伏有雨多種菜。三伏有雨多種麥。

(註) 井邑民食，以糠菜爲主要品。二伏，正爲紅蘿蔔蔓菁等播種期。此時倘遇甘雨，各菜得以多種，禦冬不患無旨蓄矣。三伏之雨，俗稱爲「麥子根」。意謂此時倘得多量之雨，將來至種麥時，土質尙未乾燥，麥苗自能發育齊。

全也。

(17) 麥子不得九月節。指寒露言但怕來年二月雪。麥子得了九月節。不怕來年二月雪。

(註) 晚麥不還家，固矣。然使播種太早，來春發育，亦必過早；不幸二月有雪，麥之收成必大減。換言之，倘能應時播種，則麥根入土深，經冬不致凍死；來春發育，亦不至過早；總令二月有雪，可無妨礙。

(18) 參不落，地不凍。有騾子有馬總管種。

(註) 此指種麥言。參星之出沒，由春而夏，依次漸遲；由秋而冬，依次漸早。當霜降至立冬間，晨起時，參星正在將落未落；此時節令雖晚，尚可種麥。若過立冬後，晨起參星已沒；此時地皮已凍，雖晚麥亦不能種矣。

(19) 栽蒜不出九。

(註) 本地栽蒜期，約在驚蟄後二三日；距冬至約七十七八日。正在九九中。故云不出九。

丹陽縣志卷之十
二十四
(20) 清明高粱小滿穀。

(註) 此指種高粱種穀而言。

(21) 種黍晚麥不還家。

(註) 五穀中，惟黍之生長最速。播種太早，則他禾皆未熟，獨黍先熟，易爲鳥類所傷損。又種麥期，以寒露節爲最適宜；過寒露後，則根入土不能深，經冬恐有凍死之虞；總未凍死，來年亦不易發達。

(22) 秋分麥入土，寒露正應時。

(註) 種麥，以寒露節爲最適宜。最早，亦應在秋分後。

(23) 社前社後麥交窩。

(註) 立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此指秋社言。一戊，十日。立秋後五戊，正當秋分白露間。此時恰應種麥。麥交窩，猶云麥入窩也。

(24) 立秋三天種白菜。

(註)俗傳：種白菜如不應時，不能裹心。

(25) 麻黃種麥；麥黃種麻。

(註)麻，有種有晚。種麻，處暑後即熟。晚麻，至白露或秋分始熟。正爲種麥期。麥熟於芒種節後，正爲種麻期。

以上皆關於播種者。自(9)至(18)爲農歌；自(19)至(25)爲農諺。

(26) 立夏見麥芒。芒種麥登場。

(27) 芒種不開籬。不過三五天。到了夏至麥莖乾。

(註)時屆芒種，開始有刈麥者。過芒種三五日，田中之麥，完全成熟，家家刈之矣。其或因特殊關係，已屆夏至，尙未收穫者，恐麥莖既乾，麥穗觸手即落，欲再收穫，事倍功半。

(28) 立秋瓦屋。穀長胯骨。

(29) 立秋靠住錢。還有半年。

(註)穀苗至立秋節，能掩蓋畦隴，將來收穫時，尚可長至二尺餘高。若至立秋節，穀苗才出地一二寸，以後雨量苟能調勻，年景尙可有二成半之希望。

(30) 六月六。見穀秀。七月七。吃新米。

(註)廢曆六月六，多在初伏；七月七，多在末伏。種穀中之小青穀，收成最早；在末伏內，或可舂成米而食之。

(31) 白露不秀。寒露不收。

(32) 白露不出頭。割了餵了牛。

(註)白露距寒露僅一月。如白露不出穗，寒露自難收穫。又寒露，爲麥子播種期；屆寒露而猶未成熟，自當割去餵牛，以待種麥，不可兩相耽誤也。

(33) 天河調角。吃上北瓜、豆莢。

(註)按：天河調角，已至立秋去暑之後。正豆果菜蔬成熟之期。

(34) 七月十五紅圈。八月十五動竿。

(註)此指紅棗言。紅圈者，即其蒂芥處先紅，成紅圈模樣。動竿，即實際摘果也。

(35) 蠶老四十五。

(36) 姑姑

上人名 蠶為姑姑

不吃五月桑。

(註)蠶之躰卵期，約在清明節後，谷雨節前；其作繭期，至晚不能出小滿節。小滿節，在舊曆爲四月中。故云不吃五月桑。

(37) 李子不受伏天的氣。

(註)李之成熟期，約在夏至小暑間；故云。

(38) 瓜老四十五。

(39) 去暑拔麻摘老瓜。

(40) 去暑捆掃帚。

(41) 去暑見新糧。

(42) 去暑割黍。

(43) 去暑十天確割穀。

(註) 去暑，爲農家開始收穫節令；然亦僅就種莊稼而言。

(44) 七月十五的核桃，滿仁。

(註) 核桃之成熟期，在處暑節後，白露節前。舊曆七月十五，約在處暑前後。滿仁，言已成熟也。

(45) 霜降柿子寒露棗。

(註) 詳考節令與事實，恰相符合。

(46) 小雪拔白菜。

(註) 白菜，非至秋後不裹心。古人云：『秋末晚菘。』蓋時愈晚，色愈白，味愈佳。本地收穫白菜，不但至秋末，而且在冬初，非無由也。

以上皆關於收穫者。自⁽²⁶⁾至⁽³⁴⁾爲農歌；自⁽³⁵⁾至⁽⁴⁶⁾爲農諺。

(47) 春打六九頭，賣了皮襖買個牛。

(註)時屆立春，天氣漸暖，距耕地期漸近。此時，皮襖已無大用，賣之而買牛，因時制宜之道也。

(48) 驚蟄地透。

(註)時至驚蟄，大地已帶陽春氣象。此後農民平糶束作，又恢復其勞苦生活矣。

(49) 九盡楊花開。

(註)從冬至日起，爲屬九。九盡，在驚蟄春分間。正是柳絮開放時。

(50) 小雪凍地；大雪又河。

以上皆關於時令者。(47)爲農歌，自(48)至(50)爲農諺。

(51) 星星稠。滿街流。

(註)星宿稠密，乃雨量多空氣新之故。按此句，當爲滿街流，星星稠。今倒果爲因，亦正見農人之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52) 缸穿裙，山戴帽。螞蟻搬家蛇過道。

(53) 蛤蟆叫，水甕津。既然不信拔麥根。

(54) 狗吃草，甕打津。看看老天爺陰不陰。

(註) 合觀上三首，山頂有雲，其爲有雨之兆，不待言矣。若水缸津潤，麥根滋長，

亦皆空氣飽和之現象。故多雨。惟螞蟻搬家，蛇過道，蛤蟆叫，狗吃草，其理尙

難明白解釋；或者係一種本能反射作用歟。

(55) 雲彩往東。一陣風。雲彩往西。水和泥。雲彩往南。水連天。雲彩往北。一陣黑。

(註) 渤海。在本地東北。故雲往西或往南，均爲下雨之象。若往東或北，則無雨。

(56) 黑吃紅。雨等不到明。紅吃黑。雨下不到黑。

(註) 黑，指雲；紅，指日。雲蔽日，將雨之象；日出雲中，將晴之象。

(57) 雲彩吃虹。下的沒了量。虹吃雲彩。下的沒成色。

(註) 雲吃虹，謂將晴而復雨；虹吃雲，謂方雨又晴。沒了量，言無量可容；沒成色，

言不能成事。此與前首同意。

(58) 東虹雷，西虹雨。南虹賣兒女。北虹過來，三個錢一斗米。

(註) 早起西虹，晚起東虹，皆雨後之現象；並非先虹而後有雷雨。本地既不在赤道南，焉得有南虹。正午日當中天，縱有北虹，本地居北緯三十餘度，何由看見。此諺全無理由。但流傳已久。姑抄存之。

(59) 雙耳晴，單耳陰。三環套日動刀兵。

(註) 雙耳單耳三環套，與起虹同一理由。惟晴陰刀兵之說，殊難索解。

(60) 八月初一下一陣。旱到來年五月盡。

(註) 此首亦無理可解。因流傳已久，姑抄存之。

(61) 八月十五雲遮月。準備來年雪打燈。

(註) 前人解釋此歌，皆就氣候上立論。或因氣候，涉及年景問題。牽強附會，令人終究莫明其妙。按：中秋元宵，皆鄉人最娛樂之佳節；如時屆中秋，因有

雲或雨不能賞月，人必索然寡興；於是又聯想至來年燈節如再遇雪，豈不更令人寂寞。此係娛樂問題及心理作用；與農事毫無關係。

(62) 九月九晴。一冬溫。九月九陰。一冬冰。

(63) 九月九，至十三。不下雨，一冬乾。

(64) 重陽無雨一冬晴。

(註) 上三首，皆不能解釋。因流傳已久，姑存之。

(65) 東風下雨西風晴。

(註) 本地位於渤海之西，太行山之東。故東風來，可望有雨；西風來，則否。

(66) 早看東南；晚看西北。

(註) 早晨，太陽在東南；晚上，太陽在西北。太陽所在之處，如有雲蔽之，乃將雨

之象。

(67) 早燒連陰晚燒晴。

(註)早燒，乃日將出時帶有水氣之象；故多連陰。晚燒，則雲收日出之象；故多晴。

(68) 淋了伏頭，下到伏尾。

(註)陰陽和，而後雨澤降。一切禾苗，在伏天正需多量水分。伏頭下雨，是氣候調和之象；伏中或不致缺雨。

(69) 冷在三九，熱在三伏。

(70) 九九有風，伏伏有雨。

以上皆關於天象者。自⁽⁵¹⁾至⁽⁶³⁾爲農歌；自⁽⁶⁴⁾至⁽⁷⁰⁾爲農諺。

(71) 一九，二九，在家孤朽。不舒展之狀三九，四九，凍破杵臼。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六

十三，行路的人兒把衣擔。八九連九九，從此犁牛遍地走。

(72) 冬至屬一九。兩手藏袖口。二九一十八。口中似吃辣。三九二十七。見火親如蜜。

四九三十六。關住門子把爐守。五九四十五。開門尋暖處。六九五十四。楊柳的

皮色發細緻。七九六十三路上行人把衣擔。八九七十二柳絮兒長上翅。九九八十一。以後農夫該早起。

以上二首，係關於氣候者。

(73) 收花不收花。單看正月二十八。

(註) 俗謂正月二十八日，天氣清明，收棉花；語甚無稽。惟流傳已久，姑存之。

(74) 二月雷。麥孤堆。

(註) 雷，爲雨之先兆。麥得春雨，生機暢遂，將來收穫必多。孤堆，猶言一大堆。

(75) 三月三的風，四月四的雨。麥子黃疸穀子秕。

(註) 麥，在三月喜雨，四月喜風；如三月風，四月雨，正合黃疸菌之繁殖。至穀子

秕一說，則又不可解矣。

(76) 有錢難買五月早。六月連陰吃飽飯。

(註) 五月麥正登場，禾苗弱小，不喜過量水分。六月禾已成稼，正需多量水分。

(77) 六月初一龍滴淚。新糧定比舊糧貴。

(註) 此亦無稽之說。因流傳已久，姑存之。

(78) 屬伏不起塵。起塵餓殺人。

(註) 起塵，爲無雨之象。伏天禾稼正需水分，塵起，自難望其豐稔矣。

(79) 雨灑塵。餓死人。

(註) 雨灑塵，乃天旱之象。

(80) 爛豆子，熟麥子。爛麥子，熟豆子。

(註) 豆之收穫期，在七八月間。如雨量過多，則易霉爛。然正合小麥成熟條件。

反之，麥之收穫，在四五月間。如此時雨量過多，亦易霉爛。然正合豆之成

熟條件。

(81) 雪壓燈山。狗吃乾飯。

(註) 燈山，爲點綴舊歷元宵節之設備。元宵節，約在立春至驚蟄間。斯時如降

大雪，則春苗播種較易，爲豐年之預兆；狗亦有吃乾飯之希望矣。

(82) 春雨貴如油。

(註) 春日有雨，田間植物，皆得暢其生機。但本地多山，夏季尙無充分之雨量，何況春日？偶而降雨，人皆視爲珍寶。豈僅貴如油哉！

(83) 春冷麥不收。

(註) 天氣寒冷，麥苗之生機，不能暢達。

(84) 雪流成河麥不收。

(註) 雪量過大，春日猶壓置田隴，麥苗不易發育。迨天氣稍暖，晝雖融解成河，夜間仍復結冰；麥之受害更大。

(85) 麥收八十三場雨。

(註) 八月有雨，麥可普種。十月有雨，麥根必能深入地中。三月有雨，麥不受旱，不患不能豐收矣。

(86) 麥收三月雨，穀收七月風。

(註) 本諺第一句，與前首同意。七月宜多微風，不然，則黑穗菌繁殖恒多。

以上皆時令天象氣候與農事之關係。自⁽⁷³⁾至⁽⁸¹⁾爲農歌，自⁽⁸²⁾至⁽⁸⁰⁾爲

農諺。

(87) 窮不怕，富不怕，半拉緊扎活累煞。

(註) 近年社會生活，程度日高，富者有財可恃，窮者有力可恃，故皆不怕。惟半窮不富者，既無資財，又無氣力，不能大，又不能小，真是活活累煞！

(88) 天河朝東朝西，家家預備棉衣。

(註) 入暮時，天河朝東朝西，正屆寒露霜降間，故須趕緊預備棉衣。

(89) 去暑寒驢土人名，至嚇了窮人一大跳。
婢爲寒驢

(註) 本邑不產棉，衣料皆購自平山或獲鹿兩邑，故每至處暑節後，一般窮人，

不但怕餓殺，又怕凍殺矣。

丹陽縣志卷之十一
第九
(90) 三紅一黑都不怕。就怕霜打眉豆架。

(註) 此歌與前一首同一意義。三紅，謂紅棗，紅柿子，紅辣椒。一黑，謂黑棗。古名羊棗。三紅一黑成熟期，皆在霜降前。至霜打眉豆架，則時令將屆立冬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窮人焉得不怕耶？

(91) 零打油，整打鹽。家裏不放燒酒罐。

(註) 寥寥三句，確係富有經驗之治家格言。然亦可見井陘民生窮苦之一斑。
(92) 想受累，請拔會。想生氣，供一班戲。想打官詞種稻地。

(註) 請拔會，詳見風土章禮俗節好儲蓄項下請會一款。種稻地，詳見地理章河流節。至供戲一事，邑民亦頗有此嗜好。

(93) 想吃白麪泥裏陷。想吃大米水裏見。吃小米也得多出汗。

(註) 種麥時，地愈濕愈好；故曰泥裏陷。養種稻田，日日生活於河水中；故曰水裏見。至禾穀一物，需工更多；古詩中有「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之

句，正是多出汗之證。

(64) 東潑散。西潑散。一畝地裏打八石。

(註) 農人在田間吃飯時，恒以米粒向四方亂撒；謂之潑散。蓋有祭祀鬼神，求其呵護之意。

(65) 伴種地。夥安瓜。一個院不要住兩三家。

(註) 此歌，與生產合作社之原則，似乎不合。但現在社會組織，尙未完備，個人如欲避免口舌，過自在生活，實非講求獨立不可。篇中三句，以不要二字貫住，慎勿誤解！

(96) 糖瓜祭竈。新年來到。閨女要鞋，小子要帽。老婆子還要二百綿胡桃。

(註) 讀此歌，可見家主之責任，不易擔負。

以上皆關於民生問題。

(97) 好漢子別忘了秋天耕地。好老婆別忘了伏天納底。

(註)秋日禾稼收穫後，如及時耕田，則地力得以長期休息；至來春任種何物，必特別發達；較春耕之地，相差頗鉅。又本縣道路崎嶇，農人所著之鞋，非堅固不可。伏天氣候濕潤，此時製成之鞋底，特別堅固；逾時則不能也。

(98) 晚上下雨白天裏晴。給來長工個不放鬆。

(註)夜雨晝晴，工作毫無妨碍；故長工不能休息也。讀此歌，一方面可證爲長工者多服務不力；一方面可證僱長工者多待人刻薄。

(99) 陰天下雨長工歇。放牛羊的小子造下孽。

(註)本地習俗，夏季牛羊不下山坡，晝在山坡食草，夜在山坡露宿；牧人在此時期，生活頗苦。

100 莊稼不使糞。瞎和人家混。

(註)田之需糞，猶人之需食；人不得食不能生，田不得糞不能長。惰農不知造肥，徒希望其禾稼之發達，豈可得哉。

101 糞大水勤不用問人。

(註)上農所治之田，肥料既多，水分又足；將來結果，未有不勝人者。

以上皆關於農家日常工作問題。

102 早飯要早。午飯要飽。晚飯少吃，不吃也好。

(註)可與現今衛生家廢止朝食論參互對証。

103 春暖秋凍。不害雜病。

(註)春暖，言春天脫棉衣不可太早。秋凍，言冬天穿棉衣不妨稍遲。

104 桃飽；杏傷人；李子樹底下抬死人。

(註)此言食桃於人無害，不妨多食；若多食杏，則有害；多食李子，其害甚大。

以上關於衛生問題。

105 家有一盤連軸轉。不愁沒飽飯。

(註)連軸轉，指水磨言。

106 牝牛下牝牛。不多幾年一大溜。

(註) 牝牛二歲即能產子。若牝牛復產牝牛，其生殖之速，實令人可驚。昔陶朱

公教人以五牲致富，洵不誣也。

108 貓三；狗四；豬五；羊六；

(註) 此言各物之懷胎期。貓，三月而生。狗，四月而生。豬，五月而生。羊，六月而生。

107 鷄；鷄；二十一。鴨；鴨；二十八。

(註) 此言其孵卵期。鷄，二十一日而雛出。鴨，二十八日而雛出。

109 養花不如養柳；養鳥不如養鷄。

(註) 養花養鳥，皆資產階級消遣之事；祇能消費，不能生產；與實際生活問題，

關係不大。至養柳養鷄，皆農民副業，純屬生產方面之事；其價值，勝於養

花養鳥萬萬倍。

110 南棗北柿子。

(註)此就產地及土宜言。本地南北區皆產棗柿。但南區之棗，佳於北區之棗；北區之柿子，佳於南區之柿子。

111 桃二杏四梨五年。花紅果子七八年。

(註)此言其結實期。花紅果，即沙果。

以上若干首，爲農家副業問題。自¹⁰⁵至¹⁰⁷爲農歌；自¹⁰⁸至¹¹¹爲農諺。

112 辰土人名。高辰星爲辰。晌午鋤田。參晌午過年。

(註)參商二星，躔度恰相錯綜。參出，商沒；商出，參沒。舊曆七月，日落后，商星在正南；是時恰爲鋤田時期。至正月，日落后，參星在正南；是時恰爲過年時期。

113 天旱鋤田。下雨澆園。

(註)天旱鋤田，地既不畏踐踏，草亦易盡。下雨澆園，水分易於入地，費力少而成功多。

114 大旱三年。且莫隨雨種田。

(註)隨雨種田，其弊甚多。約言之：¹能使土壤之集合惡化。²種子發芽，將生不良效果。³草與苗同時生長，耘田時，費力多而成功少。故雖大旱三年，亦不可隨雨種田也。

115 家有千頃地。少種黍和稷。

(註)井邑民諺有「糠菜半年糧」之句。黍稷之糠殼，不合食用。本地人民，家家收養牲畜。大黍稷與稷，均不能飼畜。小黍稷雖能飼畜，但質軟而量少，較穀稽相差甚鉅。故少種黍稷，實合農業經濟條件。

116 種地種黑。十年九得。

(註)黑，謂小青穀黑黍之類。此類成熟最早，俗名爲「六十日還倉」。

117 不歪脖的「鐵燈盞」。一歪脖便打石二三。

(註)鐵燈盞，穀之一種。穗短而粗，如蠟燭然。故名。

118 六月的韭。臭死狗。

(註)韭有歇伏之說。蓋將屆開花結子期，故其味不佳。或曰，韭之爲物，不易消化。惟在春初，芽嫩而味鮮，故人多喜食之。秋末刈而復生之韭，亦尙可食。至於夏季，韭老多柴，且此時各種菜蔬甚多，人對於韭菜，無過問者。謂之臭死狗者，極而言之耳。

119 立了秋。高矮一齊揪。

(註)此係種棉之法。棉長至立秋節後，應隨時去其頂尖。揪，卽去其頂尖之謂。

120 高粱晒了米。讀 腫了嘴。讀

(註)臭蟲，性喜熱畏冷。夏季妨人安眠，討厭異常。入秋以後，便漸見減少矣。

121 正月茵陳二月蒿。三月四月當柴燒。

(註)茵陳才發芽時，泡酒飲之，色味甚佳。至二月以後，便不能泡酒矣。

122 蕎麥不能納糲。閩女不能養娘。

(註)本地人不喜食蕎麥，故不重視之。又本地重男輕女之風特甚，故二者連類言之。

123 蒜見蒜。一包麪。梨見梨。一梁泥。

(註)此言儲蓄之法。蒜與梨雖能久放，但舊蒜與新蒜，舊梨與新梨，仍不能銜接。

124 風刮麪。眼不見。

(註)此就晒麪時言。

125 好地十年有一丟。壞地十年有一收。

(註)邑諺有「十年高下一般平。」意與此同。

126 家有三裝寶。「醜妻」「下地」「破皮襖」。

(註)醜妻，多貞。下地，不值錢，無人過問，容易保守。破皮襖，賊人不偷，亦可將就。

禦冬。

127 莊稼人生的俏。越貴越不糶。

(註)二語，言農人對於經濟常識太缺乏。

128 逍遙的買賣，緊急的莊稼。

(註)農事最忌散緩。耕種鋤刈，無一事不應緊急。稍一散緩，必至失敗。

129 地許閒；人不許閒。

(註)與上首下一句同意。

130 鋤頭上有水；杈頭上有火。

(註)上句，指鋤地言。地愈鋤，愈能多受水分。故云鋤頭有水。下句，指翻場言。杈，爲翻場之具。刈稼於場，愈翻愈乾。故云杈頭有火。

131 馬不得夜草不肥。

(註)馬，食量最大。非夜間多餵不可。或云：『馬最喜食野草；食之久，必肥。夜草，

當作野草。』亦通。

132 凍葱；暖蒜。

(註)此言儲蓄之法。葱畏熱，應置於稍冷處。蒜畏冷，應置之稍暖處。

133 穀三千；麥八十。

(註)此皆就一穗言。豐稔之年，穀一穗有三千粒；麥一穗有八十粒。

134 蠶一時；麥一晌。

(註)此就將成熟未成熟時言。蓋蠶麥兩物成熟與否，只爭一時一晌。此刻尙

未成熟，逾時視之，已成熟矣。

以上關於農民常識問題。自₁₁₂至₁₂₇爲農歌；自₁₂₈至₁₃₄爲農諺。

方言。

井陘萬山叢錯，在昔正太路尙未開闢，境內以道路崎嶇，交通難免阻隔；故關於文字之讀音，言語之語詞，若細加分析，一邑中不下十餘種。然試以本地方言爲單位，與他處比較，則又自具有特殊之點。茲就本邑方言，分「讀音」「語詞」兩項，叙

述之如次：

(一)讀音。邑人對於文字之讀音，除東南東北兩區毗鄰獲鹿平山各鄉外，多半不甚正確。今以國音爲根據，特將本邑讀音之普通錯誤，分製七表，並附加說明，以備參考。

甲

表

ㄨ	ㄨ
---	---

奔盆門分根懇痕今禽欣賞陳中人怎音溫云十

或

崩朋盟風更肯亨京卿行爭程生仍增英翁庸一十

甲表所列ㄨ母，係本邑普通缺乏之一韻。故凡遇ㄨ韻，多誤讀爲ㄨ。例如讀奔爲崩，讀盆爲朋等是。其有矯枉過正者，則又將本應讀ㄨ之字，誤讀作ㄨ。如崩讀奔，朋讀盆。又ㄨㄨㄨㄨㄨ 六聲母，與ㄨ相拼，則成登騰能稜層僧等字；若與ㄨ相，則有音無字。而邑人不察，往往亂讀。凡此，皆本邑所應特別注意者也。

乙

出
子
尸

1

朱渣著債爪宙戰張正十
租雜則再早奏贊臧贈一
或一
十

2

初察綽柴巢臭廩昌早十
粗擦錯才曹湊參藏層一
或一
十

表

ㄇ
ㄣ
ㄨ

3

書殺澀矚拍獸山傷生十
蘇甫塞賽騷噉三桑僧一
或一
十

乙表所列出子尸三聲母，本邑有誤讀爲ㄇㄣㄨ者。例如朱，讀租；初，讀粗；書，讀蘇等是也。然亦有讀租爲朱，讀粗爲初，讀蘇爲書等之謬誤者。前者，近於天津之讀音；後者，近於堯山邯鄲一帶之讀音。衡以國音，皆屬不合。

丙

ㄇ
ㄣ
ㄨ

1

集如就尖將精
急結舊堅姜京

焦
覺

表

ㄩ	ㄨ
ㄨ	ㄨ
ㄨ	ㄨ

3

2

七切秋千牆青
起怯求牽強輕
西寫修先祥星
希協休閑香行
學 小 卻 俏

丙表所列ㄩㄨㄨ三個合音字，本邑往往讀作ㄩㄨㄨ之合音字。例如讀

姐爲結，讀切爲怯，讀寫爲協等是也。此項讀法，與北平土音無異。不過就國音

而論，總以改正爲宜。至於讀焦爲覺，讀俏爲却，讀小爲學，則純係本地土音。不

可不亟爲注意！參己表說明內焦
借小三字讀音

表 戊 表 丁

ㄨ	ㄨ
ㄨ	ㄨ
ㄨ	ㄨ

丁表四韻母，上列二韻，讀時要下放；其音抑而長。下列二韻，讀時要上收；其音揚而短。而邑人讀之，均失之太平。故與外人接談，往往致人誤會。

戊表所列二韻，讀時，要上收，讀九時，要下放；其音均宜稍短。而邑人讀之，均失之平而且長。

己

表

ㄣ

ㄣ



己表所列ㄣㄣ兩結合韻母，他處亦有混淆不清者。不過普通多以ㄣ之音讀作ㄣ。例如脚，讀絞；嶽岳藥約等字，讀拗。邑人讀脚藥約等字，頗正確。讀嶽岳字，亦作拗。又讀角爲蛟，讀却爲巧。如此之類，雖不合國音，然在他處人聽之，尙不詫異。惟讀要爲約，讀標廳苗刁調了絞橋烏曉焦俏小等字，其韻不用ㄣ，而用ㄣ。此則純粹土音，亟應從速改正。本說明內焦俏小三字參石丙表

庚

表



庚表所列ㄣㄣ等十一聲母，與結合韻母之拼成之字，在本邑普通土語中，大都遺去ㄣ音。如對讀ㄣ，退讀ㄣ，內讀ㄣ，累讀ㄣ，墜讀ㄣ，吹讀ㄣ，誰讀ㄣ，銳讀ㄣ，醉讀ㄣ，崔讀ㄣ，雖讀ㄣ。故與他處人對話，人往往難解。

附注：本書所云國音，係以民九公布之國音字典爲標準，衡以國語羅馬拼

音未能盡合。特此聲明。

(二)語詞

邑人日常言語間所用之語詞，大都有意義可解。然亦有無意義者；甚或祇有其音而無其字者。茲就本地所有語詞，分爲「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助詞」「感歎詞」七種，一一敘述於左：

甲名詞

爹 邑俗普通呼父爲「爹」。按南史梁始興王憺傳：「詔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爹之稱，始此。

伯伯 邑之西北部，有呼父爲「伯伯」者。按集韻：「吳人呼父曰爸。」正字通：「夷語稱老者爲八八。或作巴巴。後人因加父作爸爸。」邑人稱父爲爸爸者，偶一有之；不多見。然伯伯，確爲爸爸之轉音。

娘 邑之北部，普通呼母曰「娘」。按：娘字，從女從良。說文：「良，善也。」廣韻：

「賢也。」女子天性，什九褊隘；然對於所生之子女，未有不賢良者也。

奶 邑人呼母爲奶者，亦居大多數。按：奶，乳也。子女食母乳，始得成長。呼母爲奶，不忘本之意。

嬖嬖 邑之西北部，呼父曰伯伯，呼母曰嬖嬖。按：集韻：「嬖，母被切。音靡。女字。」字，有孕義。又嬖嬖，亦媽媽之轉音。博雅：「媽，母也。」

牙 邑城附近，呼母爲「牙」。按：小兒初學語時，最先呼母，其聲爲「牙牙」。司空圖文：「女則牙牙學語。」邑人呼母爲牙者，當係沿此而來。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嚙牙 境內鳳山一帶，有呼母爲「嚙牙」者。此與呼母爲牙，同一旨趣。

爺爺 邑俗普通呼祖父曰「爺爺」。按：玉篇：「爺，以遮切。俗呼父之稱。」古木蘭辭：「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爺爺，卽爺之爺也。

娘奶
娘娘

邑人凡呼母爲「娘」者，必呼其祖母爲「奶奶」。凡呼母爲「奶」者，必呼其祖母爲「娘娘」。按：奶，卽奶之奶；娘娘，卽娘之娘。所以交互稱

之者，習慣如是，未必有何深意也。

哥哥 邑俗普通呼兄曰「哥哥」。按廣韻：「哥，古俄切。今呼爲兄也。」白居易祭浮梁大兄文，稱大哥。哥哥，有親之之意。

兄弟 邑俗普通呼弟曰「兄弟」。按元史：「秦定帝即位，詔云：諸位哥哥兄弟，每也都理會的。」蓋稱弟曰兄弟，北方人之久矣。

姐姐 邑俗普通呼姊曰「姐姐」。按說文：「今俗弟呼女兄曰姐。」重言之，親之也。

姊妹 邑俗普通呼妹曰「姊妹」。按爾雅釋親：「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今以姊妹專稱妹者，亦猶兄弟專稱弟也。

媳婦 邑俗普通稱子之妻曰「媳婦」。按元史裕宗徽仁裕聖皇后傳：「世宗每稱之爲賢德媳婦。」字本作息婦。

室婦 邑南柿莊一帶，稱子之妻爲「室婦」。按王彥輔塵史云：「今之尊者

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者，亦然。而不學者，輒易之。曰息婦。又曰室婦。是室婦之名稱，古人已有行之者矣。

嗣婦 邑之東南區一帶，稱子之妻爲「嗣婦」。按玉篇：「嗣，續也。繼也。」書大禹謨：「罰弗及嗣。」嗣，謂子也。嗣婦，猶云子婦也。

二又 邑之西北部如南北峪一帶，邑之東北部如南北平望一帶，稱子之妻曰「二又」。蓋二又，爲媳之轉音。爲邑人稱名辭時普通語尾。

妮子 邑人謂女子爲「妮子」。按王通叟詞：「十三妮子綠窗中。」惟普通呼婢爲妮。本地則泛指女子言。

丈人 邑人通稱妻父爲「丈人」。按漢書：「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行。」其時，漢以女妻單于，故有此稱。是爲妻父稱丈人之始。

姘

邑人通稱叔母爲「姘子」。舅母爲「姘子」。按目前集云：「經傳中無姘與姘字。姘字，乃叔母字二合呼。姘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野客叢書：「

俗呼叔母曰媼，始於北宋時。』集韻：『媼，巨禁切。俗謂舅母曰媼。』

親家 邑人於女之翁，媳之父，皆稱「親家」。按唐書蕭嵩傳：『男女兩姻家相呼，男曰親家翁，女曰親家母。簡稱，則曰親家。親，作去聲呼。』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本邑方言，親正讀去聲。

人主 邑俗稱男子之外祖家，女子之母家，曰「人主」。男子死，必俟外祖家人至，始能殯葬；女子死，必俟其母家人至，始能殯葬。謂之人主者，言子或不孝其親，外祖家有權干涉之；姑或虐待其媳，母家有權干涉之也。

財主 邑人謂富室爲「財主」。按周禮：『凡民同貨財者。』注：『財主出債與生利。』世說：『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財主之名稱，蓋由來已久。

好過主
饑荒主

邑人通稱富家爲「好過主」，貧家爲「饑荒主」。其意蓋謂富家經濟充裕，光景永久快活；而貧家則無論年景若何豐稔，彼亦生活艱窘，如

遇凶年也。

傢伙山 邑人稱人之粗魯者爲「傢伙山」。按：農工所用之器具，俗名傢伙。業農工者，多半粗魯。傢伙山，粗魯之象徵。

璞子 邑人謂人之過於忠厚不靈活者，曰「璞子」。按廣韻：「璞，匹角切。玉璞。」韻會：「玉素也。」玉篇：「玉未治者。」皆有質美而未經雕琢之義。木邑讀蒲好切。

麪糊鍋子 邑人稱人之作事糊塗者，曰「麪糊鍋子」。按癸辛雜志：「真西山負一時重望。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於是爲諺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眞直院。』」及人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爲義。愚民無知，乃以爲不切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麪。」本邑方言，蓋本於此。

促壽 邑俗有以「促壽」二字詈人者。意蓋謂其所行有損，依舊日積不善有餘殃之說，理應天折也。或曰：促壽爲「畜生」之轉音，亦甚切當。

壞蛋

邑俗謂惡人曰「壞棗」亦曰「壞蛋」。蓋棗與蛋皆人所樂食之物。

既壞則人必棄之。人而壞則他人亦必視如壞棗壞蛋。未有不棄之者也。

破鞋 邑俗謂淫婦曰「破鞋」。按孟子有「猶棄敝蹤也」一語。敝蹤卽破

鞋。古人又有「妻子如衣服衣服破了猶可換」等語。蓋貞婦如新衣而淫婦則如衣服已破。換言之卽如可棄之敝蹤。故以破鞋呼之。

薄皮繭 邑人謂器量過淺。稍有一知半解卽自作聰明者爲「薄皮繭」。按

崔述考信錄云：「魏人於凡人之科名不遂。僅以舉貢終其身。與仕宦不遂。僅以州縣終其身者。皆目之爲薄皮繭。」本邑方言。蓋由此義引申之。總之。以薄皮繭喻人之不能成大事。甚確當。

踹貨 邑俗謂人之無用者曰「踹貨」。按玉篇「踹。足跟也」。淮南子人間

訓「踹足而怒」。注：「踹足。蹠足也。卽以足跟作力著地也。引申爲蹂踐之

義。讀若揣。」踹貨。言其無一用處。祇可供人蹂踐也。或曰。踹爲柴之轉音。踹

貨，當作柴貨。言其材不能作他用，祇能當柴燒也。

爬瓜 境內東北區里莊一帶，稱人之無能者曰「爬瓜」。按瓜，蔓生，爬於地面，不能樹立。故以喻人之不能樹立。

沒奈何 邑人謂人之可憐者爲「沒奈何」。堅瓠集云：「張循王浚家多銀，每十兩，鑄一球。目爲沒奈何。」言人不能動用，無可奈何。本邑方言，則言命途乖舛之人，生活艱難萬狀，無可奈何也。沒奈，與末耐通。唐書：「事已爾，末耐何。」

鬼頭 邑人謂人之慧黠爲「鬼頭」。亦簡稱「鬼」。山居新語載：「名妓曹秀娥呼鮮于伯機爲伯機。鮮于佯怒曰：『小鬼頭，焉敢如此無禮！』」按說文：「由，鬼頭也。象形。畏字從由，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慧黠之人，心術多鬼賊不端，令人可畏，名之爲鬼頭，或名之爲鬼，義甚切當。

鬼難挈 邑俗謂人之過於狡黠者，曰「鬼難挈」。古人以神道設教，以爲作

惡之人，人所不能制者，有鬼神可以伏之。若鬼難擊，則真所謂末如之何矣。外五行。邑人稱人之行為特別者，曰「外五行」。按金木水火土，為五行；皆人類所不能須臾離者。外五行，猶云出乎人類以外也。

瓜鼓。邑人名普通瓜皮小帽為「瓜鼓」。鼓，讀輕音如ㄉㄨ。其質料用布者，名「皂布瓜鼓」。用緞者，名「緞子瓜鼓」。

暖蛋鼓。以氈製成之小帽，邑人呼之為「暖蛋鼓」。按此名頗不雅。蓋初時，必係相狎者偶爾戲呼之；嗣後彼此相傳，遂成為普通之名稱也。

布衫。邑人呼夏季所着之單上衣，為「布衫」。長衣，曰「大布衫」。短衣，曰「小布衫」。所可笑者，布衫二字，本係一形容詞，一名詞組成之複合名詞；

而本地則視作單純名詞。故凡係單上衣，不問其質料為何，概名為「布衫」。

「例如用粗布作者，曰「笨布布衫」；用洋布作者，曰「洋布布衫」；用綢作者，曰「綢子布衫」；用羽毛紗作者，曰「羽毛紗布衫」；習慣如是，不問

其通與不通也。惟小布衫一物，在本邑三四兩區內，有呼爲桂桂者，亦有呼爲約約者。按：桂字，俗讀如卦。釋名：「桂，婦人上服。」廣雅：「桂，長襦也。」說文：「襦，短衣也。」本地則不論其爲男子服爲婦人服，只是短單衣，卽名桂桂。又約，卽約束之約，意謂其可以束身。「桂桂」「約約」上一字，皆依俗讀下一字，皆讀輕音。

坎肩 無袖之上衣，不論單袷棉，邑人普通呼爲「坎肩。」說文：「坎，陷也。」引伸之，凡物之凹陷者，皆爲坎。此服之凹陷處，正附近兩肩，故曰坎肩。亦有呼之爲「桂桂」者；又有呼之爲「約約」者。卽他處所云「背心」也。

套褲

褲之只有下半段之腿而無上半段之身者，邑人呼之爲「插褲。」言其中可以插入什物也。亦名「套褲。」謂服之者，必套於服外也。

展帶 本地農人，無間冬夏，腰中恒束大帶一條，俗呼爲「展帶。」蓋此帶，多以整幅布爲之，束之爲帶，展之仍爲布，故名。

裝裹的 邑俗謂人死時所着之衣服，爲「裝裹衣裳」。簡稱爲「裝裹的」。蓋此項衣服，原無他用，不過爲須臾間之裝飾品；且死者不能自着，必須他人代看，有時不易過求整齊，則惟有草草裹束而已，故有是名。

襯衣 邑人謂死者所著近身之衣爲「襯衣」。按廣韻震韻：「襯，近身衣也。初覲切。」據此，則襯衣並不限於死者所著。本邑方言，或者因襯爲死者所用之物，遂連類而及，亦以襯爲死者所用歟。

扁食 邑人以麥粉和麪，包餡煮食，謂之「扁食」。卽他處所謂餃子。廢曆正月初一早晨，家家必食之。

絕麪條片

以麪粉加水，和成硬麪；用木杆往復壓之，令成大張薄片；再以刀切成細條；邑人呼之爲「麪條」。若將大張薄片，先切成寬條；再將寬條用手或用刀一一斷絕之，使成小片；邑人呼之爲「絕片」。蓋麪條絕片兩名稱，皆

就實際而命名者也。

拉麪 加相當溫度之水於麪粉中，和成極軟之麪；旋以手頻揉，使之性柔和；再放置時許，使麪性脹發；俟至食時，以手引之，使成細長之條，入鍋煮食；邑人呼之爲「拉麵」。拉麵有二種：一種，每次只拉一二條；曰「小開條」。同時僅供一二人食。一種，每次可拉一二斤或三四斤麵；曰「大開條」。同時能供多數人食。

河撈 邑人以麥麪豆麪或蕎麥，由鐵牀上軋入鍋中，成爲粗細相等之長麪條，名之曰「河撈」。按汪璣說鈴：「山東以蕎麥作麪食，曰「河洛」。王禎農書亦云：「北方多種蕎麥，磨而爲麪作湯餅，謂之「河漏」。本邑方言，與河洛音同，與河漏音亦相近。

燒餅 本邑燒餅有二種：方形者，用燙麪，名「四角燒餅」。圓形者，用酸麪，名「酸麪燒餅」。齊民要術引食經，有作燒餅法。目前集云：「唐玄宗出奔，日中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獻之。胡餅，即今之燒餅。」據此，則燒餅爲北方人

所發明，可知。

油餅
盤散

加水於麥粉中，和成極軟之麪，以杆杖壓成薄片，先切爲方形，再

塗錫於其上，或用刀槩成數股或否，置鍋內炸之，俗名「油餅」。若麪上不塗錫，以四長條粘其兩端，入鍋炸之，則名爲「麻糖」。若不塗錫，以兩長條粘其一端炸之，則名爲「油炸鬼」。簡稱「油鬼」。又麪上不塗錫，只以杆杖壓成極薄之圓片，入鍋炸酥，則名爲「盤散」。此項食物，本地人視爲普通珍品；各鄉時有沿街叫賣者。

繩頭
麻花

用油和成硬麪，以數條兩端粘連，擰作繩狀，入鍋炸之，炸好後，再敷白

糖和麵少許；邑人呼爲「繩頭」。亦曰「麻花」。

饅頭
子

邑人稱饅頭爲「饅饅」。畿輔通志「畿輔稱饅饅。蓋饅爲饅之轉音。

』按：本地所稱之饅饅，爲圓形。其方形者，則名「饅子」。

窩窩 邑人以玉菱麪或雜合麪用水和之，兩手拍成圓餅，蒸熟或烙熟，作爲

乾糧俗名此乾糧爲「窩窩」。即他處所謂「餅子」也。

窩窩馱 邑人以麵捏成中空之圓錐體，蒸熟作小兒乾糧，俗名爲「窩窩馱」。

「即他處之窩窩也。」

又云 本地貧家，以麵和菜用水拌勻，蒸熟作爲食用，普通呼爲「窩窩」。在

第三區附近平山各鄉，則名曰「壘」。蓋「窩」爲惡之轉音。如俗言：「神鬼怕惡人。」又如習俗罵人爲「惡種」。凡此惡字，均讀如國音之「窩」。即

「惡惡。」言此項食品，惡而又惡，非窮人不食也。又「窩」爲塊之轉。「壘」

猶「塊壘」也。

煎餅 邑人以米或豆漬水中，逾時，用小磨磨成米沫或豆沫，然後攤在煎盤

平底 或鑿子凸底上烙成餅，此餅，俗名「煎餅」。厚者，曰「厚煎餅」。薄者，曰「

薄煎餅」。

團子 以米麪或玉菱麪用水和之，內包餡子，略成半球形，蒸作乾糧，邑人名

此食物爲「團子」。包菜餡者曰「菜團子」。包豆餡者曰「豆餡團子」。

黃子
玄糕

邑人以稷米或小米麪，用醱酵素發成起麵，攤於籠篋上，蒸熟，切成若干長方塊食之。此食物，俗爲名「黃子」。或名爲「玄糕」。蓋黃子，係就其色言之，玄有空虛意。玄糕，謂其形似糕，而質甚疏鬆也。

糜 邑人謂以黃米或小米攪和豆或紅薯蔓菁等煮成無湯之粥，曰「糜」。

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

蒙飯 邑人謂以小米或大米煮成無湯之粥，曰「蒙飯」。作法，與糜畧同。不過作糜，多用黃米，且攪合他物，或加鹽；作蒙飯，則只用小米或大米，絕不用黃米，且亦不攪他物，不加鹽，是其異耳。

米湯 邑人謂以米煮飯，不加鹽，曰「米湯」。米湯之米，不論多少，多者曰「稠米湯」；少者曰「稀米湯」。亦不論軟硬，軟者曰「軟米米湯」；硬者曰

「硬米米湯」。單用小米者，曰「小米米湯」；單用大米者，曰「大米米湯」。

「有攪豆者，曰「豆子米湯。」有攪山藥者，曰「山藥米湯。」有攪紅棗者，曰「紅棗米湯。」總之用米煮飯，不加鹽，即爲米湯。

撈飯 以米置沸鍋中，煮至相當程度，即用筴籬取出，邑人名取出之米爲「撈飯。」撈飯米之軟硬，隨人之食性而異，軟者，曰「軟米撈飯；」硬者，曰「硬米撈飯。」集韻：「沈收曰撈。」

鹹飯 以米和菜加鹽煮飯，邑人謂之「鹹飯。」蓋鹽之味，鹹，鹹飯，猶云有鹽之飯也。

煊糊 以大麥磨爲麥粉，再置之鍋內，用大火乾炒之，令其變色，食時，以炒成之麵，糝入清米粥鍋中，隨糝隨攪，待鍋沸後，即成微紅色之漿糊。此糊，味甚香，農家多喜食之，其名曰煊糊。按說文：「煊，火熱也。」廣韻：「煊，火酷切。」
篇海：「煮米及麪爲粥，曰糊。」本地之煊糊，蓋謂此糊所用之麪粉，乃曾經火熟者也。

粥 以稷米或小米或大米，攪去皮之黃豆，（豆量約居米量五分之一）浸清水中；逾時，用小磨細細磨之，使成極細之沫；食時，將沫盛入將沸之水鍋中，隨盛隨攪，待鍋沸時，卽成勻淨之漿糊；邑人名此漿糊爲「粥」。音如國音之叟。按：此與釋名所云「粥溜於糜」之粥不同。彼以米煮之，卽普通所稱稀飯；此則以米沫煮之，非稀飯也。本邑城鎮中，每晨必有賣粥以供人早點者。

著的 邑人謂作鹹飯時所用之菜蔬如北瓜、蔓菁、紅白蘿蔔等爲「著的」，或呼爲「滾的」。按：著有「著實」之意。貧家米糧無多，非多食菜蔬，飢腸不能充實，故謂菜蔬爲著的，名實正相符也。又因菜蔬多煮至爛熟，其味乃佳，故亦謂之滾的。語尾之的，皆讀輕音；如兒。

拌的 邑人以炒熟之黑豆和糖，在礮磨上磨碎，以備飼養牲口；此糖名曰「拌的」。的字，讀輕音；如國音之兒。

料豆 邑之以煮熟之黑豆，飼養牲畜；此豆名曰「料豆」。蓋言養料最大，牲畜食之，膘易肥也。

泔水 邑人謂豬所飲之水曰「泔水」。按說文「泔，從水，甘聲。周謂潘曰泔。潘，浙米汁也。」本邑日常飼豬，大都用浙米汁一類。豬飲之而甘，謂之泔水，名實頗稱。

上房廂房
障街過庭

邑人謂家中之主房，爲上房；上房兩邊之房，爲廂房；最外有大門之房，爲臨街。若房之位置，與上房平行，而屋內有道可來往出入者，則謂之過庭。蓋此項名稱，各處固大同小異也。

毛子 邑人通稱廁所爲「毛子」。按毛爲至輕至細之物，謂廁爲毛者，蓋以廁爲至穢之處，雖爲人所不能離，但人多視之輕如鴻毛也。

頭戶圈 邑人謂家中餵養牲口（單指馬騾驢三種牛羊不在內）之房屋爲「頭戶圈」。蓋馬騾驢三種牲口，本地通呼之爲「頭戶」，故其所居房屋，卽爲

頭戶圈。說文「圈，養畜之閑也。」

雞窩
窩狗窩

邑人名雞所棲息之房爲「雞窩」；豬狗所棲息之房爲「豬窩」。「狗窩。」集韻「窩，鳥禾切。穴居也。」雞豬狗之房，矮小如穴，故名。

胡攔 邑人恆隨意指某一段地面爲「胡攔」。蓋不論其面積大小，距離遠近，皆可加以是名。胡攔，猶云無遮攔，即無限制之意。

格攔 邑人謂宅旁面積稍大之隙地爲「格攔」。按：格攔二字，皆有限制之意。蓋言此雖隙地，但既附近宅第，便自有相當用處，他人不得隨意踐踏之也。

攔老 邑人謂牆壁之內角，爲「攔老」。按：攔，爲閣之俗字。閣，皮藏之所，又止也。牆壁之內角，地勢狹隘，此地如皮藏什物，以轉動不便，往往經久弗移，故有攔老之名。老，久也。

窰泊 邑之北部，稱牆壁上之坎，爲「窰泊」。按：窰，爲燒瓦窰。引申之，即爲洞

穴。泊者，水所停滯處，其地低下。壁上之坎，以審泊名之，於義亦當。

泊坑
泊差

邑人謂地面上之低窪處，曰「泊坑」。亦曰「泊差」。引伸之，凡物面上有低窪處，皆稱爲「泊坑」或稱爲「泊差」。泊，讀如國音之^ㄅ。坑，讀如國音之^ㄎ。差，讀本字輕音，如^{チヤル}。

墩 邑人謂高出地上之物爲墩，如云「墩臺」「土墩」「石墩」等。按廣韻：「墩都昆切。平地有堆。」與本地方言音義均合。


壘 邑人謂石壁峭巖，不易攀登之山，爲「壘」。按字書中，無壘字；又別無相當之字可以代之。故特仿古人形聲字之意，而造是字。音讀如國音之^ㄌ。上聲。

犁

邑人名耕田具之全部，爲「犁」。犁上翻土之具，爲「^ㄌ元」。^ㄌ元即犁兒兩

字之合音。

鐮子 邑人謂耕地時起土之鏃，爲「鐮」。按廣韻：「鐮，呼瓜切。字或作鏃。亦

作鈔。古文作。玉篇：『耨，耨也。』一地經音義：『耨，犁刀也。』農政全書：『耨與耨鑿同類，體闊而薄，所以起土者。開墾生地，宜用耨；翻轉熟地，宜用耨。』

擦子 邑人名耕地後隨用以平整地面之具，爲「擦子」。是器用粗木條編成長方排，一闊邊爲齒，一闊邊正中處有木鉤。用時，以牲口曳之，一人踏其上，令其下面與地摩擦，以平凹凸，故以爲名。

耙 邑人名耕地後用以破塊之具，爲「耙」。考農政全書載：『耙制，有方耙，有八字耙。如犁，亦用牛駕。但橫闊多齒。犁後用之。蓋犁以起土，惟深爲功；耙以破塊，惟細爲功。』按：本地之耙，外方面內八字。蓋係改良之制。且本地耕地後，固必用耙；但亦有地未耕而先耙一次者。邑諺云：『耕散耙溜。』正合「惟細爲功」之意。

種實 邑人名種地時所用之下種器，爲「種實」。此器前有二竿，以備駕牲

口後有二柄，以備人扶之而搖；下有二股，以備種子經此入土；中有耬斗，以備藏種子。按：實，謂種子。「種實」即下種子。乃係一赤裸裸地之名詞也。

耬斗 邑人稱「種實」上盛種子之器，爲「耬斗」。按正字通：『耬，下種具。一曰耬車。狀如三足犁。中置耬斗，藏種。以牛駕之，一人執耬，且行且搖，種乃隨下。』據此，則「耬斗」爲「耬」之小部分；而「耬」即本地「種實」全部。但本地之「耬斗」亦簡稱「耬」；而下種具之全部，則稱「種實」而不稱「耬」。

種脊 邑人名耬車（俗名種實）兩股下入土之尖鐵鐮，爲「種脊」。形容似耕具上之「鏵子」而較小；下面有脊。故名。

動子 邑人於種子入地後，畏其上鬆，用具壓之；其具名曰「動子」。係以兩石輪，中貫一木軸；木軸之兩端，各訂有固定之鐵軸；另以長索一條，兩端各縛有鐵環或木環；再以兩環分套於兩鐵軸上，一人挽之前行，是器自然隨之流動；其經過之地，正在覆壓種子之土上，即不患土之之太疏鬆也。本地

之「動子」亦係赤裸裸之名稱也。

流周 邑人名收穫禾稼時，場中所用之石壓榨器，爲「流周」。流轉也；周，徧也。上字讀去聲，下字讀上聲。是器以石爲之，軸狀，長約三尺餘，兩端粗細不等，徑約一尺五六寸。兩端之中心，各安鐵臍窩一。另以木製方架，名曰格。格之旁框，各安圓頂鐵軸一，令與流周之臍窩適合。打場時，以牲畜二頭，或一頭，曳之流轉，往復循環；凡有禾之處，徧壓榨之，以禾粒盡脫爲止。

滾蓋 邑人名夏季打麥時，場中所用之木壓榨器，爲「滾蓋」。是器約長五六尺，爲長方形。前面及兩側，爲框中，爲轆轤；後，爲齒。大都以棗木爲之。用時，以馬或騾兩頭曳之；一人立其上，鞭馬令疾馳，四周往復；以麥莖碎爛，麥粒完全脫出，爲止。

杈子 邑人名農家於夏秋收穫麥禾時，場中所用翻挑麥禾令速乾燥之器具，爲「杈子」。本地所用之杈子，有三種：一三股者，名「三股杈」；一四股

者名「四股杈」一六股者名「六股杈」通稱「杈子」。集韻「杈初加切農器」卽此物。

掃帚 邑人於地層草莖枝老後以桑條或榆條縛之爲帚名曰「掃帚」。夏秋兩季收穫禾麥時掃場用平日掃糞掃街用農家必需品也。

笤帚 邑人於黍稷成熟後截取其莖之上端揀去其粒以麻綫繩縛之爲帚名曰「笤帚」。按篇海「笤田聊切音條。笤帚」與木地音義俱同。邑人掃除院內及屋內大都不用掃帚只用笤帚取其輕便且所掃之地潔淨也。

簸箕

按廣雅「籬籬箕也」。方言五「箕魏謂之籬」。本邑名用以簸揚糠粃者爲籬箕其形後面半圓前面半方有舌用以晒米麩或盛雜物者爲籬箕其形有圓有方而無舌二物有別。

找鎌 邑人名摘取禾穗時所用之鎌刀爲「找鎌」。長約三四寸寬約寸許上有二小孔繫之以麻綫繩套於手上用之。

鐵杵
木杵

邑人名農家起土時所用之鐵舌木柄器具爲「鐵杵」秋曰揚場（

以杵或簸箕揚禾於空中令糠被風刮去只留淨禾落地謂之揚場）冬日除雪時所用之木舌木柄器具爲「木杵」鐵杵可簡稱曰「杵」字亦作鍬。木杵則不能簡稱杵，且無書作鍬者。集韻：『鍬，千遙切。』本地讀如國音之「一」。

掘子 邑人名掘土時所用之鐵鉤木柄器具爲「掘子」。掘，發也。蓋因其作用命名也。

大鋤
小鋤

邑人通名鋤禾具曰「鋤」。小者曰「薈鋤」。大者曰「大鋤」。唐韻

『薈，呼毛切。』正韻：『呼高切。』說文：『拔去田草也。』詩周頌：『以薈茶

薈。』本地之薈鋤，於禾苗高二三寸至五六寸時，鋤地用之。若禾苗長至八九寸或尺許後，則以大鋤鋤之。惟本地用大鋤鋤地，不曰鋤地，而曰「樓地」。

夫因集示米 第十卷
凳子 邑人謂以長條木板兩端各安二足製成能容數人之坐具曰「凳子」。

「一曰「板凳。」字林「凳，牀屬。」

馬枻
板牀

邑人謂以木製成之小凳，形或長方或圓，足或三或四，皆曰「馬枻」。

集韻：『枻，木短出貌。』馬枻，蓋言人乘馬時，可階此而升也。馬枻之矮小者，

曰「板牀」。

高桌
低桌

邑人通稱日常使用之几案爲「桌子」。高者曰「高桌」。其矮小者，曰

「低桌」。

桄 邑人謂棹椅上之橫木，曰「桄」。按說文且字下云：『足有二橫。』段注

云：『橫，音光，即桄字。今俗語讀光，去聲。』是也。而本邑方言，則讀平聲。

了弔 邑人名門上之屈戍爲「了弔」。按了弔，一作「了佻」。郭璞方言注：

『了佻，懸物貌。』一作「了烏」。李商隱詩：『鎖門金了烏，展障玉鴉叉。』

一作「了」，通俗編：『烏之本字，爲上，以倒了，懸字之義，世以其不適於

楷體，故率借用烏字。」

屈戌 邑人名門上或櫃上之環紐爲「屈戌。」按輟耕錄：「今人家窗戶設絞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一作屈膝。」名義考云：「門環，雙曰金鋪，單曰屈膝。」惟本邑所稱之屈戌，不僅限於門環，凡有環紐，皆呼爲屈戌。

老天爺 邑俗呼天爲「老天爺。」蓋信天爲萬物之大主宰，故尊之若此。日頭 邑人呼日爲「日頭。」言日在天上，舉首可以見之也。

月亮 邑人呼月爲「月亮。」蓋昔人誤認爲月體能自發光，故言除日光外，惟月光最明亮也。

星星 邑俗謂天上之星宿，爲「星星。」謂物之少者，爲「一星星。」按：星星，猶云點點也。謝靈運詩：「星星白髮垂。」

忽雷 邑人稱響雷爲「響忽雷。」按目前集：「唐內臣鄭中丞，有二琵琶；

號大小忽雷。俗以雷爲忽雷，亦古語也。俗文有雲字。』據此，則忽雷之名稱，固非邑人所杜撰者也。

虹 按：虹字，有戶公古巷二切。邑人讀書時，讀戶公切，而對話時，則讀古巷切。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今北人呼虹爲絳。』

東西 邑人稱什物爲「東西」。按：東西二字，始見於易林堅瓠廣集。物產四方，而約言東西。蓋東主生發，西主收斂。取東作西成之意。曰下舊聞載：明思陵謂詞臣曰：『今市肆交易，止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輔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此不待交易，故惟言東西。』思陵善之。』古有「玉東西」。酒器名。齊書豫章王嶷傳：『上謂嶷曰：百年何可得止得東西二百，於事亦濟。』似當時已謂物曰東西。

尻 邑人普通謂事曰「尻」。蓋以「事兒」二字疾讀之，則爲尻。

光景 邑人通稱人之財產爲「光景」。如財產富裕者，則曰某某光景好過。

財產窮乏者，則曰某某光景不強。景讀平聲。

布攤 邑人恒稱人之家業爲「布攤」。布，讀平聲。布攤，發展之意。人之家業，多期其一日發展一日，故以爲名。

頭戶 謂馬騾驢三種家畜。此名稱，甚普通。按：牲畜皆以頭計，且家家戶戶養之，故名。

頭服 亦謂馬騾驢三種家畜。境內東三莊有此音。按：養牲畜者，多係農家，駝土送糞，終歲服勞，無暇休息，而其數又以頭計，故得「頭服」之名。

兒馬 馬之牡者。

騾馬 馬之牝者。正字通：「騾，苦臥切。俗呼牝馬。」

驢馬 牡馬之去勢者。懼仙肘後經：「驢馬；宦牛；羯羊；鬪猪；斂雞；善狗；淨貓。」皆謂牲畜之去勢者。

兒騾 騾之牡者。

騾 騾之牝者。

騾 兒騾之去勢者。

叫驢 驢之牡者，見他驢，必長鳴不已，故名。

驢 驢之牝者。王篇『驢，牝畜之通稱。』正字通『驢，本作草。』

驢 驢之去勢者。

犍子 牡牛之去勢者，其身體多肥健，故名。

犍牛 牛之牝者。廣韻『犍，牝牛。』按：犍字，从牛字會意。牝牛繁殖力最大，故名。

犍子 犍牛 牡牛之未去勢者，其性多凶野難馴，故名犍子。犍字，从牛从暴會意。謂

此牛之性多暴也。犍字亦从牛从尫會意。尫，多毛犬，謂之犍牛者，言其可畏

如尫也。

公羊 泛指牡羊之已去勢與未去勢者。

母羊 羊之牝者。

臊虎 牡羊之未去勢者，其動作猛壯，其肉臊惡難聞，故名。

十包 小羊才滿十個月者。

綿羊 大尾細毛之羊。包括牝牡而言。此羊，膽甚怯懦，而身上絨又最厚，故名。

湖羊
山羊 小尾粗毛之羊。包括牝牡而言。

公豬 泛指牡豬之已去勢與未去勢者。

母豬 豬之牝者。

豮豬 牡豬之去勢者，性馴熟，喜羣聚，故名爲豮。豮字，从豕从從會意。

曝豬 牡豬之未去勢者，其性凶野，有類牛之犍子，故名曝豬。

老亥豬 母豬之生子過多者。按亥之古篆，與豕字同。故己亥渡河，古有三豕之誤。老亥名稱，或由此而生歟。

牙狗 狗之牡者。

草狗 狗之牝者。

公貓 貓之牡者。

味貓 貓之牝者。

公鷄 鷄之雄者。

草鷄 鷄之雌者。

兀嚶 邑人呼狗聲爲「兀嚶」。按廣韻：「嚶，良遇切。嚶嚶，吳人呼狗方言也。」

「本地人呼狗，對面呼之，爲「兀嚶」。不對面呼之，則爲「兀嚶嚶」。兀，蓋發語詞。但嚶不讀良遇切，而讀婁聲之落侯切。」

牟牟 邑人呼牛聲爲「牟牟」。讀牟之輕音。說文：「牟，牛鳴也。」故依其鳴聲而呼之。

咩咩 邑人呼羊聲爲「咩咩」。讀如蠻之輕音。按玉篇：「咩，羊鳴也。」集韻：「母野切。」呼羊爲咩咩，依其鳴聲而呼之也。

撈撈 邑人呼豬聲爲「撈撈」。咸以爲就豬食物時之形狀言。按集韻：「撈，

籠五切。音魯。嘒嘒，吳俗呼猪聲。』本邑之撈撈，疑是嘒嘒之轉音。

咪咪 邑人呼貓聲爲「咪咪」。讀如米。按咪，爲俗疇。貓之鳴聲，如「疇烏」。故即依其聲而呼之。

穀穀 邑人呼鷄聲爲「穀穀」。按穀穀，當是「州州」或「粥粥」或「朱朱」或「祝祝」之轉音。說文「州，呼鷄，重言之之六切」。夏小正「正月鷄桴粥」。傳曰「粥也者，相粥粥呼也。鷄聲粥粥，故人效其聲呼之」。風俗通呼鷄朱朱。俗傳鷄本朱公化而爲之。故呼之曰朱朱。博物志「祝鷄翁善養鷄。故呼祝祝」。粥，粥，朱，祝，其音皆與穀相近。

呱呱憂 邑人名角鴟爲「呱呱憂」。按角鴟，一名「鴟鵂」。一名「鴟鵂」。一名「鈎鴟」。何承天云：「鴟鵂，毛色如鷄，頭目如貓，鳴則後窠應之，其聲連轉，如云休留休留。」李時珍曰：「鈎鴟，謂其聲似也。呱，與鈎鴟爲雙聲。憂，與鴟鵂爲疊韻。『呱呱憂』乃係「鈎鴟」「鴟鵂」二音合成之複音。蓋角鴟

鳴時，固恒作「呱呱呱呱憂」之複聲也。

水溜溜 邑人呼鳶爲「水溜溜」。因其盤旋空中，如水之流動也。

箝拔木 邑人呼啄木鳥爲「箝拔木」。因其時時以尖嘴箝入木中，拔蟲出而食之，故名。

家雀 邑人呼麻雀爲「家雀」。因其棲息於人家，故名。

躍鵲 邑人呼鵲爲「躍鵲」。按：躍，跳也。鵲好躍，故以爲名。

白脖鴉 邑人呼烏之小而多羣腹下白者，爲「白脖鴉」。即其形而名之耳。

葦喳喳 邑人呼葦雀爲「葦喳喳」。喳喳者，其聲。棲於葦叢中，故即以之爲名。

野鷄 邑人呼雉爲「野雞」。因雉形似鷄而棲息於野，故名。

夜廳虎 邑人呼蝙蝠爲「夜廳虎」。因其一至夜間，則廳飛空中，如虎之夜

出也。

貓豹子

邑人呼貓狸爲「雞豹子」。因其形似豹，而性好食雞也。亦稱「貓

豹子」。言其亦食貓也。

黃鼯 邑人名鼯鼠爲「黃鼯」。按郝懿行爾雅義疏云：「鼯鼠，順天人呼黃鼯。」本邑地屬北方，故方言有與順天同者。

長蟲 邑人呼蛇爲「長蟲」。以蛇體細而長也。

蛇出連 邑人呼蜥蜴爲「蛇出連」。蓋蜥蜴頭尾似蛇，其出而覓食也，行走甚疾，步步相連，故以爲名。

蠍虎 邑人呼守宮爲「蠍虎」。俗謂守宮能食蠍子，故名。

蠍子 邑人名蝥爲「蠍子」。按陸璣詩疏云：「蝥，幽州謂之蠍。」字亦作蝥。說文：「蝥，毒蟲也。」亦作蠹。廣雅：「蠹，蠍也。」

蛤蟆 邑人呼蛙爲「蛤蟆」。蛤蟆，蛙之鳴聲，故即以名之。

五色魚 邑人呼金魚爲「五色魚」。因金魚之顏色甚多也。

夫阿鼎示米 卷一 終
長蟲魚 邑人呼鱗魚爲「長蟲魚」。因鱗形似蛇，故名。

黏魚

邑人呼鱗魚爲「黏魚」。因鱗魚身上有黏質。一名「綿魚」。因其身

體光滑，細軟如綿也。

砍護鯽 邑人名螳螂爲「砍護鯽」。蓋螳螂之前肢，爲鎌刀形；遇敵時，則撐

之以爲護身之工具。故以砍護鯽爲名。

螞蚱 邑人呼蚱蜢爲「螞蚱」。蓋蚱蜢形頗似馬。故名。

拉虎傑 邑人呼嘍蛄爲「拉虎傑」。蓋拉虎爲嘍蛄之轉音。傑，言其形體雄
猛也。

屎殼螂 邑人呼蜣螂爲「屎殼螂」。因蜣螂時棲息於屎殼中也。

跳挖蚤 邑人呼叩頭蟲爲「跳挖蚤」。因其善跳似蚤，故以名之。

癡老婆 邑人呼蟻螬爲「癡老婆」。因其棲息於腐木或糞聚中。動作遲滯，
故以癡老婆名之。

熱滴拉 邑人呼蟬爲「熱滴拉」。按：滴拉，簷水下滴狀。俗亦謂人之發言。連續不斷者，曰滴拉。蟬，爲蟲之善鳴者。天愈熱，鳴聲愈連續不斷。故名熱滴拉。土蚱 袁宏道促織志云：「促織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本邑名聒聒爲土蚱。土，當是促之變音。意蓋謂名爲促織，形似蚱蜢，故變名爲「促蚱」。久之，遂又變爲「土蚱」耳。

寒驢 邑人名蟋蟀爲「寒驢」。按：蟋蟀，一名「蜻蛚」。蛚，唐韻正韻皆良薛切。韻會力薛切。並音列。寒驢之驢，疑卽列之轉音。

蚍蜉 邑人名蟻爲「蚍蜉」。按爾雅義疏釋蟲：「蚍蜉，今順天人呼馬螳。」螳，爲蟻之本字。本邑方言，正與之反。

瞎麻 謂牛瘋。

油蟲 謂蚜蟲。

麻螂 謂蜻蜓。

夫阿鼎示卷一
蜘蛛 謂蜘蛛。

毛衣蟲
交沙蟲 謂蜘蛛。

馬旱蟲 謂馬陸。

鞋底片 謂地鼈。

潮蟲 謂地蝨。

牛牛哥 謂蝸牛。

海簞箕 謂蚌蛤。

曲蟻 謂蚯蚓。

以上爲普通名詞。

ㄩㄥㄌㄞ 謂今日。

ㄩㄥㄌㄞ 謂明日。

ㄩㄥㄌㄞ 謂明日之後一日。ㄩㄥㄌㄞ爲後日二字之合音。

外外又外 謂明日之後二日。

老外
外外
外外

謂明日之後三日。

夜裏 謂昨日言已經過一夜也。

前日 謂昨日之前一日。

前前日 謂昨日之前二日。

大前前日 謂昨日之前三日。

上上九裏 謂前一個月。

二年 謂今年。

年升 謂今年之前一年。按：升，有過去意。如官去任，曰升任。年升，猶云去年。

前年 謂今年之前二年。

前前年 謂今年之前三年。

大前前年 謂今年之前四年。

過年 謂今年之後一年。

後年 謂今年之後二年。

老後年
後後年 謂今年之後三年。

早起 謂早晨。

黑ㄚ 謂夜間。

前晌 謂白晝之前半日。

後晌 謂白晝之後半日。

上ㄚ 謂正午。

半前晌 謂上午九點至十點間。

大半前晌 謂上午十點至十一點間。

傍上ㄚ 謂上午十一點以後未至十二點。

起晌 謂下午二點至三點間。

半後_七 謂下午三點至四點間。

大半後_七 謂日將落未落時。

傍黑 謂日初落後。

當_夕 境內南區中有讀當初二字爲當_夕者。如云當初某村人家無多，曰當_夕某村人家無多。

頭裏 就時間說，謂從前；就空間說，謂前邊。

高頭 境內西山一帶，名上邊曰高頭。如棹子上邊，曰棹子高頭。

膚頭 境內第一第二兩區內，名上邊曰膚頭。如棹子上邊，曰棹子膚頭。

夕_夕 即底下。

屋_夕 謂屋裏。

以上爲在副位的名詞。

打嚏噴 邑人謂鼻噴爲「打嚏噴」。蒼頡篇：「嚏，噴鼻也。」玉篇：「嚏，噴也。」

『與本邑方言均合。』

齷齪帶 邑人謂去涕曰「齷齪帶」。按廣韻：「齷，多涕鼻疾。奴冬切。」「齷，

去涕也。」集韻：「齷，許倫切。」涕出如帶，故齷而去之。

齷齪帶氣

邑人謂人發言時多鼻音者，曰「齷聲齷氣」。亦曰「齷鼻」。按廣

韻：「齷，烏貢切。音甕。」集韻同。字彙：「鼻塞曰齷。」謂之齷鼻者，亦言其聲不清亮，如在囊中發音也。

拉屎尿勃 邑俗謂屙屎曰「拉屎」，謂撒尿曰「尿勃」。蓋拉，爲屙之變音。勃，即牛溲馬勃之勃。旣以勃字作賓位名詞，自應以尿字作述語中之動詞也。

做營生 邑俗謂作工曰「做營生」。按詩大雅：「經之營之。」朱熹注云：「營，謀爲也。」生，即生計與生活。營生者，蓋言人必謀爲生計，始能生活也。

幹繭 邑俗謂人之工作曰「幹繭」。蓋人之作事，猶蠶之作繭，名工作爲幹繭，義甚切當。

療乾繭子 謂人之怠於工作而專事空談者。

露臉 邑俗謂作一事能得人贊許者，曰「露臉」。蓋即出人頭地之意。

中意 邑俗謂某人器重某人，曰「中意某人」。按漢書劭傳云：「所言中意。」中之言，得也。如言「實獲我心」。

打秋風 邑俗謂強分人之有餘以助己之不足，曰「打秋風」。野獲編載都

城俗事對偶，以打秋風對撞太歲。秋風，亦作「抽豐」。七修類稿：「米芾札

中，有「抽豐」字。即世俗「秋風」之義。蓋彼處豐稔，往抽分之耳。故又作

抽分。」譚宋浚希古堂文集載：「李鴻賓性愎而貪。洋商容阿華，虧帑累累；

鴻賓使諸洋商設法彌補。有以抽分之說進者，鴻賓遽允之。

啾生 邑俗謂欺侮外來之客，曰「啾生」。按：生，即人地生疎之生。魏野詩：「

君爲北道生張八。」即此生字。

出蠱 邑俗謂破壞人之事，曰「出蠱」。按通志：「造蠱之法，以百蟲置皿中，

俾相啖食；其存者，爲蠱。』左傳云：『皿蟲爲蠱。疾如蠱。』舊刑律有「造蓄蠱毒」之條。相傳苗獠之地有此俗。以蠱毒置人飲食中，能使人昏狂失志。出蠱，言出其所蓄之蠱毒以害人也。

打官司 邑俗謂兩造與訟爲「打官司」。按通俗編元人「抱粧盒」曲中，有此三字。

打穀轆原

邑俗謂所存之貨，一總賣出，共收價若干，曰「打穀轆」。亦曰「包原」。按穀轆，卽穀輪車，賴之以進行。打穀轆，卽一次將貨賣盡，不復前進之意。包原，謂將原有之貨，一包在內售去，不留一物也。

砸孤塚 邑俗謂結帳時，不能依照正確數目核計，祇須約略結束者，曰「砸孤塚」。按孤塚，與孤堆同義。砸孤塚，猶云「就是這一堆」也。

吃水 邑人謂所買之物，價值太貴，曰「吃水」。按商人以成色低之銀，兌換足色之銀，應加錢貼補，謂之貼水。吃水，蓋由貼水轉變而來。

跑坡 邑人名由崖下墜而身死者曰「跑坡」。畧分兩種。一自盡憤不欲生，則投崖殞命。與自縊投井等相同。二失足探薪及覓掘五靈脂寒暑蟲之糞者，勇敢蹈險，往往失足傷生。

乾打雷 邑俗謂未雨而先播種，曰「乾打雷」。按：有雷無雨，俗謂之乾打雷。今稱播種爲乾打雷者，特誌其播種時無雨耳。

達大依裏 邑人趕牲口行路時，欲其靠右邊行，則呼「達大」。欲其靠左邊行，則呼「依裏」。蓋古人以右爲上。行路亦然。大路在外，小路在裏。達大，即向大路行之意。依裏，卽向裏邊走之意。

悄末聲 禁止人大聲談笑，曰「悄末聲」。按說文「悄，憂也」。凡心有憂者，其態度必沈靜。故悄又作靜解。曹唐詩：「樹影悠悠花悄悄。」末，作無解。論語「末由也已」，「末如之何」，皆是。「悄末聲」言要靜悄悄，不可有聲也。

以上爲名詞語。

乙代名詞

邑人普通對人自稱曰「ㄟ」即俺字之轉。

境內第一第四兩區，大都對面稱人曰「ㄟ」即您字之轉。

邑人普通對人稱公共所有者曰「ㄟ」如「ㄟ家」「ㄟ村」「ㄟ縣」皆是。即咱字之轉。

邑之東北區，稱旁人曰「ㄟ」。蓋以人家二字疾讀之，則爲ㄟ。

即這個二字之合音。讀去聲。

即那個二字之合音。讀去聲。

即這裏。上ㄟ字，讀上聲；下ㄟ字，讀去聲。

即那裏二字。俱讀去聲。

謂這邊。境內一二四五各區，讀此音。

謂那邊。讀音區域同前。

ㄙㄨㄣˊ 亦謂這邊。境內三區讀此音。

ㄙㄨㄣˊ 亦謂那邊。讀音區域同前。

ㄙㄨㄣˊ 謂這地方。

ㄙㄨㄣˊ 謂那地方。

ㄙㄨㄣˊ 亦謂這地方。

ㄙㄨㄣˊ 亦謂那地方。

ㄙㄨㄣˊ 當面指那裏言。二區南北寨一帶，讀此音。

ㄙㄨㄣˊ 梁子 亦當面指那裏言。三區有此音。

ㄙㄨㄣˊ 謂這一次。

ㄙㄨㄣˊ 謂那一次。

ㄙㄨㄣˊ 裏 當面指這一種物而言。

ㄙㄨㄣˊ 裏 當面指那一種物而言。

『完』名突的 猶言那個。邑之東南梅莊一帶有此音。

丙動詞。

焙 邑人謂以火炙物曰焙。按正韻『焙，步昧切。』六書故『烘也。』音義與本邑方言恰合。

庵 邑人謂以炭泥封火，曰『庵。』按集韻『庵，遏合切；藏火也。本邑方言，義爲藏火，音爲遏敢切。』

滲 磁器或沙器或瓦器，盛水有小漏，邑人名其漏處爲『滲眼。』按說文『滲，下漉也。所禁切。』

沈 邑人謂遇事不浮躁，曰『沈住氣。』按說文『沈，從水，宀聲。』宀下云：『宀，行貌。』段玉裁云：『宀者，遠望若行若不行之貌。』蓋有遲重深沈之意。與本邑方言之音義正合。又遇事即畏懼退縮者，人謂之沈不住氣。字當作『勛。』玉篇『勛，用力也。』陟其切。

潏 邑人謂物體從上向下滾去曰「潏」。按正韻「潏，母黨切」。宋玉賦「涉潏潏」。註：「水廣遠貌。」水向下流，與物向下滾同義。

霍 邑人謂犧牲生命或財產，作孤注一擲者，曰「霍出來」，或曰「霍出去」，霍，即揮霍之義。

丟 邑俗謂遺物，曰丟下；失物曰丟了。按篇海「丟，丁羞切」。揚子方言「丟，一去不還也。」

給 邑俗謂藏匿曰「給」。按廣韻「給，徒亥切。欺言詐見」。凡欺詐人者，必藏匿真情。本邑方言，或本於此。惟讀給爲平聲，如臺。

惱 邑人談話時，讀給字，其音大都如「二」。城關附近讀「二」。段庄馬村一帶讀「三」。惱 邑人謂恨人曰「惱」。字亦作懊。按惱，懊，皆後起之字。本作媯。說文「媯，有所恨痛也。從女，媯省聲。」

喊 大聲呼人，邑人謂之「喊」。廣韻「喊，呼疎切。聲也。又古斬切。喊聲」。本

邑方言，正讀呼疎切。

溜 邑人謂馬奔逸爲「溜疆」；人逃亡爲「溜溝」。按蒼頡篇：「溜，水垂下也。」水垂下，其流必迅疾。馬奔逸，人逃亡，其勢亦必迅疾，故借用溜字。

嗾 揚子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狗曰嗾。」左宣二年傳：「公嗾夫葵焉。」即其證也。說文：「嗾，使犬聲。穌奏切。」邑人使犬時，其聲爲之，與穌奏切同聲而稍變。

鄉札

邑人謂以尖物刺人，重者音如札，輕者音如篤。按：扎，從國音^出聲；篤，從國音^入聲；二字皆無刺義。惟查說文：「啄，鳥食也。」詩：「率場啄粟。」鳥嘴尖，食物爲啄。以尖物刺人，與鳥之以尖嘴食物無異，故亦可名爲啄。又廣韻屋韻：「啄，有丁木竹角二切。丁，即國音之^入聲。竹，即國音之^出聲。然則本邑方言中之扎篤二音，蓋皆啄音之轉耳。」

噎 邑人謂食哽曰「噎」。按說文：「噎，飯窒也。烏結切。」音義皆與本邑方

言適合。

噦

邑人謂嘔吐爲噦。按說文：『噦，氣悟也。於月切。』正字通：有物無聲，曰吐；

『有聲無物，曰噦；有物有聲，曰嘔。』本地方言中，吐噦嘔三種名稱皆具；而稱噦者多。且其意皆指有物有聲者言。其有聲無物者，名曰乾噦。而噦字之音，正讀如於月切。

翹

邑人謂物價增漲，曰「翹」。按說文：『翹，尾長毛也。從羽，堯聲。堯，高也。』

段玉裁註翹字云：『尾長，毛必高。』故凡高舉曰翹。詩：『翹翹錯薪。』字亦作「喬」。說文：『喬，曲而高也。從夭，高省聲。』詩：『南有喬木。』亦高意。

安 邑人謂設置不輕易移動之物，曰「安」。如云「安水磨」、「安溫罐」等。按爾雅釋詁：『安，止也。』

裝 邑人謂盛物曰裝。如錢囊可裝錢，倉困可裝糧食。按說文衣部：『裝，裹也。

從衣，壯聲。』段註：『束其外曰裝。』本邑方言，即由束其外一義引申之耳。

串 邑俗謂赴戚家，曰「串親戚。」按正韻：「串，物相連貫也。讀穿之去聲。」

戚屬展轉相繫，舊稱瓜葛，亦稱親串。謝惠連秋懷詩：「聊用布親串。」

攙 老人或病人難於步履，人以手扶持之，邑人謂之「攙。」按博雅：「攙，銳也。一曰扶也。」本邑方言，正取扶義。

招 邑人謂以手爪傷人，曰「招。」按：招字，從手從召會意。苦洽切。魏書程昱傳：「昱於魏武前忿爭，聲氣高，邊人招之乃止。」說文不錄招字，祇有搯字。搯，土刀切。與本邑所讀者不合。

搨 邑人謂以手指引動人，曰「搨。」按說文：「搨，推引也。徒總切。」

扳 邑人謂手攀物曰「扳。」按廣韻刪韻：「扳，挽也。布還切。」

扭 以手轉物，邑人謂之扭。按廣韻有韻：「扭，手轉貌。」

敲 邑人謂撻人曰「敲。」按說文：「敲，橫撻也。」段註引公羊傳：「以斗擊而殺之。」擊，即敲字。

撕 邑人謂以手裂物曰「撕」。按：撕爲斯之俗體，說文：「斯，析也。從斤，其聲。息移切。」詩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蓋以斧析爲斯之本義，以手析爲斯之引申。故俗加手旁。本邑不讀息移切，讀爲國音之。

劈 邑俗謂分物爲劈。按：集韻：「劈，分也。」

捆 邑人謂以繩束物，曰「捆」。按：說文：「捆，綯束也。從禾，困聲。苦本切。」蓋禾熟刈而綯束之。本邑方言，乃引申之義。

接 以彼樹之枝，移於此樹，令此樹之花果，變爲彼樹之花果，邑人名之爲接樹。按：接樹之接，古作接。說文：「接，續木也。從木，妾聲。」廣韻：葉韻：「接，即葉切。續木。」

撈 邑人謂水中取物，爲撈。與通俗文：「沈取曰撈」義正合。

摘 邑人謂以手採取果實等物，曰「摘」。按：廣韻：麥韻：「摘，手取也。陟革切。」

『與本邑方言正合。』

捧 邑人謂兩手持物曰「捧」。按：捧，即奉之後起字。說文：「奉，承也。從手収，丰聲。」從収，正兩手持物意。

訓 邑俗謂長輩申斥幼輩曰「訓」。按說文：「訓，說教也。」徐曰：「訓者，順其意以訓之也。」本邑方言中之訓字，乃引申之義。蓋長輩申斥幼輩，雖非說教，亦確有教誨之意存焉。

刮洗 邑俗謂以嚴辭責人曰「刮洗」。按：刮者，有去舊使新之義；洗者，有去污使潔之義。一曰「刮鮮」。鮮，讀上聲。義與刮洗同。

降八 邑俗謂長輩以嚴辭責幼輩曰「降八」。按：降字，本作𠂔。說文：「𠂔，服也。從父𠂔相承，不敢並也。下江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降八，即幼輩有背理之行爲時，長者執正言以降服之也。」

待見 邑俗謂親愛曰「待見」。如親愛某人，曰待見某人。蓋凡人對於所愛者，皆欲其頃刻不離左右。一時不見，則思之渴切，急望其來而見之。如王孫

賈之母，倚門倚闥，以望其子。詩：「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將其來施施」等語，皆待見之明證。或曰：「待，爲愛之轉音。待見，卽愛見。」亦通。

輕視 邑之東三莊，謂兩人相互戲謔，爲「輕視」。蓋言其過於狎昵，彼此不相尊重也。

供享 邑俗謂祀神曰供享神神。按：供，爲供給；享，爲享受。本爲對待之單音動詞。今則合兩單音動詞爲一複音動詞矣。

白搭 邑人謂買物時，於應得之分量外，如再多得，即名「白搭」。按：搭，挂也。白居易詩：『熏籠亂搭舊衣裳。』又附也。凡附加其上，皆曰搭。如「搭船」「搭車」。多得，即附加意，故稱搭。不費錢而多得物，故稱白搭。引申之，凡人不能獨當一面，僅挂名附於人後者，皆謂之白搭。

兌換 邑人謂以物易物，曰「兌換」。說文：『兌，說也。』無交換義。而荀子脩

身篇云：『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楊倞注：『折，損也。閱，賣也。謂損其所賣之物價也。』廣雅釋詁：『閱，數也。折閱，即折數。』閱，從兌聲。故折閱或作折兌。宋史食貨志：『以鈔折兌糧草。』正是兌換之意。

厮跟 邑俗謂交友曰「厮跟朋友」。按：厮，相也。厮跟，「即出入相友」之義。又男女苟合，邑俗亦謂之「厮跟」。

打攪 邑人謂無故擾人曰「打攪」。按說文：『攪，亂也。』意謂人因已忙亂不安也。

胡謔 邑俗謂人信口而談曰「胡謔」。按廣韻：『謔，初爪切。相弄。』集韻：『諧尤切。音鄒。小言私授謂之謔。』本邑方言，義取相弄；而音則讀諧尤切。

胡弄 邑俗謂作事不認真爲「胡弄」。欺騙人，亦曰「胡弄」。按說文：『弄，玩也。』國語：『弄吳國於股掌之上。』詩：『載弄之璋。』又戲也。左傳：『夷吾弱不好弄。』胡弄，即任意妄爲，以事爲兒戲之意。

胡鬼 邑俗謂任意妄爲曰「胡鬼。」按：古有鬼物弄人之說。如搜神記載：「顛頊三子，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瘡鬼；一居若水，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爲小鬼。」皆鬼物弄人之證。胡鬼，亦言其遇事胡爲撮弄，如鬼物之作祟耳。

捉虎 邑俗謂欺騙人曰「捉虎。」蓋捉虎者，必設種種法術誘陷之。本邑方言，或本此義。

古弄 邑俗謂圓物動轉爲「古弄。」按：古弄，爲滾字之合音。滾，有旋轉而行義。又古弄，當作穀輪。穀，車輪中心之圓木。總名爲輪。穀輪，乃易於轉動之物。故即名動轉爲穀輪。輪，讀上聲，本邑ㄥ二韻不分，遂誤讀如弄。

格擰 邑俗謂足有疾行步艱難，曰「格擰。」按：格，有限制意。擰，義爲手持物。振之，振拗也。有不順之意。擰字，從手，寧聲。寧，安也。有不動之意。因受限制，不能順利前進，故稱之爲格擰。或稱「格能。」亦言其進行之能力有限也。舊

日纏足女子，正犯此病。

咕嚕 邑人謂人之小語爲「咕嚕」。元雜曲「這個咕，那個嚕。」

古諾 邑人謂裹爲「古諾」。如肢體有傷，以布裹之，曰「古諾住」。小兒初生，以兒衣裹之，曰「古諾小孩」。蓋古諾，正切裹字。

提樓 邑俗長者命幼童取水，恒曰「提樓壺來」。按說文「提，挈也」。揚子方言：「袞持，謂之樓。」

銅漉 市中有補故鐵器者，謂之「銅漉」。如云「銅漉鍋」是也。按說文「銅，鑄塞也」。段注云：「凡銷鐵以窒穿穴，謂之銅。」漉下云：「一曰水下貌。」水下，即漏之象。器已漏，而銅之使不漏，故謂之銅漉。

攛掇 俗謂勸人作某事，爲「攛掇」。按朱子與人書云：「告老兄且莫相攛掇！」

估術 邑俗謂以花言巧語誘動人，爲「估術」。隋書「開皇中，有曹妙連等，皆妙絕管絃，恃其音技，估術公王之間，爭相慕尙。」按此爲自炫鬻其術者。

本邑方言中之估術，意與慇懃同。估，或是鼓動之鼓術，或是掀風播浪之掀格搗。邑俗謂婚事女家苛索財物，不令安然迎娶；喪事人主家橫行勒索，不令安然出殯；皆曰「格搗」。搗，蓋即俗所云搗亂之義。

砍剝 邑俗謂人處事決斷曰「有砍剝」。按砍剝二字，義皆訓斫。即朱子語錄中「一刀兩斷」之意。

掂揅 邑俗謂以手度物之輕重，曰「掂揅」。按字彙：「掂，丁廉切。手掂也。」字本作戡。廣韻集韻：戡，並丁廉切。戡，稱量也。

哺哧 邑人謂咀嚼食物有聲，曰「哺哧」。按說文：「哺，哺咀也。」淮南子注曰：「哺，口中嚼食也。」哧，爲嚼之俗字。說文：「嚼，噉也。噉，口有所銜也。」凡食物之有厚味者，愈哺嚼，味愈出。哺，薄故切。嚼，子荅切。

撒霍

撒霍 賣物者，不力爭善價，祇以賤價售出其貨，曰「撒霍」。按撒，即拋撒之撒。霍，即揮霍之霍。撒霍，猶云棄擲之也。一曰「捨撒」。義亦同。

煞閣 邑俗謂事完了曰「煞閣」。按煞有收束義。閣有停止義。

ㄨ 邑之東北區談話時，說起字爲ㄨ。蓋以「起嘿」二字疾讀之，則爲

ㄨ。

ㄨ 邑人普通稱工作曰「ㄨ」。如問人現正工作何事，曰你ㄨ甚麼。

ㄨ 邑之西北部謂打人爲「ㄨ」。如我打了某人一頓，曰「我ㄨ了某人一

頓。」ㄨ讀平聲。

ㄨ 邑之東北部謂打人爲「ㄨ」。如我打了某人一頓，曰「我ㄨ了某人一

頓。」ㄨ讀去聲。

ㄨ 邑人謂以足踢物曰ㄨ。

ㄨ 境內第三區稱沒有二字爲ㄨ。蓋沒有二字，疾言之則爲ㄨ。

丁形容詞

胖 邑人謂肉肥曰「胖」。按廣韻「胖，匹絳切」。玉篇「胖，脹也」。集韻「

一曰廣肉。』本邑方言，音讀匹絳，義取廣肉。

柔 邑俗謂緩漫曰「柔。」讀去聲。蓋從柔弱之義引申而出。或曰：「字當作肉。讀柔之去聲。凡人之肉肥者，其行動必遲緩，因謂遲緩曰肉。」其說亦通。

陡 邑人稱人之闊綽或發達者，爲「陡。」如曰「某人陡起來了。」按：陡字，本作𨮒。集韻：「𨮒，峻立也。當口切。」玉篇：「𨮒，峻也。」

𨮒 遇事不肯相下，邑人謂之「有𨮒勁。」按說文：「𨮒，迫也。從力，強聲。巨良切。」邑人讀作去聲，如_{五七}。凡物受壓迫力愈大，則其反動力亦愈大；邑人讀𨮒之意義，蓋本於此。

稜 邑俗謂粗魯人曰「稜。」按廣韻：「稜，魯登切。四方木也。」粗魯人，性多方正剛直，故以稜名之。稜，本邑讀去聲。字亦作楞。

臊 邑人謂羞曰「臊。」如害羞，亦云「害臊。」按：臊，爲獸肉腥臭之氣，與羞義無涉。或者因羞字從羊，臊亦羊肉味，故連類而及之歟。

饑 邑人謂嗜食甘旨，不欲食惡食者，爲「饑」。按廣韻：「饑，才三切。不廉。」凡不欲食惡食者，見人食甘旨，必有貪食之念。正合不廉之義。惟本邑所讀之音，爲楚銜切。

沾 邑俗謂任作何事，能勝其任，曰「沾」。反之曰「不沾」。沾不沾，猶言「行不行」。「可以不可以」。按：沾，當是黏字。說文：「黏，相著也。」相著，則兩物合爲一物。爲作事成功之象徵。惟黏爲女廉切。而本邑方言，則讀作職廉切之占聲。

得 邑人稱物之美，曰「得」。讀如之。如所食之飯味甚佳美，曰「這飯才得哩！」

殄 涇城附近，謂事已失敗，不可收拾，曰「殄」。按爾雅釋詁：「殄，盡也；絕也。」論衡：「殄者，死之比也。」

丿 邑俗謂遇事困難無法理處，曰「丿」。按：了字倒書爲丿。其音，讀如國音

之。本邑方言，音爲ㄉㄨㄟ而義則爲了。

黠 邑人名行爲不正之人曰「黠」。按說文：「黠，堅黑也。段注：『黑之堅者也。』引申爲奸巧之稱。」貨殖列傳云：「桀黠奴。」謂其性堅而善藏也。方言曰：「慧」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廣雅：「黠，鬼慧也。」廣韻：「胡八切。」本邑不讀胡八切，而讀如國音之ㄉㄨㄟ。

黠孤 邑人名凡物之壞者，曰「黠孤」。蓋人壞則無人理，物壞則無人問，其勢必孤也。

下作 邑俗稱人之貪食者，曰「下作」。按：下有賤義。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養小失大，爲下流行爲，故云下作。

窩囊 邑俗謂不潔淨爲「窩囊」。按窩囊二字，析言之，皆爲藏物之所。今以之形容不潔者，蓋言污穢物太多，如或故意藏儲之也。

高也 邑人見人作事有失者，恒曰「你真高也」。按：「高也」二字，出中庸

至誠無息章。此乃反言以譏之耳。且大都爲以上行下之辭。

拐骨 俗謂心術刁鑽古怪，曲而不直之人，爲「拐骨」。按正字通「拐古買切。俗謂拐騙。」骨，即骨董。有零雜意。東坡嘗取飲食雜烹之，名之爲骨董羹。字或作「怪古」。有索隱行怪之意。

蹺欵 俗謂事違常道，曰「蹺欵」。按朱子語類「聖賢語自平正，却無蹺欵如許。」是則蹺欵二字，宋時已通行之矣。

古懂 俗謂好以滑稽之言動引人發笑者，曰「古懂」。意與骨董略同。蓋言其詼諧百出，如骨董物之百怪千奇也。

粗糙 邑人謂凡物之不精細者，爲「粗糙」。按：粗糙，本專言米之未精者。本邑方言，蓋引申而推廣之也。

懵懂 邑人謂人不慧曰懵懂。按廣韻：「懵，莫孔切。懂，多動切。懵懂，心亂。」惟其心亂，故不慧。

麻胡 邑人謂作事不細心爲「麻胡」。通俗編：「形狀醜駁，視不分，明曰麻胡。」字亦作「末豁」。魏秦臨漢隱居詩話：「末豁，北人謂蠢疎也。」

別謬 邑人謂不順當，曰「別謬」。如云「某人性情別謬」，「某文字句別謬」是也。按說文「別，分解也」。『謬，狂者之妄言也。』總之別謬者，與衆不同之意也。

泥歪 邑俗謂人之性質別謬，作事不爽快者，爲「泥歪」。按廣韻：「泥，奴計切。」集韻韻會正韻：「乃計切。」並音尼。去聲。滯也。論語：「致遠恐泥。」歪字，本作孺。孺，從立，孺，爲土釜。釜無足，而欲令其立，勢必遲滯。今合泥歪二字，爲一詞，正是糾纏之意。

邇邇 敬止錄云：「俗謂人之不潔者，爲邇邇。」邑人亦有此語。

側稜 邑俗謂人之舉止粗暴者，曰「側稜」。側稜，即不平之義。

失愛 邑之中部，擲揄人之裝飾或物品惡劣者，恒曰「失愛」，或曰「受侵」。

難受 失愛
挨侵

「或曰「難挨。」蓋失愛，即不受歡迎之意。受侵，言不但未能受獎，且應受責難挨，謂見之令人不痛快也。

拘巴 邑俗稱人之性情固執者，曰「拘巴」。按：拘巴，爲「拘板」之轉音。拘板，言其板滯不靈也。

寒塵 邑俗謂厲害曰「寒塵」。按：寒，即寒微之寒；塵，即塵垢之塵。寒微之人，塵垢滿身，恒爲人所厭惡。然人之厲害者，以威勢陵人，亦未有不討人厭者。寒塵討人厭，而厲害亦討人厭，故稱厲害人爲寒塵。引申之，凡厲害之事，皆可稱爲寒塵。

箇調 邑俗稱人之言行特別與衆不同者，爲「箇調」。言其箇人獨自一樣，不與衆人同調也。一曰「箇調成」。三字皆讀上聲。

可柳 邑俗謂灣曲不直曰「可柳」。按：柳質柔弱，可矯揉之以造作器物。孟子：「以杞柳爲枹椽。」是也。本邑方言中之可柳，或本於此。俗曰：「可柳拐」。

灣。』

卵活 邑人謂危險曰「卵活」。按漢書有「乘累卵之危」一語。蓋卵爲圓物重累，則活動易仆。以之喻危險，甚切當。廣韻果韻，卵有力管郎果二切。本邑平常讀卵爲力管切。而卵活二字連讀，則讀卵爲郎果切。且二字俱讀平聲。

樂活 邑人有名快活爲「樂活」者。如云某人的日子，非常樂活。

精神 邑俗謂身體康健，精神活潑，曰「精神」。身體有病，曰「不精神」。又身體雖康健，而精神遲鈍，亦曰「不精神」。按：精神，本名詞。此則用作形容詞。

結實 邑俗謂人之康健，曰「結實」。謂物之堅固，亦曰「結實」。按：植物，由苗而秀，而實。植物至結實，爲發達成熟之象。故以喻人之康健與凡物之堅固。

老傍 邑俗謂人之忠實者曰「老傍」。按說文：「傍，近也。步光切。」段注云：「亦讀去聲。」老傍，言其忠厚老誠，可與之接近也。

審八可

邑人謂口吃曰「審可」。亦曰「審八」。按廣韻：「審，吃。又止言。九輦

切。」通俗文曰：「言不通利，謂之審。」審字，本邑不讀九輦切，而讀作國音之

「二」也。又按說文：「可從口從己。」段注云：「口气舒。」反「二」也。「二」，气欲舒出，

上礙於一也。口气本欲舒，而竟上礙於一，故曰「審可」。又八字，說文訓別別，分別。猶俗云清清楚楚。今欲別而竟審，故曰「審八」。

中用 邑人謂幼兒能供役使者，爲「中用」。反之，卽爲「不中用」。按左傳成二年，卻子曰：「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杜預注：「不中爲之役使。」卽不中用之意。

起臺 邑俗謂人之相貌魁偉者，曰「起臺」。反之，爲「不起臺」。按說文：「臺，觀四方而高者。」據此，則起臺二字，似有出衆之意。

通局 邑人謂人對於某事能識別清楚者曰「通局」。按：棋枰曰局。世運時會亦曰局。禮：『左右有局。』謂軍之左右有部分不相濫。通局言於事之內容，能明瞭其細微曲折也。

離把 邑俗謂於某事不甚精通爲「離把」。按：把之爲言柄也。如車柄曰車把；刀柄曰刀把。離，去也。離把，猶言未能操刀有不勝其任之意。

裝算 邑俗稱人之矯揉造作者曰「裝算」。按：算，謀畫也。如云胸有成算。裝，有修飾意；如宮室曰裝修。又有藏置意；如孔稚圭文：『牒訴倥傯裝其懷。』裝算，蓋言其藏所短而露所長也。

糟糕 邑人謂作事成績不佳爲「糟糕」。按：糟，當作爇。說文：『爇，爇也。』『爇，火所傷也。』物爲火所傷，則壞。物壞曰爇。事，猶物也。故事壞亦曰糟糕。以黏米爲之，可以爲團。糟糕，猶云糟成一團也。

跑頭 邑俗謂待客時所備食物豐富曰「跑頭」。意蓋言與他人相比，可以

首屈一指如俗云數一數二是也。

對勁 邑俗對於敵方不懼怯，恒曰「對勁。」按對敵也。卽仁者無敵之敵。勁，彊也。或作勦。左傳：「勦敵之人。」

得勁 邑俗謂身體舒適，曰「得勁。」稍有小病，曰「身上不得勁。」此勁字，指張健言。

白不ㄅㄨˊ ㄩˊ 邑人謂不妨事，曰「白不ㄅㄨˊ ㄩˊ。」如甲有小病，乙知之，問曰：「你的病怎樣？」甲答曰：「白不ㄅㄨˊ ㄩˊ！」ㄅㄨˊ ㄩˊ，即怎之轉音。

蒙不清 對於某事不明瞭，人或問之，則答曰「蒙不清。」按小爾雅廣詁：「蒙，覆也。矇，爲目不明；矇，爲月不明。有物覆之，故不明。故不清也。」

沒把鼻 邑人謂事之無把握者，曰「沒把鼻。」按五燈會元：「大鴻詰偈云：『月生二，東西南北沒把鼻。』雪峰欽偈云：『不瞥地，蹉過平生沒把鼻。』」

把之言柄鼻之言紐蓋以器爲喻。

歪三扭四
歪二看三

邑俗稱無賴之徒舉止不正者曰「歪三扭四」或曰「歪二看

三」猶云「不三不四」也。

忽地忽山
忽地忽他

邑俗謂人言語詭詐不可憑信者曰「忽地忽山」言其所言者

忽而若平地忽而若高山詭變百出不知其意究竟何在也亦曰「忽地忽他」言地與他二字形近忽而似地忽而似他不知其究竟何似也。

閃閃忽忽 邑俗謂言行不可靠之人曰「閃閃忽忽」四字形容頗當。

鬼鬼崇崇 今俗詈人之行事不光明者曰「鬼鬼崇崇」卽鬼物爲崇之意。邑人亦有此語。

鬼眉賊呆眼 邑人謂小兒伶俐而帶狡滑者曰「鬼眉賊呆眼」按鬼眉與

鬼頭同義。賊唐韻集韻並呼括切音豁博雅「賊賊視也」呆唐韻徒合切

集韻達合切並音沓說文「目相及也」賊衆蓋目光活動而氣象不正也。

利利
利利

皆言人之敏捷輕便。

蠢不糊登
蠢不糊登

皆言人之面貌痴呆。

儂兒瓜咕
儂溜不夸

皆言人之不聰慧。

提留他拉

謂人之衣服不整齊。

稀稀胡胡
稀量胡途

皆言人之處事實大而不精細。

稀溜光激
上二郎當

皆言人之性情荒唐。

格格成成的
格格周周的

謂人之自滿者，有拏腔做勢之意。

布々无布捨的 謂人之自治聰明，行動不安穩者。

以上爲普通形容詞。

ㄟ 境內南北寨一帶，讀單位數之四，爲「ㄟ」音如僧之去聲。如四百四十個銅元，讀作四百四十個銅元。

ㄟ 邑俗讀單位數之三，爲「ㄟ」。如三百三十三個銅元，讀作三百三十三個銅元。

銅元。下，不能用個字。

カ一、邑人讀單位數之二，爲「カ二」。如二人，曰カ二人。二枚銅元，曰カ二銅子。惟用法僅限於單位數，不能與十位以上之數連用。

三、邑人普通讀單位數之一，爲「三」。如一人，曰三人。一枚銅元，曰三銅子。蓋三爲一個二字之合音。惟第三區則讀一爲二，如云二人，二枚銅子。

單 邑俗名數之單位爲「單」。如云五月「單」五，梁山一百單八將，是也。
一頓 邑人謂食飯一次，爲「一頓」。按世說：羅友嘗伺人祠，欲乞食。主人迎神出，曰：「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飯耳！」

一遭 往某處一次，曰「走一遭」。一曰「走一邊」。按說文：「遭，遇也。一曰：遭行。」即所謂周遭也。字亦作僮。說文：「僮，終也。一僮，卽一終。猶云一次。廣韻：「邊，徒浪切；過也。」走一邊，猶云走一過也。

一格把 邑俗對人說明錢數，且以手指形容之，恒曰有這長「一格把」。把，

握也。格有有限制意。

個擰ㄉㄨㄥˋ 邑人形容極少數，恒曰「個擰ㄉㄨㄥˋ」。按：個，爲單位之一；整數之最少者。擰，有拈取義。於一個中，僅拈取其一小部分，正所謂極少極少也。

一ㄨㄥˋ 按一塊地方言。

以上爲數量形容詞。

戊副詞。

可 邑人恒以「可」字作形容詞之副詞。如稱物之好，曰「可好哩！」稱物之壞，曰「可壞哩！」其形容詞下恒有哩字。

ㄉ 邑人恒以「ㄉ」字作形容詞之副詞。與很字挺字同意。如贊人之字體佳，曰「寫的ㄉ好！」贊人之手工好，曰「做的ㄉ細！」惟此項形容詞，祇限於好的一方面。

光 邑人讀光字，有祇字義。如云：「這義務光我盡，別人都盡不盡。」

猶云不要如此。如言你不要生氣，曰你二生氣，或曰你二生氣；或曰你一生氣。因人不同，隨地而異。

湊巧 邑人謂不期而遇爲「湊巧」。按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湊巧，乃適逢其會之意。蓋由會字引申之。」

格夥 邑人謂兩家合夥作一事，曰「格夥」。按說文：「欲，合會也。從支合。古杏切。」爾雅釋詁：「欲，合也。」郝懿行爾雅義疏云：「今人同爨共居，謂之欲火。」本邑方言中之「格夥」，疑卽「欲火」之轉音。

插嘴 兩人相語時，突有第三者加入，邑人謂之「插嘴」。按插字，當作媯。說文：「媯，疾言失次也。」與儻言同意。

吃氣 邑俗謂用力曰「吃氣」。與「使勁」同意。

拉倒 邑俗謂事之了結，曰「拉倒」。猶云「一筆抹煞」也。

不彊 邑人稱不再如此，曰「不彊」。如幼輩有過失，長輩申斥之，幼輩必曰：

『我不怨。』猶云：我以後不再如此作也。

一裹腦 謂一共。如云：這點點小事，我一裹腦子做完牠吧！

差一嗎 即差一點之意。境內南區有此語。

無拉ㄉㄨㄛˊ 邑人稱無緣無故曰無拉ㄉㄨㄛˊ。如甲受乙之侵侮，語人曰：『我沒

惹他，他無拉ㄉㄨㄛˊ哩。欺侮我。』義與無端同。

怨不的 邑人於事過後明瞭真相而說明時，恒有怨不的三字之發語詞。即

怪不得之意。如夏季天氣炎熱，一日忽涼爽異常，人咸怪之，嗣訪知附近某

處前一日雨冰雹甚大，則曰：『怨不的今天這樣涼爽！』

合不著 邑俗謂事之不合算者，曰「合不著」。按前漢貨殖傳：『藁糶鹽鼓

千合。』師古註曰：『藁糶，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鼓以斗斛量之，多

少等，亦爲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合不著，猶俗言「算不起帳來。」

不當滑滑的 邑中迷信婦女，遇事恐神見怪，開口便曰「不當滑滑的」。按

石頭記寶玉言：『配補藥，最好用墳墓內珍珠寶石。』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與此同意。

可^{ㄉㄨ} 縣城附近及第二區南部有此音。猶云是的。如甲有物於此，乙問之曰：『這是你的嗎？』甲則曰：『可^{ㄉㄨ}』猶云可不是嗎？

多是 邑人說就是二字時，其就字恒作^{ㄉㄨ}。如就是這個，曰：『^{ㄉㄨ}是這個。』就是你和我好，曰：『^{ㄉㄨ}是你和我好。』

ㄉㄨㄥ 是 境內東三莊，遇事表示肯定時，有^{ㄉㄨㄥ}一音。其下恒接一是字。爲絕對的語氣。如這事我絕對不承認，曰：『這事我^{ㄉㄨㄥ}是不承認！』

巴巴是 肯定語。即決然是之意。按渭南集『巴巴，甚極之義。』元人小說，言期望之極，曰：『眼巴巴。』

也許是掛八是
怕是元聲是

皆疑其是而不敢必其是之語氣。『也許是』，『掛八是』，『^{ㄉㄨ}怕是』，三種境內普通行之。『^{ㄉㄨ}怕是』，惟東北區有此音。

這算是 有事過而後悔之語氣。

錯轉是 與除非是義同。有特別鄭重之意。

以上爲普通副詞。

ㄇㄚˊ 卽什嗎。蓋以什嗎二字疾讀之，則爲ㄇㄚˊ。境內微水一帶有此音。

ㄇㄚˊ 亦卽什嗎。城關附近有此音。

ㄇㄚˊ 卽ㄇㄚˊ之輕音。威州段莊一帶有此音。

ㄇㄚˊ 亦謂什嗎。如問人有何工作，曰幹ㄇㄚˊ。問事之起由，曰爲ㄇㄚˊ。境內第三區附

近平山縣各鄉，皆讀此音。

ㄇㄚˊ 猶云幹甚麼。邑之東北區附近平山各鄉，有此音。如問人幹甚麼，曰你

ㄇㄚˊ

ㄇㄚˊ 猶云幹甚麼。境內第一第四兩區有此音。

ㄇㄚˊ 卽怎麼。疑問詞。

ㄩˊ ㄨˊ 猶言怎麼樣了。亦疑問詞。境內窟窿峰一帶有此音。

ㄩˊ ㄨˊ 意義同前。邑之東北區有此音。

ㄩˊ ㄨˊ 意義同前。城關附近有此音。

ㄩˊ ㄨˊ 意義同前。境內賈莊一帶有此音。

ㄩˊ ㄨˊ 猶云這該怎麼辦。有驚懼意。境內窟窿峰一帶有此音。

ㄩˊ ㄨˊ 猶云爲什麼這樣。有憤恨語氣。境內微水一帶有此音。

以上爲疑問副詞。

已助詞。

呀ㄚ 境內賈莊窟窿峯一帶，面呼家中長輩時，恒以「啊」或「呀」爲尾音。

如呼父，曰「爹啊！」或曰「爹呀！」呼母「娘啊！」或曰「娘呀！」

來 境內第一區之東北部，第二區之南部，面呼家中長輩時，恒以「來」爲

尾音。如呼父，曰「爹來！」呼母，曰「娘來！」呼兄，曰「哥哥來！」呼姊，曰「

姐姐來！

元 境內北楊家溝一帶，面呼家中長輩時，恒以「元」爲尾音。如呼父曰「

爹元！」呼母曰「娘元！」

丫 邑人讀家字，往往去其上平截之「ㄩ」聲，祇讀其下半截之「ㄩ」韻。如周家坑

曰周丫坑。張家康家曰張丫康丫。

ㄩ 邑人普通於名詞後，恒帶「ㄩ」之尾音。如麥子，曰「麥ㄩ」穀子，曰

穀ㄩ。」

× 境內孫莊防口一帶，恒於名詞後帶「×」之尾音。如麥子，曰「麥×」。

穀子，曰「穀×」。

△ 境內南區王幫胡家灘一帶，恒於名詞後帶「△」之尾音。如麥子，曰「

麥△」。穀子，曰「穀△」。

ㄟ 境內南北陞一帶，恒於名詞後帶「ㄟ」結合音作語尾。如麥子，曰「麥

「穀子，曰「穀」。

均

邑人普通讀語尾之了爲「ㄩ」或爲「ㄩ」如問人曰：「你吃過飯

？」答曰：「我吃過ㄩ」

境內東北區，恒於動詞後帶「ㄩ」之尾音。如讓人吃飯，曰「吃ㄩ」

促學生讀書，曰「好好念ㄩ」

不ㄩ 境內方嶺一帶，恒於動詞後帶「不ㄩ」之尾音。如讓人吃飯，曰「吃

不ㄩ」促學生讀書，曰「好好念不ㄩ」

可來的 境內白王莊一帶，恒以「可來的」三字作語尾。如有物於此，人問

這是誰的，答曰：「我的吧可來的」促人行走，曰：「走吧可來的」三字上，

恒接吧字。

庚感歎詞。

倍 邑人意有所驚，往往發聲曰「倍」。按集韻：「倍，人夜切。去聲。姓也。」不

作驚懼解。疑是「儻」之轉。說文「儻，意驕也。」段玉裁云：「意驕，謂有此意而不堅。」玉篇「儻，意急而懼。」通俗文「警聲曰儻。」

哈哈 笑聲。本作歌歌。廣韻箇韻：「歌，呼哥切。歌歌，大笑。」亦作嚇嚇。古諺有「田公笑嚇嚇」之語。俗誤讀平聲。並訛爲哈。本邑方言，蓋沿俗而來也。

唉唉 可惜之意。上唉字，去聲。下唉字，平聲。邑中婦人之年長者，對話時，恒有此項歎詞。

我偌的留 恨罵意。境內第一區域關附近有此音。

我回丟 亦恨罵意。境內第二區北部有此音。

我回你回的 亦恨罵意。第二區中部有此音。

我回你回的，表示不以爲然且帶恨罵意。境內白王莊一帶，有此音。